**目** **录**

[**三块钱国币** 丁西林(1)](#bookmark1)

[粮食 洛丁张凡朱星南集体创作( 12)](#bookmark2)

[群猴 宋之的(45)](#bookmark3)

[故乡 宋之的(62)](#bookmark4)

[放下你的鞭子 一群戏剧家(83)](#bookmark5)

[介绍 瞿新华史美俊(94)](#bookmark6)

[中国航班 杜村(103)](#bookmark7)

[戌时露水寅时霜 杨延国(153)](#bookmark8)

[都市牛仔 凌申柳岗(180)](#bookmark9)

**三块钱国币**



丁西林

剧 中 人

吴太太抗战期间，西南的某一省城的热闹街上所 看到、听到、碰到的无数外省人之一，年三 十以上，擅长口角，说得出，做得到。如果 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侮是一条公例，她是 一个例外。

杨长雄 抗战期间，跟着学校转移，上千的流离颠沛 的大学学生之一。年二十左右，能言善辩， 见义勇为，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如 果外省人袒护外省人是一条公例，他是一 个例外。

成众休假日期，杨长雄卧室中进进出出的许多 少年朋友之一。年与杨相若，言语举动常 带有自然而不自觉的幽默。如果一个人厌 恶女人的啰嗦，喜欢替朋友排难解纷是一 条公例，他好像是一个例外。

李 嫂 物价飞涨，工资高贵的非常时期中，许多从 乡间来省谋生赚钱的年轻女佣之一。年二

十以下，毫无职业经验。初出茅庐，虽得其 时，而未得其主。如果一个女佣只有赚钱， 不会贴钱，只有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增加财 产，不会损失财产是一条公例，她的确是一 个例外。

警察 当然是西南某一省城内许多维持治安的警 察之一。但在数目的比率上，微有不同，因 为在这一个城内，不但警察数目较多，卫队 宪兵纠察侦探亦较多，然这与本剧无关，没 有说明之必要。如果警察应该尊重权威专 门招呼汽车是一条公例，他不是一个例外。

**时** **间：**民国二十八年抗战期间。 **地** **点：**西南的某一省城。

**布** **景**

一个旧式住宅的四合院子。上面是有廊子的三 间正房，是吴太太的住所。右面是两间矮小的厢房， 是杨长雄的公寓。左面两间厢房，一为厨房，一为出 门的过道。院子里有树有花，也有晒着的被单，女人 的内衣和小孩的尿布等。廊子上堆着别无放处的桌 子、椅子、茶几、板凳和小孩的车马等。

开幕时，吴太太在收拾晒干的东西，有的只是折 好，有的先需熨平。杨长雄坐在窗外的一个蒲团上 看书，晒太阳。

吴 (继续开幕以前的口角)穷人，穷人，这个年头，那一 个不穷呃，那一个不是穷人呃?白米卖到六十块钱 一担，猪肉一块五毛钱一斤，三毛钱一棵白菜，一毛 钱一盒洋火。从来没有听说过。穷人，穷人，是的， 做娘姨的是穷人，做主人的个个是发财的吗?这个 年头，只有军阀，只有奸商，没有良心的人，才会发财 呀，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三间破房子，一 个月要四十块钱的房租。打仗以前，连四块钱都没 有人要。简直是硬敲竹杠!这样的事，才是欺负人 的事，这样的人，才需要旁人去管教管教-  ( 一 面 说话，一面已折好几件衣服，说时，目常向杨藐视，他 显然是她管教的对象)

杨 (想用两手掩耳，则无手拿书。不得已，用一手把对 着声浪的一耳掩上)

吴 是的，我用的娘姨是一个穷人，我承认，可是我并没 有欺负她。这样贵的伙食，她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 我并没有扣她的工钱呃。(转调)打破了我的东西， 不赔!还有旁人帮忙，说不应该赔。我倒要听听这

个大道理。

成 (正当他的朋友预备讲道理的时候，从右厢房走出。 一手埋关一张方登 手盒

*一于提看一张万凭，一于等看一盒家棋，走到杨的面*

前，放下凳子)下棋，下棋。

杨 (放下书本，预备下棋。忽然看了吴一眼，想逃出对

于下棋不利的恶劣环境)拿到里面去下好不好?

成 (没有懂得杨的提议的理由)里面很冷，外面有太阳

外面比里面好得多。(刚说完，就看见杨用大拇指向

后指指那恶劣环境的产生者，了解了杨的意思)喔! 里面和外面一样!(俩人摆好棋子，开始下棋)

吴 (将已经整理过的几件衣服收进屋去， 一会走出，手 里拿着一只花瓶)呶，看罢，就是同这个一模一样的 花瓶。还是五年前我从牯岭避署回上海的时候在九 江买的。他要二十块钱一对，是我还了六块钱买下 的。用到现在，没有见打破一点。我因为喜欢它的 样子，才特地当宝贝似的带在身边。她把那一只打 个粉碎!你说可恨不可恨。现在你就是出十块钱一 只，也没地方可以买得到。我要她照原价赔我三块 钱，可算是十二分的客气了。(说着，将宝贝玩赏了 一回，顺手放在廊上的一张茶几上。继续做她未完 的工作)

成 老兄，你也应该客气客气啊!怎么连将军你说都不 说一声!

吴 — —现在的三块钱，值什么?抵不到以前的三毛钱。 照道理应该照市价赔我才是。不过我既说了只要她 赔我三块钱，已经说出的话，我不反悔。可是如果连 三块钱都不赔我，那可不行!

成 (并非认真的)唉，老杨，我和你赌一个输赢好不好? 这盘棋，如果你赢了，我出三块钱；如果我赢了，你出 三块钱。赢的钱送给李嫂让她还债，怎么样?

杨 李嫂没有债，我也没有钱。你是阔人，三块钱不在 乎，我是一个穷光蛋，我的三块钱用处多得很。(用 刚听到的口吻)这个年头，自来水笔，卖到六十块钱 一枝，钢笔头两块钱一打，九毛钱一瓶墨水，一毛钱 一只信封。从来没有听说过!

吴 (得到了 一个进攻的机会，回头向杨)啊，你知道说 穷，你也会说你是一个穷人，那么刚才你说的全是废 话!你既知道大家都是穷人，还说什么替穷人想想?

你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请问现在那一个不是穷光蛋? 杨 (被迫抗战)吴太太，你还要多讲吗?

吴 我为甚不能多讲?难道我连在我自己家里说话的权 利都没有了吗?

杨 (放弃了纸上谈兵)好罢，你既要讲，我就再和你讲好 了，你刚才要我讲道理，我为省事起见，没有理会。 现在我把这个道理就来讲给你听听。我们都是穷 人，不错，不过穷人也有穷人的等级。一个用得起娘 姨服侍的太太，如果穷的话，是一个高级的穷人；一 个服侍太太的娘姨，是一个低级的穷人；像我这样一 个扫地抹桌子要自己动手的穷学生，是一个中级的 穷人。如果今天是我这样一个中级穷人，打破了像 你这样高级穷人的一只花瓶，也许还可以勉强赔得 起。现在不幸得很，打破花瓶的是李嫂，她是你雇用 的一个娘姨，她是一个低级穷人，她赔不起。三块钱

在你不在乎，可以不在乎，在她…… 吴 你这话不通，什么叫做不在乎? ……

杨 不要忙，不要忙，请你让我把话讲完。不在乎，就是 说，一桌酒席， 一场麻将， 一双丝袜， 一瓶雪花膏，



吴 废话。那是我的钱，我爱怎样花就可以怎样花，旁人 管不着。

杨 好，好，好，就说是我说错了，你说对了。就承认这个 问题不是在乎不在乎，也不是赔得起赔不起的问题。

这正是我要说的话。穷不穷，赔得起，赔不起，讲的 是一个情，人情之情。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理，事理 之理。我们争的是：一个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一件东 西，应该不应该赔偿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一个娘姨 打破了主人的东西，不应当赔，主人不应该要她赔。 完 了 。

吴 喔!不应该赔? 杨 不应该。

吴 花瓶是不是我的东西? 杨 是的。

吴 是不是李嫂打破的? 杨 是的。

吴 一个人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应该不应该赔偿? 杨 应该赔偿。

吴 好了，还要说什么?

杨 啊，别忙，别忙，你说的是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可是你

不是别人啊!我问你，李嫂是不是你的佣人? 吴 是的。

杨 佣人应该不应该替主人做事? 吴 当然。

杨 你的花瓶脏了，你要不要她替你擦擦?

吴 要她擦擦，是的，可是我没有叫她打破啊。

杨 当然你没有叫她打破。如果是你叫她打破，那就变 成执行主人的命令，替主人打破花瓶，那就只有做的 快不快，打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没有赔偿的问题了。 我现在再请问你：从古到今，瓷窑里烧出来的花瓶， 少说，也有几十万几百万。这些花瓶，现在到那里去

了?一个花瓶是不是有打破的可能? 吴 有的，谁可以把它打破?

杨 是呀，谁可以把它打破?我请问你。

吴 花瓶的主人可以把它打破，该有花瓶的人可以把它 打 破 。

■

杨 你这就错了，该有花瓶的人，不会把花瓶打破，因为 他没有打破的机会。动花瓶的人，擦花瓶的人，才会 把它打破。擦花瓶是娘姨的职务，娘姨是代替主人 做事。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有打破花瓶的

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好了，还要说什么? 吴 胡说八道!

杨 胡说八道?我还有话要说，你要听不要听? 吴 我不要听!

杨 你不要听?没有关系!我还是一样的要说。因为你 刚才说了半天，你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你说你在你 的家里，有你说话的权利，现在我在我的家里，也有 我说话的权利。刚才我说的是理，现在我还要说势， “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势。刚才我听说，你已毫不 客气的把李嫂的身上都搜过了。 一个主人有没有搜 查她雇用的娘姨的身上的权利，这是一个极严重的 法律问题，现在且不去说它，你搜查的结果，你发现 了她身上只有三毛钱，对不对?现在你要她赔的不 是三毛钱而是三块钱。这三块钱的巨大赔款你叫她

从何而来?所以我劝你 …… 吴 那不用你担心，你等着看好了。 成 下棋，下棋。

(杨就此下台，回到象棋的战场，继续未完的棋局，太

太也继续回到她未完的家事。少停，外边先传进一 阵敲门的声音，接着走进一男一女，男的一望而知是 一个警察，女的一手提了一个小包袱，从她的可怜神 情，也不难猜出，她就是闯了祸的李嫂)

吴 啊，警士!你来了，好得很，谢谢你! 警 太太!

吴 (放下工作，走到来人的近边，指着李嫂对警士)她是 我雇用的一个娘姨，现在我把她回了，她就要走。她 今天早上把我的一只花瓶打破了，我的花瓶原来是 一对，(说着，从茶几上将另一花瓶拿来做证)请你看 一看，她打破了的那一只，同这一只一模一样。这一 对花瓶，是我亲自在江西买的，江西是全国出最好瓷 器的地方，你知道，原价六块钱国币一对，现在要到 市上去买，十块钱一只也买不到。现在我要她照原 价赔我三块钱国币，她自己也已经答应了赔我。她 要我扣除她的工钱，可是她以前的工钱，我已经都给 了她了。现在我不愿意再用她，因为——因为一对 花瓶已经打碎了一只，这剩下的一只，我一时还不想 把它打碎。(为谨慎起见，将一时不想打破的花瓶放 还到原处)现在我先请问你，她打破了我的东西，应

该不应该赔偿? 警 是啦吗。

吴 好，请你问问她，花瓶是不是她打破的?是不是她答 应了愿意赔我?

警 (认为用不着问)是啦吗。

吴 请你问一问，她是不是答应了赔我三块钱?

警(向李嫂)你懂吗?你打碎了主人家的花瓶，太太要

你赔她，赔三块钱国币，你听懂了没有? 李 (低头无言)

吴 好了。我已经看过她的包袱和她的身上，她只有三 毛钱。现在请你等一等，(向杨看了一眼，走进正房 一会，提了一个小包袱走出向警士)这是她的铺盖。 这条巷子的对面，就是一家当铺，我请你带着她把这

个铺盖拿到那家当去，押三块钱交给我。

杨 (从蒲团上跳起来)什么?你要押她的铺盖! 吴 是的。

杨 (走到吴的面前大有抢夺铺盖之势)岂有此理!你把 她的铺盖押了，你叫她睡什么?

**吴** 这是她的铺盖，不是你的铺盖，与你无关!(转向警 士)警士，请你过来，我指给你看那一家当铺在那里。 (向门走去)

杨 (走去拦住去路)不行!

吴 什么叫不行?这是不是你的东西?打破的是不是你 的花瓶?我的事要你来管!——~~先~~生，请走开，让我

成(走去把杨拉开)下棋，下棋，下棋，下棋，下楼，下棋。

(吴太太、警察、李嫂同走出，杨回到蒲团上，气得说

成 不着一支香烟，也回到原来的位置，辨欧了一会)这

盘棋大概是没有希望下完了罢?(无意的一人代表 两方，进行未完的棋局)

杨 (转过气来)唉，气人不气人?这样的蛮家伙，见过没 有?捶她一顿，出出气，赞成不赞成?

成 (似乎经过了一番考虑)和一个女人打架?不大妙，

可是我赞成给她一个教训。

杨 这样的女人，除了拳头的教训，没有别的方法，我想 给她几拳，打一个痛快再说。

(站了起来，好象真想预备动手的样子)

成 (知道这不过只是说说，所以也就随便应应)不甚赞 成。(又走了几着棋)

(杨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成一人着棋一会，吴从大门 走进，面有余怒，进来后，即走进正屋，不久，警察走 进，一手提了李嫂的铺盖，一手拿了三张纸币)

警 太太!

吴 (从屋内走出，看见纸币，同时也看见了铺盖)怎么 了 ?

警 这里是三块钱国币，交给你。(呈上手中的纸币) 吴 (收下应得的赔款)铺盖怎么了?

警 是啦吗，当铺的少奶奶，给了三块钱，听说太太是外 省人，她不要李嫂的铺盖。

吴 (不甚中听，赶紧将警察向大门引去)对不住的很，对 不住的很，谢谢你，谢谢你。(引着警士一同走出)

杨 (向成)你说丢人罢?……这样的一个无耻的泼妇!

吴 (走进，不幸的听到了对她的批评，向杨)什么?你讲 什么?你骂人是不是?(向成)成先生，你听见的，他 破口骂人 ……

成 对不起，我在下棋，没有留心到我四周围的环境。

吴 (再转向杨，一逼)你以为我没有听见是不是?无耻， 我请问你什么叫无耻?(得不到答复)无耻，是的，旁 人的事，不用他管，他来多事，才是无耻。一个在背 后骂人的人，才是无耻。 —

杨 (仍旧无言，一忍)

吴 (再逼)——一个大学生，以为了不得，自己说话不 通，还想来教训旁人，自己以为是受过高等教育，开 口骂人!泼妇，请问什么叫做泼妇，那一个是泼妇， 讲啊!

杨 (欲言而止者再，再忍)

吴 (三逼，转到杨的面前)你没得说了是不是?刚才你 很会说话，怎么现在连屁也不放了?你骂了人你不 承认。你骂了人你不敢承认。这才是无耻。是的。 无耻!下流!混蛋!

杨 (面白手颤，忍无可忍，忽然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花 瓶。急忙地走去，抱在手中，走到吴的面前，双手将

花瓶拚命的往地上一掷，花瓶粉碎) 吴 (血管暴涨，双手撑腰)你这怎么说!

杨 (理缺词穷，闭紧了嘴唇，握紧了拳头，没得说。忽然 灵犀一点，恢复了面色，伸手从衣袋中摸出了三张纸 币，送上)三块钱-  国币!

吴 (事出意外， 一时想不出适合环境的言词。抢了纸 币，握在手内，捏成纸团，鼓着眼，看着对方)

成 (危险暴风波渡过，得到了这一场恶斗的结论)和棋。 (收拾棋子)

**—** **—** **幕下**

**粮** **食**

洛 丁 张 凡 朱 星 南 集 体 创 作



人 物

康洛太康村村长，三四十岁，农民出身。几年的抗

日工作锻炼得他有办法应付敌人。

康辛有反共自卫团团长，也是我们抗日政权的游 击小组长。平常戴着伪军帽、臂扎反共自 卫团臂章，他和敌人经常打交道，因此和敌 人很熟。年青、勇敢、活泼、机智。

康成村秘书，四十五岁，拘谨老成。 康发成 情报员，二十多岁，积极热情。 老好子忠厚的贫农。

四和尚 敌特，地痞出身，狡猾。

清水小队长 三十多岁，驻在西炮楼上的敌小队

长。①

李德胜 三十多岁，驻在东炮楼上的伪警备班长。 伪军士兵一人。

日军士兵一人。



① 清水小队长，读做“米西兹”小队长。

群众数人。

**时** **间：**一九四三年夏收以后。

**地** **点：**晋察冀北岳区沟线外老游击区，抗日两面政权的康 村村公所内。

康村是二百多户的山地与平原交界的村庄，为 敌我斗争最尖锐的第一线据点，敌人在这里安了两 个炮楼，东头驻的警备队，西头驻鬼子，事情发生在 晚饭后。

舞台的三分之二是村公所的办公地方，墙上贴 着新民会的标语，靠窗挂满了账簿，账单水牌。办公 桌上堆满了文具、账簿等物。在里屋的门口堆着有 五六口袋零星交来的麦子，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是里屋了，内置一口大柜，和一张条桌，当放下门 帘时两间屋子被半堵墙和门帘隔开就彼此看不见 了。

幕启：村长康洛太念着公粮数目，康成打着算 盘，辛有好像等着什么人似的来回走着。

街上发成敲锣的吆喝的声音由远而近 ……

发 成 (声)交保管粮喽!谁家不交也不行 …… (锣声骤止， 辛有迎出去。)

辛 有 发成!怎么样了?就等你啦!快罢!

发 成 ( 进来)真把人使的够呛(累的很厉害)。

洛 太 公粮闹的怎么样了? 康 成 (同时问)齐了罢?

发 人们一听说交公粮，二话没说，就给款款的按数排 了。(掏出公粮清单)

洛 这就好了。(接过账单放在桌上展着) 发 哼!就是老好子这人难办!

辛 怎么?老好子，那人该不会罢?

发 死榆木头子哞，我怎说他也不待听。

洛 哦!那老庄户主，又准是你七转八转的闹的他一下 转不过这个弯来了，回头咱们跟他说说他就明白了。 那些话都解急说到了没有?

发 一点也没拉下，全说了。就剩下几家大户他们说人 手少，缺家具，差个星星点点的眼时还没有价坚壁。

康 你没告诉他们哪，把麦子搀和上沙子坚壁起来嘛，这 埋上个三头几十天的也发不了芽呀!

**发** 这都说过了嘛。他们嫌这么着吃起来太麻缠，说是 实在没法才这么着。

辛 麻缠!叫鬼子闹走了，看他们吃什么!

洛 这火都烧到眉毛尖上了，还嫌麻缠那!他们没看见 鬼子今日个下来多少起子呀!再迟就出事了。你对 他们说：说什么今黑下也得闹严实了。咱们干部们 担保，那坚壁的麦子保准沤不了，人家沟那边坚壁粮 食没有家具的谁不是使这个法呀，快去罢!

**发** 行喽!(拿锣欲下，碰上老好子进来了)

**老好子** 村长，你们到底是胡弄些什么?又是保管粮①又是

公粮的；到底是要的什么粮呀! 辛 (故意地)保管粮咩!

老 (火了)保管粮那他甭想，想着配给点子纸烟“洋取 灯"的，就想把咱们现成的麦子胡弄了去，那打死我

我也不幹!

发 看你咋唬什么?

康 (同时)辛有!看你，办正经事嘛你也拿着开玩笑。 洛 辛有，你来跟康成把数点一点。

(辛有走去和康成算账，洛太移至老好子面前。)

发 (对老)我不是跟你说了，是给那边送的公粮，你死也

不信!

老 那你嘴里为什么直吆喝交保管粮!?

发 我不吆喝保管粮，你说我吆喝公粮行啊?你问我我 不是悄声跟你说过了，不是给鬼子送，是给那边送的 公粮，先送一半，下剩的我不是叫你快些坚壁严实 了，说掉了大牙，你就是一个不信。

老 你看，我料着就是这么回事么,狗子他娘就是一个不 信，非叫我再来一趟不行。

发 这不是，村长在这儿，你不信自己问去。 洛 老好子，就是这么回事，快点交来吧。

老 (大悟)交公粮咱没二话!(越说声越大)



①保管粮：这是华北敌寇在沦陷区大量掠夺粮食的一种欺骗办法。每当夏 收秋收之后，敌人即假八路军抢夺粮食为名，强迫人民将粮食送交敌“大仓”保管。 食用时，须持“配给证”按时向大仓“领取”一定口粮。话虽如此，可是事实上粮食 既关入敌人“大仓”,七捐八捐的一扣就再也领不回来了。有时即使能领，也再不 会是粮食，仅是一些乱七八槽的配给品，消耗品。

康 (急阻)你们小声点咋唬行不行，脑瓜顶上就是两个 炮楼，说来就来，万一出了事谁担得起呀!

辛 (不在意地)他们这会正在吃饭哪，他还能撩下饭碗 下来!

老 就是嘛，咱这又没汉奸，怕个什么。 康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

洛 行啦!老好子，快回去接济去吧，天黑了说什么也得 交来呀。

:

老 行喽价，(欲走返回)哎呀，你看我这人，麦子都叫我 坚壁的严严实实的了，一时半时刨不出来，可怎么 办?

发 (烦厌地)看你这人!

老 (解释地)你看我听说是鬼子要还不快些坚壁严实

了，好叫狗日的们吃了来糟害咱们哪。 辛 别鸡巴叨叨了，(推他)快去接济吧。

老 唉!你们看这会谁家不坚壁的严严实实的，这叫我

那儿闹去呀，村长，你给我想个法…… (村长回头给老查账。)

康 你家里才八分，夏征一分才掏三升麦子，又三八廿四 斤，黑价才走一半十二斤麦子，你那儿闹不出来呀!

老 (忽然想起)你看，我忘了，我家里还留着九升过节气

吃的麦子呢，粒又大又干净…… 洛 你看，那不是更好嘛!

老 对!一共是廿四斤罢!我一次都交了吧!

洛 (拉他回来)你看你，那一半还留着给咱们队伍上过 来吃哪!就交一半，十二斤，快着!

老 行喽!(走到窗口，村长等正回身算账时外喊)

(外声："四爷来了!")

老 (急折回)快!四和尚来了!

洛 不要紧。(安定了他们一下，示意叫康成他们把账收 拾起来，自己去到门口去迎四。)

(康成将账交与发成揣在怀中，四和尚上。) 洛 哦!四爷来了，坐……

康 四爷来了!

(同时)

发 请坐!

康 发成倒茶去!(发应声下，至里屋将账藏于柜下，提 茶壶出来)

**四和尚** (劈口就问村长)保管粮齐了没有?

辛 哦!四爷辛苦了，请坐，喘喘气，有话慢慢说!

四 (冷然地)别客气，太君说啦，今天说什么保管粮也得 交齐 。

辛 得啦!四爷，你别开玩笑了，眼瞅着天就快黑了。

四 扯鸡巴淡!谁跟你们开玩笑，公事公办，天黑了粮食 也得走!

康 你说的哩四爷!三十来万斤麦子，光挨家凑也得凑 个几天子呀。

四 凑?凑了七八天了还凑多久，他妈，挨了鞭子也挡不 住过河，快快!

洛 对!快快快快。(回头发现老好子也凑上来了)老好

子你还不快去闹你的粮食去! 老 (怀疑地)怎么?

洛 今天就要，还不快去! 老 是!. (会意下)

四 我看你们真是懒驴上磨，不打不动弹呀。磨撑了七

八天了还想撑到多会呀!

洛 (见四态度稍缓)唉四爷!那前些日子咱们连场还没 打下来嘛!咱们这会紧赶着把场打下来了，还得有 个拾妥的工夫呀!你看!咱村人手少支差多，四爷 在咱村又不是一天半天了，咱们的苦处你还不知道， 太君这还没凑齐，警备队上的“驻地给养”①又给派 下来了，你看(指水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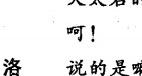
四 得啦!得啦!又是你们的那一套，你不嫌说腻了，我 早听腻了，警备队咱管不着那一段，今天皇军的保管 粮，少了一颗也不行。

洛 (呆了一下又陪笑地)得啦!四爷，这事还不全仗着 四*四父*爷*给*给维持!辛有!快去给四爷打酒去!(辛应声 欲下)

四 别!别!我就得走 … …

康 (趁机招待进烟)四爷吸烟。(点烟)

四 (稍和气)我不是不给你们维持，这会是城里“红部”

大太君的命今。就是连清水小队长也作不了这个主

光是你们这一家咱们怎么说也不能给 你们找这样难为，你们看看!这是刚给太君凑了这 些麦子(指里屋门口麦子),谁知道警备队上来看见 就号定了!这叫咱们一时半时就凑不齐了嘛!

四 理他们哩!先给“皇军”送去，要，叫他们找“皇军”自



① 驻地给养：一九四三年春，北岳区东线伪军正式实行“驻地给养”制度，即 是伪军给养此后不再由上级供给，而是按一定规定直接由伪军向现驻村庄索取， 从这一规定实施后，沦陷区人民的对敌负担是更加重了。

己去要去!

辛 四爷，你说是好说，咱们搪起来可不好搪啊! 四 (不在意地)怕啥!白不怎 ……

(伪军士兵上。)

伪 村长!给你条子!(送上一纸条)

洛 (看条看完交给四)四爷!你看看!(四接看) **伪** **兵** 村长!咱们的给养齐了罢!

洛 弟兄们的给养是够数了。

伪 够数了就走罢!

洛 那四爷刚才说……

四 (滑头摆脱)村长，这粮食交给你了，差一点你负责 任。(欲走)

**洛** (急阻)四爷，你走了咱们怎么办呢!来!你来跟这 位弟兄亲自交待一句罢!

四 唉!这位弟兄!这粮“皇军”号下了，咱们都是给“皇

军”办事的，犯不上跟“皇军”致气…… 洛 是嘛!

四 (顺水推舟)那你就叫村长再给你闹上一份就完了 嘛!

伪 村长!那你就闹罢。

洛 唉，这怎么行……这位弟兄先别急……

康 (迎住四)四爷!你看咱村这一季通共打下来的不到 八百担粮食，合起来也不过二十几万斤，光一份保管 粮就要了三十万斤，这叫咱们全拿出来也不够啊，要 再另外给这位弟兄再凑上二十几担麦子，那“皇军” 的数凑不齐别叫咱们没……

洛 是嘛!你看你们这两位都是明白人嘛!光说这么两

句也顶不了粮食吃呀!我看咱们还是实事实办，实 话实说罢，我看你们两位当面来商量一下。唉!看 看能不能匀一点，要是你们能匀一下，咱们怎么都好 说 。

四 这个我可作不了主，这是清水太君的命令。(坐在一 边不理了)

伪 咱们也有大队部的命令啊! 洛 那你们说这怎么办。……

四 叫他找大队部去啊!反正“皇军”的粮食是一颗也不 准动。

伪 你少鸡巴拿这个来唬打人，今天这粮食是要定了! 四 你要你去上炮楼找清水太君去!

伪 你要你找咱们李班长去，走!快!村长闹啊! 四 村长，粮食少了一个拿你的脑袋顶着!

洛 看看你们两位!你们两位都做不了这个主，这叫咱 们老百姓能做个什么主呢!反正粮食就是这么一 堆，给齐了那头，这头就不够数；都给了这头，就不能 给那头了。我看…… (想出办法)这么的罢，你们上 炮楼上请示一下清水太君去，太君叫咱们怎么着咱

们就怎么着办。 辛 有 ( 对 伪 )

(同时)对!太君有命令咱们怎么都好说。 康 成 ( 对 四 )

四 好!我去问一下!(站起)

洛 对!咱们听你的信，四爷你快着点……(四下，迎着 发成)

发 (在外)四爷喝水吧!(提水壶上) 伪 村长!你打算怎么办吧!

洛 看你，这给不给那在咱们，你先等一等，等四爷回来 再 说 !

伪 去他妈的吧，老子没有那么大的功夫。

洛 那我看你也上炮楼找一下李班长，跟太君说说去罢! 咱们那能眼瞧着弟兄们挨饿不给哪!

伪 好!我去找李班长，叫他亲自跟你们来说!(下)

发 (见走)唉!这可怎么办吧!我看今儿个黑价是再搪 也搪不过去了!

辛 怕什么!他下来咱们就弄出去了。走，发成，集合咱 们游击组去!(村长进)村长，他狗日的下来咱们就 跟他们干了!

发 这……(阻止的将他们推到里屋门口)

康 唉呀!这这……这闹出事来咱村里几百号的人命



辛 反正命就是一条，麦子叫他们闹走了，还不是个饿 死!

康 我看还是想法搪一搪，等区里…… 发 你说的倒省事，敢情挨打打不着你!

康 光顾你一个，挨打叫咱们全村的人受治也不行啊!

发 你这是什么话呀!当上了这份情报员就没有二话， 这挨打挨得值……

洛 看!你们别争了，为大伙的事谁都值嘛!发成，你瞭 着点外头，走，咱们屋里谈谈去!

(洛太、康成、辛有进里屋，发成站在外屋门口。) 康 我看还是等今儿个黑下区里回了信再说! ……

辛 不回信怎么办?

康 不回信再商量啤!

辛 再商量那麦子就没有了，依我看还是那老法子，十二 条大盖一吼，送上个报告，就说是八路抢走了，狗日

的还不是干瞪眼!

康 瞎，又是你那武装法!

辛 看你这稀松的!你瞧不起咱们游击组啊；都象你这

耗的，前怕狼后怕虎的就百不用斗争了!

康 你这法黑间敢行，天还没黑，你说怎么办呢? 辛 这 会! … …

洛 (想出办法)我看眼瞅着天就快黑了，天一黑鬼子就 不敢下来了，我看咱们这会还是两头推着搪一搪罢! 等天一黑，鬼子吊桥一收，咱们不管那头来人不来人 接，咱们粮食自己就送走，那你们游击小组可得负责 掩护粮食过沟啦!你们先派上几个人把两头炮楼给 他断住了，粮食悄声运过去，等过了沟再打枪，一打 枪，鬼子要是不下来的话咱们这给他打一个报告，我 看这笔粮食怎么说也搪过去了，……要是万一下了 炮楼，那你们就一边打一边往沟那边退，哼!恐怕他 不信是八路军闹走了的……这么一来咱们的四千多 斤公粮也送走了，那三十多万斤保管粮咱们也有法 搪了!

辛 (得意地撇着四川腔)不成问题哟!一到了天黑就是 老子的天下了!

康 看!又撇你那一套，这又没叫你上炮楼跟前喊话去!

洛 可不能太大意，出了事公粮的数少还好说，那三十多 万斤粮食可是咱村的命根子，保得住保不住可全在 这上头哪!

康 是么!可不能依着你那冒冒失失的 ……

辛 看你!……(又要争论)

洛 不说闲话啦!康成!你也点点数，看差多少叫发成 一块催去，你把公粮表也填好了，好叫辛有一块带到 区里去!

(康成到外屋取笔砚、发成取账。)

洛 (对辛)那你们游击组可就准备了，叫人们都带好一 天的干粮，把牲口多加点料，天一黑咱们就动手，

……(康成开始记账，发成看看外屋) 发 村长，公粮往那集中?

洛 先别集中的罢，还是按街撩着，等到天黑了再一块到 大庙里集中去!

发 (指外屋口袋)这个呢!

洛 这个撩在这儿罢，鬼子来了也有个说头。 外 声 太君来了!……太君来了，……

洛 (忙将公粮账抢到手里)保管账拿出来!

(康成装做记保管账，清水与四和尚自外屋上。)

洛 (故意地)发成!你快去催一催啊!保管粮说什么今 儿个黑价也得交齐了，谁家不交给他带到村公所里 来!快去!拿!没账怎么催呀!(发成接过公粮账 出，见日人已上，又返回。)

发 太君来了(取锣敲着吆喝着下)交保管粮喽!……谁 家不交带到村公所里了，太君亲自下来了，……(声 渐远)

(村长与辛有迎出来。)

清 你们的忙?(日兵持枪出现在窗口) 洛 太君来了!请坐请坐!

辛 咱们给太君的办事还有不尽心的嘛!

清 什么的给太君的?

四 混蛋!保管粮是给太君的?是给你们自己保管的， 没有吃的再上炮楼上领去啊!

洛 对!他的说错了，是给良民的保管的。辛有!还不 快忙你的去。(辛欲走)

清 喂!反共团长!你的叫良民的快快的!慢了叫八路 通通的抢走了的。

辛 是!(下，走到窗外，村长阻住他)

洛 辛有!告诉人们啊!太君又亲自下来了，说什么叫 大伙快点接济!(辛应声下)

清 (进里屋见康成在记账)什么的干活?

康 记保管粮账!(清水将账翻看了一番出来)

四 村长!土八格的有? 洛 康成拿烟来!

康 (自里屋拿烟出)真格的：忙糊涂了，连烟也忘了，太 君土八格!

(进烟，村长点火。“四爷”进。) 清 麦子晚上通通的交来!

洛 今天的可不行!太君过几天 ……

清 不行!今天不交的不行，“红部”大太君的命令，八路 这几天东边的西边的四面的大大的有，抢良民的麦 子的，抢走了很多的，昨天!下庄的太君收良民的保 管粮，和八路大大的“子弹”的干活。①你们的明白?

洛 明白!明白!咱们也听说这几天八路大大的厉害， 唉呀!太君要是不保住良民，那良民的麦子叫八路



① “子弹的干活”即打仗。

的抢走了，那保管粮的没有了，良民“米西”①的也没 有了!

清 不要紧!今天的交去八路的抢不走的!

洛 今天的“开必队”的不给不行，给的太君的不行，太君

你的看看!

(进上条子。)

清 “开必队”的不给的!(将条撕了)

洛 唉!“开必队”的不给良民的死了死了的!

清 皇军的大大的，“开必队”的小小的，我的说话他的命 令的不行，他的要你的报告!

洛 我的报告，“开必队”的明白了，我的不行! 四 妈的!太君的话还不顶事!

清 (见屋里麦子)这些麦子今天的通通的送去! 洛 不沾气!太君!

清 什么的不行!快快的!(老好子端簸箕上) 老 (进门就叫)村长，粮食放在那儿!

清 (见是送麦子来)麦子!好的好的!今天的通通的送 去，你的背上炮楼上去的!(催老背)

老 (愕住了)村长这是 …… 四 村长快快的闹罢……

洛 太君!大大的开玩笑的!咱村满共不上四五百号 人，除了孩子娘们苦力的干活的不到一百号人，黑价 又得三四十号人在沟上边站岗放哨，又得催粮过秤 装口袋，这么多的事，今儿个黑价一宿就够呛的啦! 要再给太君送两趟粮食，我看送不了多少，反耽搁了



① “米西”,吃饭。

明天的事。再说这天也黑了，上上下下的也不方便 嘛，太君依我看不如等明天闹齐了通通的给太君送 上去的!

康 ( 见老好子仍在)老好子快去闹你的粮食去罢。 老 今儿个。 … …

康 可不是今儿个啤，黑了还要忙活呢! (老下)

**清** (想了一想)不行!粮食的没有你的炮楼上的开路 (抓住村长),有了粮食的你的回来!(命令日兵)“卜

*千力”人ッレフ工分①*

日 兵 哈伊!(上来用刺刀将村长逼住)

康 (上前劝说)太君!要是村长去了，咱村就更没人办 公了，粮食就更闹不齐了，我看还是把村长留下，明 天的通通的给太君送去的。

四 我看还是叫村长留下的好，叫他们好快快的闹的。 清 (问康)明天的你的担保?

康 不给的良民的死了死了的没关系!

清 (想了一下)好的!(对日兵)木ッ卜夕② 洛 谢谢太君!

清 (对四)你的留在村公所，看着他们的!叫他们快快

的通通交齐!明白? (村与康相视愕然)

洛 太君!用不着麻烦四爷了，咱们保险的明天的通通 的交齐。



① 意即“把村长带上炮楼去。”

② 意即“把他留下。”

四 太君!我一个人留下可不行!

清 不行!你的留着看着他们的!有事情报告我的明白 的!开路!(与日兵匆匆下)

洛 四爷，你怪使的了……坐下歇歇……

四 村长!你可快着点，别惹我麻烦，不等天黑，麦子就 得跟我一块走。

洛 四爷!你看，眼瞅着就快掌灯了，还差十来万斤麦 子，光变也得有个变的功夫啊，刚才太君不是说了



四 他妈的光听日本人说也不行啊，我说了，天黑就要， 能变也得变，不能变也得变，反正我走麦子也得跟我 一道走。

康 四爷!那可不成 ……

四 你们光鸡巴嚷不成，站在这不动弹，麦子会打天上掉 下来了，还不快催去!

洛 (转身就走)好!我去催去!

四 喂!你往那儿去?

洛 四爷不是叫我催去吗?

四 你催去叫我催谁?另派个人去。

洛 对!那康成，你再跑一趟，叫人们快着。 (康欲走。)

洛 哎!回头叫人给四爷闹上半斤酒，切上一斤肉，快着

捎来!(康成应声下)

洛 四爷抽烟，这些日子忙吧?

四 给日本人办事，那有屁股着凳子的时候，哎!村长， 这两天黑价有八路上村来过不?

洛 (有意吓他)天一黑可就不敢保险啦，前些日子大月

亮地里八路还过沟来着嘛!

**四** 你说十九那天?我在炮楼上也瞭见来着，够一个连 吧?

洛 一连?一团也不止，密密麻麻分好几路过沟哪；哨上 一发现，立时就给“皇军”跟“警备队”打了个报告， “皇军”也不下来打一家伙，就光打了两掷弹筒，“警 备队”连枪也没打一响。

四 “皇军”不打是人少，怕黑价下来吃鸡巴八路的亏， “警备队”那些个吃货，听了风还不把头子攒到裤里 才怪哩，上一次八路打东舍，就叫三个老八，把他们 十八个一式搔了个草鸡。

**洛** 呀!平常听说“警备队”打仗挺不赖!四爷你回去对 清水太君说一声，往后八路军再来，说什么也请打一 下。要不，象下庄那样，麦子又叫八路军抢走了；咱 们可吃罪不起。

四 说不说也不管用，“皇军”也不拿鸡蛋碰石头去哪! 洛 唉，四爷你说那的话，“皇军”要是那么草鸡还了得，

真个，要连“皇军”就那样了，那叫四老爷你一个人留 在这里，万一……

**四** (滑头的)我怕什么呀!就凭咱哥俩的这份交情，你 还能撩了我叫我吃亏，反正有你那能没有我!(辛有 持酒菜上)

辛 (把酒莱往桌子上一放，边摆边说)四爷对不住你，村 里也实在寒苦，没有什么好酒好菜，原想给你切上一 斤肉吧，可全村都串遍了，那也没有，只好给你炒上 一盘豆腐，四爷别嫌弃，先喝几杯，往后……

四 得，往后再说往后的，今日个就算先扰上你们一顿。

洛 对，四爷看得起咱们。(斟酒) 四 ( 举杯)来来来，咱们干一杯。 洛 不，四爷你自己来吧!

(四和尚喝了一杯酒，吃了两口菜。)

辛 四爷，刚才李班长又在炮楼上吹胡子瞪眼睛啦，你说 他们的给养到底怎么办?

四 山神爷还听兔子叫呢，甭理他!

辛 你是甭解急呀，你硬冲咱们要，咱们可没闹。 四 没事，李狗顺那小子……

洛 谁叫李狗顺?

四 李班长!李德胜!咱别看他装的架式倒挺象回事， 那小子势利眼，软的欺，硬的怕，一见皇军就“稀松” 了，告诉他，“皇军”说了，不给。

辛 那不行吧? 四 不行朝我说。

洛 对，有四爷在这里还愁什么……

四 哎!村长，说正经的，你答应我那份 ……

洛 对，忘记给你说了，正在城里托人给你做呢。 四 什么料子?

洛 就是你说的，白市布的裤褂，挂暗兜的。 四 快三伏啦，可能快点……

洛 你放心吧!一个快。 (斟酒。)

(警备队李班长气势汹汹上，伪军跟上。) 李 村长，怎么着?打算叫弟兄们饿死呀!

洛 李班长，这好说。

四 怎哩!李班长，辛有添个盅，来，喝上几杯。

李 别，改日再陪你吧!怎么的吧!村长，水开啦，等米 下锅哪，你给不给，一句话。

四 (假装不知道的)李班长，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给弟兄 我说说，来，坐下好说。

李 能好说就不跑这步腿啦，村长别装哑巴呀。 洛 李班长!要，那能不给呢!

李 给就行!老二(对伪军)把这一季的给养都叫村长派

人背上去，少一个咱们今儿有戏看了! 伪 村长，粮食在那?走啊!

洛 李班长，这给养给不给咱们老百姓可不敢做主，这是 清水小队长的命令不叫……

李 (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少打这份官腔，日本人也不能 堵住老子的嘴不叫吃饭哪!走!扛走。

辛 李班长，你你不能。……

李 不吃嫩的吃老的……走，扛走!

洛 (同时)四爷，你可看着啦；这麦子要是叫他们抗走 了，太君那不够数可不怨咱们哪!

四 (无奈，上前)李班长，你先别忙动，咱们慢慢商量商 量 ……

李 商量，行，等米下了锅，弟兄们吃饱了，泡上一壶茶， 咱们再慢慢聊罢!

者的，也不大名下的令师底面在远右

李 不能动!你叫弟兄们喝西北风啊!

四 唉!喝不喝那是日本人说的嘛!咱这个还不是当谁 的差听谁的话，你们要的话找小队长吩咐一句不就 完了，犯不着跟我找为难嘛!

李 找不找也得吃饭，你有小队长的命令，咱们有大队部 的命令。警备队打今年起，驻那村吃那村!咱们眼 时在这驻上了，咱们就吃这儿，多会没有大队部的命 令叫撒嘴，那咱们这一嘴就算咬定了!

**四** 你咬你咬日本人去嘛，咱哥们还不是一个庙烧香，一 个锅吃饭……

李 去你妈的罢!少套这份近乎!

四 唉，你别张口骂人哪! 李 骂你!怎么样!

四 你骂!好!去“皇军”跟前说去。(过去拉他) 李 (顺手就是一拳)去你妈的罢!

四 好!你打，你打!(闪到里屋去了)

(李班长追打，辛有拦住他，伪军举起凳子就要打过 去!村长劝着截下。一阵混乱。)

李 老子揍了你了，你不服气找你洋爹去!

四 有你的，你小子是人做的就等着(窜到门口),谁跑就 不是他娘养的(跑下)

李 妈那个层的!叫你洋爹来也挡不住老子吃饭。 伪 李班长!这怎么办?(指粮食)(发成闻声上) 李 扛走扛走，当汉奸万背兴也不能叫肚子受委屈。

(伪军过去扛麦子被辛有发成拦住。) 李 妈的!你们想拦着干么?

辛 李班长消消气!这还不好说嘛!坐下，先喝上两杯 慢慢 ……

李 别，咱这小庙担不起大供香，留着给日本人跟前的红 角喝罢 … …

辛 (陪笑)李班长，像你这走南闯北的人啦，还看不出这

个来，当着四和尚的面咱敢说出个什么来，咱们心里 也惦记着弟兄们……

李 别鸡巴装老好人了!

辛 这明摆着的事咱们装得出来，弟兄们下来，你说：咱 们那一回叫你们空着手回去过……

洛 别这么说，李班长，弟兄们驻咱村又不是一天半天的 事了，有交情没交情也该看得出来嘛，咱们真是哑巴 吃黄连，苦在心里头……

李 你们苦，咱们的苦谁知道呢……够交情你该看着弟 兄们挨饿……

辛 李班长!咱们坐下慢慢说罢。(让坐) 伪 李班长咱们走罢。(看了看天色)

发 唉!弟兄们下来一趟不容易，那有不……

洛 对嘛!喝几杯再走也不晚嘛!

李 老二!喝会再走(招待他们坐下，斟上酒，点烟)

洛 弟兄们难，咱们也知道，本来这是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嘛!弟兄们驻那儿不是一样啊，年时弟兄们还没 规定驻地给养那会，白面香油也没断过顿，这会正式 有了命令，咱们难道不给啦!(辛有点灯)

李 得，好听的别都说完了，打到了你们康庄连白面影儿 还没有见过几次哪!

洛 那是年时光景不强，才叫弟兄们跟着咱们老百姓受 了点苦!这会麦收以后，日子还不长着哪，弟兄们想 吃点白面那还没有……

李 往后再说往后，这会有吃就行，当“警备队”的谁不想 闹个吃点喝点 ……

洛 那好说，有我康洛太在就短不了弟兄们的。

李 那对不住，算兄弟我刚才失手了。

洛 没说的!你们刚才也是在火头上!

伪 天黑了!快收吊桥了!班长!走吧!

李 对!隔天再打扰你们罢!粮食我带走了! 洛 那个，你们还是别动罢!

李 (回头怒视)怎么?

洛 唉，动了也是给弟兄们添麻烦…… 李 (又要爆发)又变卦了 ……

洛 那里!说话是话!发成!把咱们办公的用的那二十 斤白面给李班长送上去……

李 二十斤?又不是来跟你们要饭吃 ……

洛 二十斤是给弟兄们先点上个饥，过了今天咱们再寒 苦也得给弟兄们想办法呀!

李 那全仗你了，麦收以后，弟兄们还没吃上一顿扁食

哪! … …

洛 那我保险了!

外 声 四爷和太君来了! … …

四和尚 (声)李狗顺那起子走了没有? …… 外 声 李 班 长 在 哪 !

(清水与四和尚进，日兵跟进在门口。) 李 我 ……

清 这边来!(李上前一步，清当胸一拳)八格雅路?你

的打人要麦子，脑袋的没有! 李 这是大队部的命令……

清 什么命令?

四 (见发成提着口袋)什么?手里拿的什么? 发 给养!

四 (过去摸了一下)放屁!这不是白面哪! 清 放下。

四 撩下撩下!(发成唯唯放下)

清 太君的命令，白面大米皇军的军用，“开必队”米西的

不行!你的打人的，死了死了的! 李 是 !

清 村长!你的明白? 洛 明白明白!

清 你的给麦子的不行! 洛 是 !

清 你们“开必队”的良心通通的“梅太”,①(对四)你的 留在村公所，看着他们要麦子的!他们要，你的报 告!说谎的不行!明天你的麦子的通通的炮楼上开 路的!明白?

四 (寒栗地)太君我一个人在，在这……天黑了…… 清 不要紧!他们的不敢!我的命令。 ……

四 (无可奈何)是!是!

清 开伊路(与日兵下)(李与伪兵在一边) 四 (神气地)村长你可快 ……

洛 四爷怪使的了!屋里歇歇罢!发成陪四爷进里屋喝 两杯!

(自己拿酒具陪四进)

发 对!四爷往屋坐。(收拾一下茶盘跟进来)

四 村长!清水小队长的话你都明白了罢?你不怕丢脑 袋你就给别人麦子!(发成点灯放帘)



① “梅太”,关东语，坏了坏了的意思。

(辛有招呼李班长伪军坐下。) 洛 你说哩!打死咱们也不敢了!

四 敢不敢在你，死了死了的跟我小小的没关系!你看 谁敢直着脖子的硬要，就叫他跟太君亲自要去!咱 吃不下日本人可得吃下，有张飞劲，叫他跟日本人使

啊 !

洛 对 ! 对 !

四 (得意地作威作福)村长!再派上几个人去催一趟 啊!光站在这里磕闲牙，麦子就打天上掉下来了，明 个闹不齐，面子上过不去，可别怨咱四和尚不够交 情! … …

洛 对对!辛有!你再去一趟!叫人们快着点啊! …… 辛 对!(急下)

洛 发成!陪四爷喝上杯!四爷，待会忙出个头绪来再 陪你!(出)

四 村长!关照岗上多操心点! 洛 没错!(出来)

(以后里外屋戏同时进行，里屋吃着酒。)

洛 (看看里屋已安定，乃过去，提起刚才的白面口袋，走 向李，悄声说)李班长!刚才太君的话你都听见了 吧!咱们惹不起人家!我看麦子还是给他们留下 罢!这个你们先带回去。回头给养的话，我叫发成

把我自己家里吃的玉茭子面给你们送上去…… 李 (怒)我操他娘!老子不吃这碗猪食了!

洛 (急阻)李班长!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这不怨他，这 是日本人不教给的吗!

**伪** 李班长!这简直是骑着脖子尿尿啊!(裸起拳头就

冲向里屋)谁孬种谁不是他娘养的! 洛 (拦住)这那行!

李 (扯住他)老二!干什么!别!咱们这会犯不上跟狗 日的致这份气!

洛 唉!这不管他的事，这是日本人的命令……

伪 妈的层!总有一天连他狗日的洋爹一式敲掉! (沟边吼声“嗽”“啾”!①由远而近，由近而远。)

李 老二!沟边上站岗的又吼起来了!快扯吊桥了!咱 们走吧!

洛 (送面给他们)先带上吧!(伪提上面欲下)

李 (指桑骂槐)村长，兄弟我今天在你跟前栽了个大筋 斗，有种的咱们以后走着瞧!

(与伪下)

(以下里屋在讲着话。外屋一切都用动作进行着。) ( 里 屋 — )

四 怎么又吆喝开了?

发 天黑了，再不吆喝炮楼上又该打枪了。

四 在炮楼上听见吼吼还仗着胆，在下边这么一吼吼的 浑身发毛!

发 四爷是享惯了炮楼上的福，吃不惯炮楼下的苦啊!

四 享他妈豆腐!(已有微醺)到了晚上还不抵在狗窝里 自在哪!外头一打枪里头就发慌，往常光黑价受点 子窝囊气，这会叫八路闹的，连白天都是追命鬼拴在



① 天黑以后，敌人惧怕沟边上了哨的人们困了会偷偷的睡去，就想出的这 么个办法，凡站岗的人们一定要大声吆喝，从炮楼跟前起， 一个连一个的吆喝过 去，发现那个断了气，炮楼上就朝那个打枪。

裤腰带上，走到那紧着个心。 发 凭四爷这精灵劲还怕什么?

四 嘿!不怕发财就怕倒霉，前日个在东坡集上闹了两 匹布就叫八路给碰上了，亏了老子神通广大，打了个 马虎眼就混过去了——。

发 唉!你这还是好的哪!四爷这几天你走动可得警醒 着点，高梁地里沟边上一不对付就蹦出八路来了，我 看能不出门还是少出门，要不送了命可真不值得!

四 说不说的罢，这年头就是个混吃闷睡火化食，过一天 算一天罢!

发 (斟酒)四爷再来一杯!

四 不啦!粮食该差不离了罢?

发 对!四爷你歇着，我去看看去 …… 四 不!我自己去罢!

(出来了。) (外屋。)

(村长将李送走，看看里屋，焦虑的坐到麦口袋上。) (康成上，村长将他推到一边，悄声的问了几句话，然 后大声的问。)

洛 保管粮齐了没有? 康 差不多了!

洛 (示意叫他去叫辛有来，然后大声说)叫人快着点啊! (康下)

(村长听听里屋没有反应，然后沉思的走到桌前翻了 一下账簿，正在想着办法，外面辛有在窗子上出现 了，村长忙叫他们悄声进来。)

(拖到一边悄声地问)

洛 怎么样了?

辛 都闹好了，走吧! 康 他呢(指里屋)?

辛 (拔出刺刀)干了他罢!(欲进屋)

洛 (急阻住，回视里屋，没露马脚，乃更秘密地说)这么 的，你们先去打枪，一打枪你就装着八路来运粮食



辛 他呢?

洛 他一害怕就给他藏到一个地方，就叫他听着是八路 军运走了的。

辛 那为什么不捅了他呢? 洛 留着他好有个口实呀!

康 沾!可就要小心点，别露了馅子啊! 辛 没错!

洛 (示意叫他们快走，康与辛下，停了一会，然后村长向 ***外******说****)****你****们无论如何快看点啊!别误了四爷的*

**康** (在外)行!

(听见里屋有动静，乃装假没事一样到桌前吸起烟来 了。)

(以后又恢复以前一样，四和尚出来。) 四 李狗顺走了?

洛 早走了!

四 你刚才跟谁说话?

洛 跟康成他们清点一下粮数! 四 三十万斤都齐了罢?

洛 差不多少了，现在已凑了二十七万多斤了，都在东头

大庙里堆起来了，差个星星点点的，保险不误你明天 的事!

(四伸了个懒腰，突然枪响，人声骤起。) 四 (酒惊醒了七八分)那儿打枪?

洛 敢是炮楼上?

四 不准!别是老八? 洛 发成快看看去!

(发跑下，洛又跑到门口，此时外声大作。) 声 不好了，八路过沟来了……

声 老乡们!不要跑，咱们是八路军啊……

洛 (快返身回来)不好!四爷!真是八路来了! 四 (拔腿就往外跑，迎上发成)呀!

发 (气喘地)不行，四爷，八路进村了。 (康跟上)

洛 你看：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村里站满了。……

四 (焦急乱窜)那怎么办 … … 洛 这可怎么办 ……

四 (急叫)呀!有个严实的藏处没有? (进里屋)

发 (将他拦住)不行里屋可不行 ……

四 (无奈，哀求村长)村长!你可不能不管我呀!咱四 和尚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可得救命啊 …… (几乎跪下)

洛 (故作无策)我……我也没办法啊! 四 快!快!你们要我的命啊!

康 (指里屋)那个大柜里敢行?

四 (自己就跑进去，揭开柜锁，进去了)盖上，盖上!快

找个锁锁上……

(康成锁上柜，村长放下里屋门帘，跑了出去。)

辛 (在外撇着老八路腔)那里是村公所啊 …… (与村长

上，后面跟着游击组员甲，持枪提浆糊桶上) 辛 那个是村长啊!(村长带他进)

洛 我就是村长!(附耳告诉他， 一切都准备好了)

(康成与发成拿着笔砚账自里屋出。) 辛 那几个是干什么的?

洛 那是村秘书，那是情报员!(示意叫他们快填公粮 表)

辛 反共团长呢? 洛 在外头啦!

游 甲 报告团长!反共团长上炮楼报告去，叫三连给捉住 了 !

辛 真是个汉奸呀!好好的看着不要放跑了。 游 甲 是!(开始在墙上贴起对敌伪军的标语来)

辛 你们的公粮呢?

洛 咱们村实在寒苦!……出不起公粮 …… 辛 什么出不起!那你们为什么给鬼子送? 洛 没有价!(指麦子叫外面的人，快搬走!) 辛 那个是什么?

洛 那是太君的保管粮。(命众人进，动手背) 辛 什么,鬼子的哟，来人哪!搬走!

(村长一面帮着众人将粮食背走，一面大喊着。)

洛 唉呀，你们可不能都闹走啊!这是“皇军”号下的呀!

(越来声越大)你们不能动呀!再动就要了咱们的命 了呀……不行!你们也得多少留下点呀! …… (粮

食都背完了)唉!你们这是想干什么呀!这是“皇 军”的地面嘛!

(他自己去看账)

辛 什么是“皇军”的!鬼子在中国是兔子的尾巴，长不 了的。……通信员，把那个对敌伪军的标语贴到那 个屋子里头去!

游 甲 是!(进屋里将枪往柜上一放，将标语在柜上贴起 来)

(发欲出，走到门口，附耳向辛。)

辛 通讯员!叫他们把那些个粮食快点搞走啊!

洛 你们可不能都闹走啊!那是“皇军”的保管粮啊!

…

发 (也撇着腔)保管卵子!(下)

洛 唉!你们闹走了，“皇军”可要了咱们的命了! 辛 要!要就连他狗日的炮楼也拔起掉!

游 乙 (上来)报告团长，粮食搞好了!(对村长附耳)

辛 再去看一看!多搜一搜!不能剩下便宜了鬼子啊。

(村长又向游乙嘱咐一番) 游 乙 是!(一面向村长点头下)

(游甲自里屋出，指柜附耳向辛有，辛点头。) 辛 那个柜子里是什么呀?

(此时康成已将账记好，招手叫村长过去，村长一面 答复辛有，一面过去看信，盖章。)

洛 那个柜里可是什么也没有啊!那里头净是一些破破

烂烂的脏东西。…… 辛 打开来看看!

康 那个柜子里什么也没有!你们实在要粮食上东头大

庙里去闹罢!那是给“皇军”准备三十多万斤保管粮



(发成上来，叫康走。)

辛 通讯员!叫秘书带着特务连，快去把那些个通通搞 走!(游甲随康下)

洛 官长，你们可别全闹走，多少得给咱们留下点啊! (村长一面说，一面将章盖好)

辛 不行，不能叫鬼子吃了打中国人!告诉你们，以后再 支应鬼子，就拿你们当汉奸办。

洛 以后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了，还支应得起呀。(发成附

 耳向辛有，辛有点头)

辛 听说你们村里炮楼上有个叫四和尚的呀，前天在东

坡集上抢了两匹布，还敲谛西格庄王老婆家要去二 百块钱，还跟你们村里要了一套衣服是不是?……

洛 没有价没有价，咱们是自愿送的!(将公粮表账簿文 件等折好，交给辛有)

辛 送不送瞒不过咱们八路军，你告诉他们，三天内，要 不还给去，就叫他狗日的小心八路军的“单打一”① 打了他!

游 乙 (上来)报告团长，粮食搞好了!

辛 搞好了，就走!叫特务连二连掩护过沟，过了沟再叫 一连三连把警戒撤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撕下头上的伪军帽，包上一块手

巾，又把反共团臂章扯下来，从腰中掏出橛枪来) 辛 喂!把那个反共团长也带上走!



① “单打一”:就是谁坏打谁。

游 乙 是 ! ( 下 去 )

辛 (对发成)政治委员，我们走罢! 发 成 对!搞好了我们就走吧!

洛 (拿出一根绳子来叫他们把自己捆上)唉!你，你可 不能都带走啊!给咱们留下点麦子啊 … …

辛 再叫，把他捆上(捆好),走罢!(将凳子踢倒，把屋里 弄成狼狈样子，与发成下)

(静场片刻，村长望望外边，已无动静，乃叫。) 洛 来人哪!来人哪!

康 (上来)怎么连你也捆起来了?

洛 保管粮怎么样了?(群众数人，出现在门口) 康 前街的、大庙的，都闹的一干二净……

洛 (招手，命众人上)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群众甲** 村长，这可怎么办，粮食一颗也没剩下呀! **群众乙** 村长，就是那么点麦子都叫八路闹走了!

洛 你们问我也没有法啊!快问问四爷怎么办罢!(村 长领众人进里屋)

众 怎么四爷也在这哪?(拥进里屋) 康 (打开柜)四爷!四爷!

四 (在内)别开!别开!(探出头来)八路走了没有? 康 四爷!你可得给咱们做主啊!

众 (齐声)四爷，可得给咱们做主啊!

洛 四爷!三十多万斤粮食 一 点也没剩下啊!你可都听

见了，你可得做这个主啊! 四 我早知道了。

(外面响了两声掷弹筒。)

康 四爷!皇军光在炮楼打擲弹筒也不管用，我看你快

上炮楼上去一转，请太君下来打罢!作兴能夺回点 来!

**四** 皇军又不是聋子，他听见也不下来呀!我去还不是

白搭!八路倒是走了没有啊? 洛 敢没全走完吧!

四 快关上!快关上!你们打算要我的命啊!

众 咱们老百姓可全仗你啦! 洛 明天太君要是怪罪下来!

四 明天有我啦!(康成将柜关上)

康 四爷!咱们可是拿命保住你的啊!

洛 四爷!可全仗你啦! 四 我知道!

**(幕急下)**

**群** **猴**

宋之的



**人** **物**

孙为本 镇长

康公侯 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 马务矢 CC 分子，某办事处主任

钱小方 一个鞋店老板，与孔祥熙有特殊关系。 冯霞造孙为本的太太。

玛 瑞 女国大代表，竞选人。

**时** **间：**抗战胜利后。

**地** **点：**某国大代表尚未选出的大城市。 景

孙为本孙镇长的家里客堂间。

(开幕的时候，孙为本坐在那里，他的太太冯霞造正 在教训他。)

冯 (一面梳洗打扮着)你呀，你就是没出息，钉点儿丈夫

气也没有，生就的窝囊肺，真亏了你妈，怎么下出你 这么个宝贝。

孙 (显然是怕惯了太太的)大清早起，你这是何苦呢!? 冯 河枯，石烂也没用啊!简直你就是个破鞋，提都提不

起来的。瞧瞧，中央回来以后，那一个在日本手下干 过的，没升了官，发了财。就是你，在日本人手下，是 个镇长，中央来了，还是个镇长。

孙 (不免冤枉，细声儿辩解)拿什么比人家，人家都是地 下工作者。

冯 (气了)那你呢，你就不做地下工作，那一次埋死人的 时候少了你?

孙 瞧你扯到什么地方去了!

冯 (横眉竖眼)你说什么,你说——

孙 (陪小心的)没有，我没敢说什么!哦，我说你别气 了，气坏了身子，如何得了呢!

冯 (委屈的)还说呢，都是为了你。昨儿陪汤姆跳了一 夜，到现在腿还酸呢!

孙 (更孝顺了)要不要我给你捶捶!

冯 别他妈在圣人门前读三字经了!(命令的)把高跟鞋 给我拿来。

孙 那一双，黄的，黑的，还是银色的!

冯 (不耐烦)黄的，黄的，黄的!啊呀!连拿双鞋的本事 都没有!

(他把鞋拿来，她把脚伸给他，他立刻蹲在地上替她 穿起来。)

**冯** (想起了 一件事)哦!这两天要办国大代表选举了 ……啊呀!轻 一 点，把我的脚都扭疼了 ……要人们

活动得很，没人找过你?

孙 昨儿三青团的康书记长来过，要我帮忙! 冯 (急忙的)你答应了!?

孙 (有得意之色)人家书记长亲自坐了汽车来登门拜 访，我还能不答应!你平素日总埋怨我不会钻，没后 台，这一下子——

冯 (严肃之)这下子你简直变了一个大混蛋!滚，站远 点 !

孙 (瞠目结舌)怎么?答应错了!

冯 (恨恨的)你呀，你怎么没死!这么好的机会，几乎叫 你错过了!

孙 我没错过呀! 冯 还强嘴!你!

孙 没，没敢强，我是不懂，我要成了康书记长的人，我



冯 你就要冤死啦!你说，现在什么世界? 孙 (惶惑的)什么世界?

冯 民主世界，现在是民主世界!你是镇长， 一镇的民， 都归你管，你可不是个民主是什么!他们想当代表 的，不求你这个民主，倒去求个屁!求到了你，可不 能随便答应，这里面大有讲究，现在各方面抢民主， 抢的很厉害，什么三青啊，黄埔啊，政学啊，CC 啊，啊 呀，讲也讲不清这些名堂，还有什么英美派，什么太 子派，什么新运派。

孙 新 运 — -

冯 就是新走了运的人呐!

孙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倒有这许多讲究!

冯 嗯!这里面大人物多得很，我们一定得为民作主，要 是“主”的好，什么发财都在里面，一个小小的书记 长，算得了什么,哼，他要是再来，瞧我的!

孙 瞧你的!?

冯 看我对付他!

孙 (赞叹的)你可是真有两下子，我祖上那辈子积了德，

老天爷睁眼睛，我才娶了你这么位太太! (门外敲门声)

(一个亲昵的声音：“为本兄在家吗?”) 孙 (惊慌的)来了，来了!

冯 快，收拾一下，把洗脸水拿开——坐下，坐下，装做办 公的样子……神气一点，翻账本，翻……哦呀，我的 拖鞋 ……

(门外又轻轻的敲了两声。) 冯 (娇声娇气的)那一位呀!

(开门，一位瘦子绅士走进来，手里提了些东西。) **康公侯** (亲热的)为本兄办公吗，打扰，打扰!

孙 (神气活现)康主任!(转身介绍)这是内人，冯霞造! 冯 (鞠躬，很有礼仪的样子)康主任!我们真是久仰了!

康 那里，那里，自己人，不客气! 冯 (作态)康主任请坐!

康 (坐下)带了一点小礼物， 一件美国新进口的玻璃雨

衣，嫂夫人试试看!

冯 哟，这我们那儿敢当!

康 小意思，小意思，请赏脸收下吧。(送过来) 冯 (作态)为本，你看能要吗?

孙 (窘)你，你看呢?

冯 (更假痴假呆了)嗯——你说，你的朋友……交情够 吗?

康 (急忙的)为本兄跟兄弟是老朋友，昨天就认识了! 冯 那——

孙 你瞧着办吧!

冯 (一笑)那就谢谢了!

康 (放了心)还有，这是兄弟竞赛国大代表的传单，我带 来一些，请为本兄跟嫂夫人帮忙在这一镇散散!

冯 (走近一看)倒是新鲜玩意!(捡出一张念)“请选爱 民如子的康公侯先生”……

康 (得意的解释)A,我爱老百姓就像他们都是我的儿子 一样，这总没的说了吗?

冯 (又是一张)“康公侯——专诚拜谒”

康 A, 这是表示，我自己亲自登门拜访了，也是爱民如子 的意思。

冯 (又是一张)“敝人原名公侯，请勿误为公猴!”

康 A, 这是兄弟小心的地方，兄弟这公侯两字，原是公侯 伯子男的意思，可是老百姓知识水准低，他们常常会 写错，把公侯的侯字，误会成猿猴的猴字，兄弟当母 猴还是公猴，那倒没关系，我是可惜那张票，那张票 要作废了!

冯 (有意的夸奖)很不错! 康 怎么样，批评批评!

冯 你一定当选!

孙 (看见老婆起劲，也赶紧跟着)当然哪，你康主任这次

要是不当选，我就是万人的儿子! 冯 (横了他一个白眼，孙赶紧坐下)

康 全要仰仗大力帮忙!为本兄，你这一镇，你看，你能 包多少票?

孙 (窘)多少?(转向他的太太)多少? 冯 少说点，也有十万票!

康 (一惊)十万，你说是十万?

孙 (洋然自得)是呀!十万!十万算什么,要是我高兴， 一百万都办得到!

冯 可不是，为本从日本人来了以后，一直是本镇的镇 长，人交游既广，人缘又好，全镇的居民，没一个不认 识他的，到选举的时候，他随便填就是了，包管没人

说话!为本，把本镇的户口册子给康主任看看! 孙 (为难的)那还是民国二十六年的!

冯 二十六年就二十六年吧，反正他在这镇上住过就行 了 !

孙! 就行了! …… (还不能无所顾忌)可是，那上面的名 字，有许多都早已死了哇!

冯 死了就死了哇，死了就不能投票啦!反正他也活过 的，我们又不冤枉他，康主任，你说是不是?

康 (无可无不可的)是!是!是!

冯 再说连死人都投康主任的票，那不更显得主任伟大 吗?

康 (苦笑)哈哈!

冯 而且我们也应该尊敬死人，你总是这么封建!

孙 (抹了一鼻子灰，赶紧陪不是。)是，我的脑袋是木头 似的，不听使唤!

冯 还有，我们还可以四处活动，把所有的人都拉过来。 亲戚呀，朋友呀，同学呀，同事呀，同乡呀，同胞啊，同

宗啊，四川人哪，湖北人哪，广东人哪，美国人哪，一 齐拉来。A, 美国人里面，我认识很多，什么“汤”啊， “薑”啊，“糟糕以蚂死”,“揪儿补袜子”,都是我的朋 友!

康 (大惊，如获奇珍)看不出——嫂夫人倒是走国际路 线的!

冯 (轻描淡写，得意之至)没什么,我也就是慰劳慰劳他 们。蒋主席不是说中美机会均等吗?我就是这个主 意!

康 了不起，伟大，伟大!

冯 (谦虚起来)那儿，是我应尽的义务!

康 (终于下了决心)好，今天晚上，兄弟在三和楼请两位

便饭，一定要请赏光—— 孙 便饭!

冯 可是不巧的很，今晚上不是吴铁佬—— 孙 (大惊)吴铁佬!

冯 是呀，不是吴铁城铁佬早约了吗?

康 (也着了慌)吴铁城是政学系呀，他替谁活动! 孙 (狼狈)他，他替——他 —

冯 (机警的)对不起，康主任，这是秘密! 孙 (如释重负)啊，啊!……这是个秘密!

康 (更急了)秘密?!两位都是忠实同志，这儿说说不要 紧，吴铁城是政学系，而政学系是一群臭官僚，是党 内的腐化分子，(大声疾呼，面红耳赤)我们要打倒 他，要请他们出党，(一转)两位是忠实同志，吾党元 勋，国之干城，无论如何，不能跟这种人同流合污， 请，今晚上还是请到我那边!

冯 (故做为难状)还有黄仁霖黄总干事 … …

康 那更要不得，黄仁霖是新运派，靠给蒋夫人拉皮条起 家，专走内线，是他妈的个太监。这种人，只配扔到 毛坑里喂狗吃!

冯 而且公展先生也说……

孙 (早已瞠然为之失色自言自语的)这到底是搞什么鬼 呀!

康 (气急败坏几与孙同时)他说什么,他，他是CC 的军 师，谁不知道。CC把持本党，这么多年，做过一件好 事吗，你们说?因为太不像话，所以总裁才毅然决然 的组织青年团，要我们代替他们。(厉声)CC 已经腐

化了，我们不久就革他们的命! (一人飘然而入，手提大皮包)

**马务矢** 你要革谁的命，公侯兄。……哪位孙镇长?

孙 我，孙为本，孙子的孙，为本，是我的本钱，贵姓是!? 马 马务矢，这是我的片子!(一张大名片递过去。)

孙 哦，哦，马主任!

马 立夫先生派我来向孙镇长致意，带来点小礼物。这 儿就是，肥皂一条，牙膏半打，牙刷两对，手巾三方。 (一件一件的从大皮包里掏出。)

孙 (不知所对，急忙介绍)这是内人，冯霞造! 冯 (鞠躬如也)久仰得很!

马 (早已注意)嫂夫人那儿见过，(立刻亲热)哟，瞧，近 来瘦了!

冯 (也熟练的)是吗?也许是在公展先生—— 马 (急忙的)公展和嫂夫人熟人?

冯 (含糊过去)嗯……哦……嗯……这礼物——

**马** **这完全是立夫先生的一点意思，请收下，不收，立夫**

先生的面子就—一

孙 那就收，收吧!(自言自语)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

马 嫂夫人既然跟公展先生熟人，国大代表选举的事，想 来已经谈过了?

康 (早已不耐)慢着，慢着!这儿为本兄已经答应投我 的票了!

马 (不加理会)那末，今晚七点钟，大西洋番菜馆，一定 请两位赏光!

康 (阻拦)不行，两位已经答应我六合春便饭了!

马 (仍不理会)我们要讨论一下，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 吗?要谨慎一点，说不定——

康 务矢兄，你不能借了立夫先生的牌子在这儿唬事，这 地方是我的!

马 (躲过了他)说不定会有反动分子捣乱。立夫先生要

兄弟布置一下，你知道，兄弟原是副总统的职责，不

康 你怎么听不见，我告诉你，(大声)我定下了! 马 啊，嗯，那么,今天晚上一定请早到!

康 你瞎费事，人家两位是讲究信义的!霞造，你告诉 他，你不去。

冯 (仿佛是左右为难的样子)嗯，我—

马 (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喂呀，霞造女士，你漂亮 得很哪，你真美的，晚饭以后，我可以有荣幸陪你到 逸园跳舞吗?

康 (大怒)简直是流氓。(转作媚笑)霞造，别理他，我准 备私人替你开一个晚会!(怒声对马)告诉你，我早

定了!

马 (也恶声相加)你想独占哪!

康 事情总有个先后，我们是老朋友了! 马 她和公展先生有深刻的关系!

康 不管怎么样，她总是我的! 马 我的!

康 (怒)我的!

马 (更怒)我的!

康 (大声喊)她是我的表妹! 马 (一呆)姨表还是姑表?

康 我的妈是她的舅母的姐姐!

马 不中用，自由竞争，当仁不让! 康 我的!

马 我的! 康 我的! 马 我的!

孙 (急的跺脚，看看要打起来，只好从中拦阻)好商量，

好商量，两位都有份，闹什么! (一胖子匆匆上)

钱小方 (直奔为本)为本兄，久违!久违! 孙 哦，钱总经理，那阵风吹来的!

钱 霞造女士。早想来拜候，一来是忙，二来怕打扰，就 耽误下了。您瞧瞧这两双皮鞋，可还合适，是本厂出 的，这样子，还没上市，我就拣了两双，特别跑来送给 您!

冯 我那儿当的起呀!

钱 自己人，能替您效劳，我是再荣幸没有咧!以后您有

冯 钱 马 康 钱 冯 钱 马 钱 康 钱 康 冯 康 马 钱 马 康 马 钱

什么事，只要吩咐一声好了，黄金，美钞，都现成的， 你只管用!

(依然客气着)我们又没替您尽过力——

那里，那里，这次国大代表选举，您只要帮帮兄弟的 忙，就全有了!

(不免一怔，同时的)你也想竞选?

这两位?

这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马主任，这是三青团的康书 记长!

(抱拳)你多照顾!

(威胁的)你干什么的? 我?

(为了抵抗新来的人，不免前嫌尽释)对了，务矢兄， 好好盘问盘问他，说不定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

我共产党，笑话!我堂堂裕大银号兼广大鞋庄的总 经理，怎么会是共产党!

这年头，难说，总经理帮共产党说话的多得很! (代钱解释)钱总经理也是本党分子!

本党分子也未必可靠。

你为什么要竟选国大代表!你居心何在? (负气的)作生意作腻了，也想买个官作做! 官是你做的?

是呀，政府的事，用得着你管?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作生意的好，不然，明天我就 派人到你银行里查账!

你们去查吧，那个银行好在是孔院长开的!

马 康 钱 马 钱 康 钱 康 钱 康 钱 马

**玛** **瑞**

孙 玛

孙

(同时)什么,孔院长?!

(冷笑)哈哈哈，这年头，要没有后台，敢竞选代表! (看见风声不对)何必呢，老兄，你有了钱的人，争这 个代表干吗?也留碗饭给人家吃吃!

这还像话!

这么,你老兄让步了?

我不能让步，我已经花了几百万下去了，不能赔本。 我是作生意的，有本必有利，本利都没回来，让步，笑 话 !

(进一步威胁)要是你坚持的话 怎么样?—

有榜样在那里，当心你的脑袋! 啊 ? —

(门外又一阵敲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可以进来 吗?")

(一阵风似的，吹进来手捧一束鲜花的女性。)

(厌烦的)玛瑞，怎么又碰到你了!跟屁虫，走到那 儿，跟到那儿!

那位是孙镇长! 我 —

(直奔孙，旁若无人)我叫玛瑞，是新运妇女促进会的 常务理事，您当然知道我们这个机关，是蒋夫人领导 的!黄仁霖黄先生就是我们的总干事，因为你在抗 战期间，坚持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有功党国，所以，所 以吗，黄总干事特别要我来给你献花

(不免惶惑)这个，这个 请你问我太太，我的太太

**玛** (有些尴尬，但立即一笑)自然哪，你对党国立了这么 大的功，太太的督导有方，也是个主要原因，这也可 以看出女性的伟大，所以，所以吗，这次国大代表，非 选我们女性不可，孙太太，你说是吗?

冯 (早有所不悦，这时便冷冷的)什么太太，太太的，封 建死了，你叫我冯小姐好了!

玛 (聪明的人立刻领悟到自己走错了路，辞锋一变，立 刻便对症下药起来。)你知道，冯小姐，蒋夫人很关心 咱们妇女的幸福，(感情的)夫人就象一盏灯，她领导 我们走向光明!冯小姐，夫人的意思，是只有咱们女 性，才有资格做国大代表，只要我当选了代表，我一

定介绍小姐到新运会工作 — 冯 呦，我能做什么工作呀!

玛 什么宣传礼义廉耻呀，什么招待盟军哪，工作多着 呢，你一定能够胜任愉快。而且蒋夫人就是我们的 领导人，蒋夫人她——

康 吹什么牛皮，蒋先生还是我们的校长呢!

钱 这话不假!不是兄弟说大话，孔院长的舅舅的外祖 父的堂房妹子是我的姨妈的表姐的姑母，所以论起 辈分来，我跟孔院长是中表弟兄!这是尽人皆知的!

马 我是立夫先生的人，立夫先生和蒋总裁的关系，诸位 当然都晓得!想做官的话，就得选我!

玛 我的名字都是蒋夫人起的!她爱我就像她自己的女 儿一样!

钱 孔院长是蒋主席的大舅子，我是孔院长的表弟，这层 关系，我不说你们也明白，我其实是蒋先生的小舅

子 !

**玛** **蒋夫人是蒋先生的老婆，蒋夫人爱我，所以蒋先生也**

爱我，他还握过我的手呢!

康 握手算什么,我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老人家亲手打 了我一巴掌。打是亲，骂是爱，他要不疼我他就不会 打我，茫茫众生，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打别人，偏偏打 我?可是他不打我他去打谁?这儿，这儿，就是打在 这儿，诸位请欣赏欣赏——(他手指面颊，在众人面 前走了一遭)看见了吧!

冯 (当他走到面前的时候，她摸了他一把)到是比别处 光一点!

康 (得意的)自然哪，他要是不拿我当儿子待，他会亲自 动手打吗?

玛 这算什么,蒋夫人还天天跟委员长睡觉呢! 马 (冷冷地)也不一定!

钱 (走进一步)我早已通知诸位啦，我是他的小舅子! 玛 千真万确的，他拿我当女儿待!

康 我可已经举出证据，证明我实在是他的儿子! 钱 (生气的)我是小舅子!

康 (也生气)我是儿子比你近! 玛 (大叫)我是她亲生的女儿!

(于是乎乱成一片：只听见“我是小舅子”,“我是儿 子”,“我是女儿”的吵闹声。)

马 (忽出奇想，登至高处，巨吼一声，)美国人是我亲爸 爸 …… (果然这一声生了效，群猴哑然)我的亲爸爸

就是美国人，这你们总没的说了吧! (众默然有顷，马洋洋自得。)

康 (无可奈何的)看不出，阁下到是个杂种啊!

钱 (余怒末息)这么着，孙镇长，投我的票，咱们现钱交

易，我出你十万—

马 (立刻接下去)十五万! 玛 二十 一 万!

康 二十七万五千! 钱 四十万!

马 (冷冷地)四十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块五毛!

康 四十万五千! 玛 八十万!

钱 一百，他妈的一百万! 玛 一百一!

钱 一百二，娘卖戾，老子索性加到二百万!二百万!怎

么样?

(众默然)

冯 二百万就二百万吧，有什么法子呢!

康 (犹图困兽之斗，急忙签了一张支票)这儿是张支票， 表妹，你先拿着。

马 支票多麻烦，我这儿付现款。(他一捆一捆的从皮包 里掏出来。)

玛 我付金条!这年头法币一天一个行市，比草纸都不 如，金条，保险!

钱 他妈的老子付美钞，刮刮叫的美国钞票! 冯 美钞就美钞吧，真难为情死啦!

康 (已经捺不住怒火了)你他妈拿钱买，我告发你!你 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孔家门里的事，把全中国的钱都 刮进你们孔家的荷包里去了!务矢兄，我们联合打

倒他，他妈的官僚资本!

**马** **(也没好气)得了吧，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还冒充人家**

的表哥，什么东西!

康 (大怒)你骂我，你也配骂我?你们CC分子，仅武汉 一处，就发了接收财三十三万万—-

马 你三青团呢，卖鸦片一百七十七箱，你以为我不知道 吗?

康 你们的头子陈立夫是党国的罪魁祸首! 马 你们的陈诚是和尚养的!

康 怪不得你叫务矢，简直是无耻已极!

马 你呢，你那儿是公侯，简直是母猴乱咬!

康 你的姨妈是个尼姑!

马 你的祖老太爷偷过人!

康 你贪污 — 一 马 你腐化—— 康 你——

马 你——

康 (冷不防一个嘴巴)打你个婊子食的!

马 你打人，你—— (二人扭在一团)

钱 打起来了。(他顺手给玛瑞一巴掌，闯了上去。) 玛 (大喊)干什么,又没有惹你!

孙 这何苦呢，自己人，都是同胞，这何苦呢?(躲在角落 上，蹲下。)

玛 (越想越气，跑去抱住冯霞造，哭了起来)欺负一个小 姐呀，啊，啊，啊……

(其时，马务矢、康公侯二人已打成一团。)

(钱小方叫喊，像看足球赛的啦啦队一样，助威。)

钱 打的好!重一点……眼睛上……好……左边……左

边……

(康公侯翻过一个沙发，马务矢扑过去，才要骑在康 公侯身上痛擂，康公侯忽翻起，拔出手枪。)

康 枪毙你!

马 (不无疑惶)你敢!……我……我立夫先生的人 …… 你敢!

康 (犹疑)我 … …

马 (见康公侯犹疑，他的胆就壮了)看你今天枪毙我! 给你，给你——

(康公侯愤然向天空放了一枪。)

(冯霞造、玛瑞惊叫。) (钱小方急跳到桌子上。

康 (悠然，吹一吹枪口，把枪放入衣袋)我枪毙你的灵 魂!

(警察急上。)

**警** **察** 这儿出了什么事?

马 没你的事，我们都是国民党，一个系统的!

警 一个系统，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弄的鼻青脸肿的! 冯 (灵机一动)没什么,他们在闹着玩，耍猴戏呢!

(众人急作猴戏状。) 警 耍猴戏? ……

**——幕徐徐闭**

**故** **乡**

宋之的



人 物

安元振 四十四岁。别号小鞍子，随便什么人，都可

以骑的意思。

安 照 他的儿子，二十一岁。小名“照子”。 徐秀兰 十九岁，过门不到三个月的新媳妇。 一个外乡女人 四十一岁。

**时** **间：**一九四七年春末。 **地** **点：**鲁南地区某村。

景

〔秀兰的新房，房子已经衰败了，但重新修理过。 除堆积的东西以外，——如米仓、破席、乱麻、玉蜀黍棒 子、纺车等等——倒还干净。特别是挂在床上的水红 帐子，以及门上镶红的新门帘，替新房生色不少。床旁 靠墙有木桌，桌上是秀兰学习用的识字课本、钢笔、本

子等等零碎小东西。墙上则挂了她丈夫安照的枪和手 榴弹袋。

夜。

不时有孩子们的哗笑追逐声，和远村的犬吠声起 伏。

〔秀兰就灯前，正聚精会神的缝制什么东西。也许 是因为新婚，也许是想起了什么别的，不时有一丝满足 的微笑，难以捉摸的停留在她圆润的脸上，她轻轻的叹 息，又随即哼起秧歌小调来了：

“国民党啊反动派， 一心一意把国卖； 老百姓啊，遭灾害， 抓丁抢粮割脑袋； 割脑袋。

米来米来多米来 米来多米来。”

(安元振上)

〔他晚饭的时候喝了 一点酒，现在还有点醺醺然； 他的年纪和他脸上的皱纹很不相称，是个干瘪的老头， 腰腿因为多年的风湿病，都有些佝偻了。

**秀** **兰** **爹，还没睡!?**

元 振 睡不着， … … (咳嗽了两声)小照子呢!? 秀 兰 到队上开会去了!

元 振 唔!你今儿个又没去学习!

秀 兰 (轻轻的笑了)他们特别放了我一天假! 元 振 嗯，也是喏!那你还忙什么!

秀 兰 替他上一双鞋，明儿带着。 元 振 人家八路军，还缺这个!

秀 兰 爹不晓得他多会穿，新鞋上脚，没几天，就踢蹬飞了。 这到了队伍上，跑个路舞的，用的着。

元 振 美的他!前两年，在码头上讨着吃的时候，没冬没

夏，那儿见过鞋样子。拾块破乱，披在身上挡过风 雨，就是好的了。

**秀** **兰** 现在他参了军，不同了。爹没见咱那队伍，都整齐着

呢!

**元** **振**自然哪!我也是说说。 ——(又咳嗽了两声) **秀** **兰** 爹这两天怎么又咳起来了。

元 振 唔，到了春天，胳臂腿就不听使唤……秀兰，你看天 是不是要变哪!

**秀** **兰** 变暖和了。打上集湖里就在化冻，爹没见那两棵桃 树都冒“姑朵”了。

**元** **振** 不，我是说怕要阴天哪!怎么这几天，我的腰腿这么 酸呢?

**秀** **兰** E阴天好，下场雨，爹，咱们就可以下湖刨地了。

**元** **振** 唔，刨地，(若有所思的)秀兰! 秀 兰 嗯 !

元 振 (声音有些不自然起来)秀兰哪! 秀 兰 爹，你干什么?!

**元** **振** 小照子回来，你千万嘱咐嘱咐他! **秀** **兰** 嗯 !

**元** **振** 他这一到了队伍上，南天北地的，可万万打听着点，

打听着他妈，到底是死了哇，还是活着! 秀 兰 爹，又难过咧!

元 振 年代久了，小照子他——他早忘了他妈什么样子了，

忘了他妈怎么宝贝他了，忘的干干净净了。

秀 兰 他记着呢，他昨儿个还跟我说来! 元 振 说来!?

**秀** **兰** 他说他要四下里打听妈跟妹妹的下落，他一定得把 妈跟妹妹解放过来!

**元** **振** 难，难，难喽!你想，咱也翻身这几年了，她但要有口

气，爬也得爬回家呀!不知道在那儿做了路倒喽! **秀** **兰** 不会的，爹!咱穷有穷命，妈跟妹妹一定活着!

**元** **振** 一定活着?!

**秀** **兰** 嗯，俺日日夜夜，都想妈跟妹妹是活着的!

**元** **振** 你这孩子心好哇!(稍停，他的老故事又开始了，这 个故事，显然，秀兰已经听过了不止一次，因此，即使 是最细微的地方，都能背下来了。但她，却显得那么 专心的在听着他。)

**元** **振** 那一年，这话说起来有十五年了，也是大春天，咱这 个地界闹春荒 —

**秀** **兰** (更正他)不，是大肚子逼得咱穷人没饭吃!

元 振 唔，唔，也兴那么说。那个年月，俺胳臂腿都还硬朗， 靠种财主的几亩田活命!

秀 兰 (又更正他)不，是财主靠咱们穷人下力活命!

元 振 看你说的!老的下土的时候，使了财主五吊钱，几年 没还上，咱祖上留下来的这几间破草房跟西河沿那 八分菜田地，都出给财主了。还不够人家的利钱。 没法，小伙子有的是力气，只好拚命给人家干，也怪， 就是干死了，一家子也混不上一顿饱饭吃。又赶上 末脚年，缴不上租子，财主要抽地，收房子，真到了吃

没的吃，住没的住，有力气使也没处使的光景了。那 个日子，咱这地界，十有八九都逃荒走了，没法子，只

有这一条下坡道，咱跟你妈一商量，谁知道她，她

秀 兰 她恋家，不肯走!

元 振 可那儿还有家，还有什么家呀!把人都搭上，还不够 人家财主的屑毛沉，可她，她穷有穷讲究，嫌寒蠢，说 了几次，死活也不肯走。那时候，小照子七岁，小桂 子两岁，两个孩子瘦的还没个老鼠大，饿的连哭都不 会了，你说急不急死人，我心里一迷糊，我就——

**秀** **兰** **嗯** **!**

元 振 狠命的捶了你妈一顿! 秀 兰 (不以为然的)哼!

元 振 可我也没法子，我难过，我那儿是捶她，我是捶我的 命，捶我心里的这股冤命呀!夜里两个孩子睡了，她 一直在我旁边抽气，有时候数落一两句，有时候哭一 两声——

秀 兰 她必是骂你啦!

元 振 不，她没骂我，她知道我苦，她不忍心骂我，她——到 了下半夜，我打了个盹，醒了一看，不见她的人，谁知 她妇人家，心性狭，想想实在没活路，竟吊在门外那 棵桃树上了。

秀 兰 爹，别说了。这日子总不会再有咧!

元 振 不，让我说，说说，我心里好过一点。我——。幸亏 那时候桃树小，又发觉的早，救下来了。已经死过一 次，她倒想开了，她答应我走，逃命去。可一家四口， 挤在一起，讨着吃怎么活的了呢?决定分开，我带大

的  小照子，她带小的，就是你妹妹，我往北，她往 南，我们半夜里逃出了家-  因为欠下财主的阎王 债，白天有狗腿子看着我们-  我们走出十几里，到

天亮的时候，就分手了，分手的时候她-  秀 兰 她把身上破夹袄脱下来，盖在小照子身上。

元 振 嗯，嗯，她疼他呀，她宝贝的儿子。我说，你留着吧， 你们娘儿俩也没的用，她说，她们不要紧，小照子是 男的，要我宝贝他，万一的时候，也是我安家的一条 根 — —

**秀** **兰** 爹 !

元 振 当时她就知道我们是不会再见面了，永远也见不着 了。这以后，我带着小照子，东一个码头，西一个码 头，给人家帮工，讨饭，卖糖人，风里雨里，十冬腊月 在水里淌，雪地里睡，始终没敢回来，把身子糟蹋成 这个样子才……才听说八路军解放了咱这地界，才 敢回来，又分了田，又被当作人待了。又给你们成了 亲，又赶得上人家过日子了。可是她呢?她到那儿 去了，不知道倒在那个大路口上喂狗了!

秀 兰 爹，别——说——了!

元 振 可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还狠心的打了她。她起初还 反抗，后来索性一动不动，睁大眼睛望着我，随我怎 么样打，我这个伤天害理的，怎么竟下的去手哇!

**秀** **兰** 这些事不要想它咧，越想越难过。 **元** **振** (颓然坐下)唉!

(这时候，乘了新月在场院里嬉戏的孩子们早已散 了。只剩下犬吠声，时隐时现。有风，在屋檐和树梢 上一阵一阵的扫过。)

**元** **振** 什么,是不是小照子回来了!?

**秀** **兰** (走去望了一下)没有!是风，风吹的门响。 **元** **振** 嗯 !

**秀** **兰** 爹别难过，这明儿个他走了，俺陪爹下湖、推粪、刨 地、拉个犁舞的，俺什么都能干。

元 振 强的你，俺还没老呢!别瞧我这样子，干起活来，三 两个小伙子，咱还是不含糊。老庄户啦，还用的着 你!?

秀 兰 俺也要学着点，改天爹要出个差舞的，咱的地别荒 了。往日，他在家的时候，咱是模范，这少了他，不说 多出几升粮吧，可也不能让人家赛过去，评功的时节 不好看。王存富的互助组，听说要跟咱挑战呢!

元 振 挑战，怕了他!?少了人，少不了力气，他耕三遍，咱 就耕五遍，他耕五遍，咱就-

**秀** **兰** 耕十遍!

**元** **振** 唉，十几年没闹着个锄把子摸，咱心里早就痒的不行 了。这回儿民主政府帮咱发了家，咱还省着他!

秀 兰 爹到底身子骨衰了

**元** **振** (生气的)谁说的，那个说的!? **秀** **兰** 俺年轻力壮的

**元** **振** 年轻力壮，没把势，顶过屁用!

**秀** **兰** 爹，要不然，咱爹俩也挑个战吧! **元** **振** (一惊)你——跟——我挑战— **秀** **兰** 嗯!

**元** **振** (也是赌气)好，说你的!?

**秀** **兰** 我 —

(安照上)

(这个新参军的青年，因为才在会场上受到了鼓励， 所以回到家里，还有点儿兴奋。)

**安** **照** **爹** **!**

元 振 唔，回来咧!

安 照 回来咧，爹，怎么,又 —

元 振 没有，没有。(掩饰的，也是不愿意在临别的时候，教 儿子有所牵挂的意思。)嗯，我和秀兰，正在这儿打

谱，你走了以后，她要跟我挑战呢! 安 照 挑战!?

元 振 她要跟我这个老把势赛一赛!哈哈，嘿嘿!

**秀** **兰** 俺想了，还是不跟爹挑战的好，俺又没把势，爹再小 心眼，不肯教俺，俺不是要落后了吗?

**元** **振** 哈哈，哈哈，你知道就好!(知趣的，也是疼儿子的意 思。)什么时辰了!?

安 照 三星打横了!

元 振 该歇着了，明儿还得起五更呢。歇着吧，秀兰也别做 营生了!

秀 兰 俺已经上好了!

元 振 哦，嗯……嗯，……(站起来) 安 照 爹没有什么吩咐咧!?

元 振 没——没有，到了队伍上，替我跟首长问好，想着咱

从前那些苦日子，别落后，别给你爹丢人! 安 照 知道咧，爹!

元 振 歇着，歇着吧! (蹒跚着下。)

安 照 (和秀兰相视一笑)又哭咧!?

秀 兰 嗯!要我嘱咐你，到了队伍上，天南地北的，千万打

听着妈的下落!

安 照 老人家真是，人生地不熟，没名没姓的，那儿打听去! 秀兰 你明白就是了。讲了八百遍的老故事，又翻了一遍。

今儿给你送行，喝了点酒，越讲越难过，连俺心里也 酸酸的!好容易俺拿话引着，引上他的性子来，这才 好 了 点

安 照 (望着她，忽的想起一件事情来。)A,忘了! 秀 兰 你干什么!?

安 照 俺去告诉爹一句要紧的话! 秀 兰 来!

安 照 嗯!

秀 兰 不许去!(害羞的笑了)还不知道是不是呢? 安 照 是的，我问了东头大嫂子，她也说是的!

秀 兰 瞧你，又到处去讲!(撒娇的)不来咧!

。 安 照怕什么,大嫂子也不是外人。她说，你是头胎，可逞 不的强，得好好照扶呢!

秀 兰 俺懂! 安 照 你懂!?

秀 兰 前个，俺妈来的时候，俺问过她了!

安 照哈，你到偷偷的—

秀 兰 (发急的)嗯，不许说!

安 照 那你还要跟俺爹挑战，你不知道俺爹，连俺都不敢惹 他，干起活来，真像牛似的!

秀 兰 俺逗他玩的!(把鞋拿给他)你试试看。 安 照 不用试，俺的脚你还不晓得。

秀 兰 急急忙忙的，也许紧了点，你试试! 安 照 (试鞋)顶合适!

秀 兰 爹说，你们跑码头的时候，你连个鞋样都没见过。 (好奇的)你那时候什么样子!?

安 照“大爷爷大奶奶给口饭吃吧!”“滚开!臭死啦!”就这 个样 。

秀 兰 (用鼻子闻了闻) 安 照 干什么!?

秀 兰 顶香吗! **安** **照** 你——

**秀** **兰** 这到了队伍上，早晚有空，要常捎个信来—— **安** **照** 要没空呢?

**秀** **兰** 没空就滚你的蛋! 安 照 急咧，急咧!

秀 兰 这么着，俺跟你打个谱吧! 安 照 打谱!

秀 兰 嗯，你走了以后，俺一集要纺一斤线，织半个布，识五 十个字，勤查哨，春耕的时候，俺一天要推五车粪，刨 半亩地，开四亩荒—

安 照 又来咧，又来咧!不是早跟你说，要好好照扶吗? 秀 兰 那就开二亩荒好不好!

安 照 刚刚开会的时节，农救会长讲咧，俺走了以后，俺村 的互助组要代咱耕—一

秀 兰 (不满意的)咱又不是没有劳动力，为啥要人家代耕



安 照 不是说咧，爹是个病人，你又——

秀 兰 (发急的)俺怎么样，俺怎么样?俺们也开会咧，这如 今打老蒋，咱庄的劳动力不够，春耕的时节，俺们要 起带头作用!

**安** **照** 瞧你今儿怎么咧，好好拉呱，动不动就起性子!

秀 兰 (沉默了一会)你这到了队伍上，早哇晚的，自个儿当 心，对同志们要和气，宁肯自个多吃亏，别叫同志们 憎嫌。立功的时节要争，评功的时节让，你从小那心 口疼的老毛病，更要小心留意，睡觉的时节盖好肚子 别受了凉，要自个儿疼自个……

(忽然伤心，眼里流泪，索性伏在桌子上呜呜的哭起 来了。)

安 照 (暴躁的)又哭，又哭!你这个样，俺走了，教俺怎么 放的下心呐!?

秀 兰 (抹着泪)俺哭俺的，你走你的!俺又没扯你的腿。 (越想越伤心)总是老蒋这个狗禽的，不让人好好的 过，你说，你当了同志，你打下了什么谱——

安 照 俺呐，俺先要听你的话—— 秀 兰 嗯 !

安 照 好好练武，练的一枪一个，不浪费子弹—— 秀 兰 嗯 !

安 照 对同志们团结，和气，帮助 **秀** **兰** 嗯!

安 照 受伤的时节不喊疼——

秀 兰 你不会受伤的，俺从来不想过你受伤，你就一定不会

负伤!

安 照 立功的时节要争，评功的时节要让— 秀 兰 嗯 !

**安** **照** 睡觉盖好肚子—— 秀 兰 嗯 !

安 照 上级的号召，要百分之百的完成，不打折扣，不推托，

不胆小— **秀** **兰** 嗯!

**安** **照** 打死一百个反动派，替咱老百姓报仇——

**秀** **兰** 你要捉活的。那些当兵的，也都是同咱苦命人，没法 子，被老蒋逼的—

**安** **照** 那就捉一百个活的好不好? **秀** **兰** 好!

**安** **照** 此外，此外没有什么了!

**秀** **兰** 嗯，不，你还要做模范，做英雄模范 **安** **照** 好!

**秀** **兰** 有你们这些英雄模范，咱老百姓就放心了! **安** **照** 为什么?!

**秀** **兰** 因为有你在那儿，你们在那儿，老蒋一定会打死，一 定会打垮的!!俺一想是你们在打，不是别人，俺就

放心了!! 安 照 哈哈!

**秀** **兰** 俺呢，俺就在家里好好生产，管家，想着你，念着你，

疼着你，爱着你，打胜了回来—— **安** **照** 怎么样?

**秀** **兰**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两人都兴奋的笑了!)

**安** **照** 你听，外头狗怎么这么咬法!

(果然有狗的狂吠声) **秀** **兰** 雄狗，就是这么惹厌!

**安** **照** 俺刚刚回来的时节，黑地里像是个人一晃过去了，我

急急忙忙的没留意，别是— **秀** **兰** 深更半夜的，别疑神见鬼了!

(又是一阵狗吠声，仿佛扑什么东西似的!) 安 照 我去看看!

秀 兰 当心，把枪背上!

**安** **照** **好!**

(安照把枪压上顶膛火，下。)

〔稍停，听见安照的吆喝声，“花儿花儿!” 〔狗仿佛不甘心似的停止了。

〔安照厉声喝问：“谁?!谁?!”

〔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赶路的!”

〔安照的声音：“你是那个!!”

〔女人的声音：“我，外乡回家的!”

**秀** **兰** **真有人!**

(她顺手提了个手榴弹，跑下。) (稍停，安照上。)

安 照 进来，进来。(等了一会又把头伸出去。)怎么不进 来，院子里望什么!?进来呀!

〔女人的声音，惶乱的：“没什么,没什么!” 〔女人上，稍后，秀兰也跟着进来了。

(这个女人简直不能使人辨别她的年纪，身上的衣服 仅足蔽体，蓬头垢面，神情惶惑，手里提了一个篮子， 里面装了些只有在垃圾堆里才能找到的东西!)

女 人 (茫然的向屋里望着，望着那水红色的帐子，也望着 那新泥起来的墙!)

安 照 你这个娘们，是怎么的，深更半夜的，在俺门外串什 么,教你进来，你怎么还在院子里张望?!

女 人 … …

安 照 (发急的)问你话，又不讲，你到底是傻子，是疯子，还

是一—

女 人 (如梦初醒)哦，少爷少奶奶，得罪了! 安 照 咳，又来了!咱根据地里，没这一套!

女 人 唔，没这 套! **秀** **兰** 你到底干什么的?!

**女** **人**(惶惑)我——我回家的! **秀** **兰** 你的家在那儿?

**女** **人** 我的家吗?——我的家?——(望望他们又望望这

房子)我没有家了! **安** **照** 真莫明其妙!

**秀** **兰** 你的家到底在那儿，告诉俺，俺好送你回去! **女** **人** 你这庄子不是叫——

**秀** **兰** 叫徐大海庄! **女** **人** 哦，徐大海——

**秀** **兰** 你怎么不知道俺徐大海，俺徐大海是有名的抗日英 雄，周围几百里，没人不知道的!

女 人(衰弱的)错了，错了! 安 照 (没好气)什么错了!

女 人(更衰弱)哦，对不起，我是远路的人!

秀 兰 (好心的)我看你很累了，你先坐下歇歇吧! 女 人 (也实在有些不能支持)歇——歇——

安 照 (向秀兰)好人还是坏人，我看跟她也搞不清楚，不如 把她送到村公所去吧!

女 人 (着慌的)哦，不要送我到村公所，我不是个坏人，我 不过是个穷要饭的!

秀 兰 (也有怀疑向安照)喂，你看，会不会是反动派派来的 “那个”?

安 照 管他是不是“那个”,送给政府再讲!

女 人 (恐慌)哦，不，不，不，好少爷，修修好，我穷是穷，可 没做过坏事。少奶奶，可怜可怜吧，少奶奶!(激动 的)我不过是老了，衰了，没志气了，想回家了，想 (更激动)我也有过家的，有过儿女的，有过象你 们这样的家，家门口也栽了两棵象你们这样的桃树，

可恨它太小，小得连人都吊不死的—— 安 照 不管，来，秀兰，先搜搜她!

女人(惨叫，躲避)不，好少爷，我不能再坐牢了，我再坐牢 就要死了，要谁也看不见了—

安 照 (冷静的)你原来坐过牢的!

女 人 不是我的错，少爷，是他们嫌我们要饭的碍眼，才关 的，少爷!(跪倒，磕头哭泣)修修好吧，积福积德吧， 少爷!

**秀** **兰** (急忙搀扶)起来，快起来，老大娘，咱根据地里，早不 兴这么封建了!

〔内里，元振咳嗽，问：“吵什么呀，还不想睡!” 秀 兰 没有什么,爹，来了个外乡人!

〔元振：“外乡人吗?好好查查，别是国民党混进来的 奸细。”

秀 兰 是咧，爹!俺们这就送到村公所去!她害怕!

〔元振：“害怕!?也别吓住他。说服说服，咱民主政

府，是不会委屈他的!” 秀 兰 是咧，爹，爹睡吧!

〔元振：“嗯”,咳嗽，无声。

安 照 去吧，老大娘，不要紧的，没听俺爹说咱民主政府不 会委屈好人的!天就要亮咧，你也得睡一睡，咱这儿

也没个睡的地阶，村公所里，都是咱自己人，别怕， (把她的篮子递给她)去吧!?

女 人 (又恢复了那茫然的样子无力的)去?! 安 照 (背起他的枪)你走前头!

女 人 走在前头!?

秀 兰 等等。(急忙拿了两个饼子，塞在她的篮子里。)老大 娘，这个带着吧，俺看你也很饿了!

女 人 谢谢你，好心的少奶奶!

秀 兰 别这么叫，老大娘，咱也是穷苦人! 安 照 走吧!

女 人(向秀兰)一定要去!?

秀 兰 别怕，这是手续。俺明日一早，就去看你!

女 人 (叹息了一声，又望了一眼这屋子，低头向门外走去， 安照在后边跟着她。)

(元振披着衣服上) 元 振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安 照 怎么爹也出来咧!俺这就把她送去咧!

元 振 哭啦，闹的，俺以为出了什么事啦?(望了女人一 眼。)唔，原来是个娘们!你到底干什么的!?

女 人 (一直望着他)我—- 秀 兰 说是回家的。

**元** **振** 回家的?(又端详了女人一眼)唔，秀兰，你忘了，咱 爷们回来的时候，还没她这么整齐呢!咳，那个年

月，咱这地界逃出去的，可夥了去咧! 女 人(越看越像，不禁上去)你——你 — **元** **振** (忽然震动，大惊)你——你是谁!?

(惶乱的扑上去，抓住她)你——你是——(半天只闻

女人的抽泣声。他又离开，端详，又扑上去，不禁流 泪)真是你回来了!

女 人 (哭着)想不到还能活着见着你呀!?

元 振 (忽然想起自己当着儿子媳妇这样动感情有些狼狈， 大声吆喝!)小照子，你妈回家了!讨饭讨了十五年， 她回到家了!

女 人(四处望)那儿是小照子!?小照子他在那儿!? 安 照(早已忍不住，扑在她的脚前。)妈!——妈——

女 人 (抽泣着)孩子，你长了这么大，要你妈还怎末敢认 啦!

元 振 (依旧大声地叫)别哭咧，大喜事，还尽哭干什么!别 哭啦!这是媳妇，年前才过门的。秀兰，你妈回来 了!

**秀** **兰** (凑上去)妈!

女 人 (拉着她)好心眼的孩子! 秀 兰 妈怎么不早说!

女 人 我白天就到家门口咧，看着不像，始终没敢进来，(伤 心)我走的时候，桃树才那么高哇!

元 振 (仿佛赌气似的)它不长吗?孩子都这么大了，树能 不长!

女 人 我始终还以为我的孩子那么瘦，那么小呢! 元 振 糊涂!

女 人 问问人吧，又都说这是徐—

秀 兰 徐大海庄，才改了两年，是纪念那个抗日英雄的! 女 人 进门望望，你们过的又不像穷日子——

元 振 民主政府已经帮咱翻了身，那张穷皮早脱掉了，你还 以为是国民党区呢?

秀 兰 妈，怕还没吃饭吧，我去— 女 人 不，孩子，我现在倒不饿了!

安 照 妈，你怕冷了吧!秀兰拿件衣裳给妈穿!

秀 兰 (随手拿了一件给她披上)妈先将就穿吧，等明儿个 给妈做两件!

女 人 哦，不，不用——

秀 兰 俺自己纺线，自己织布，自己的针线，妈，不费事的! 女 人 (又伤感的)自从离开你妹妹，我就一个亲人没有了，

现在真像梦似的!

安 照 (忽然记起)妈，妹妹呢! 女 人 你妹妹!?

元 振 是呀，小桂子呢? · 女 人 她 — —

元 振 她那儿去了!?

女 人 她——她被——我——卖了! 元 振

啊!?

安 照

女 人 十三块钱，把我的宝贝孩子卖了。跟你分手以后，要

了一年饭，好容易找了个人家帮工，又嫌我带了个孩 子，撵出去了。我们娘儿俩又混了几年，孩子八岁 了，就有个要饭的，劝我把孩子卖了。我怎么也不 肯，后来实在没的吃，孩子也哭着跟我说：“妈妈就让 我去吧，我走了，妈得几个钱，也许还能回家—— ” 我，我——

安 照 你以后就再没有看见她?

女 人 我怎么也舍不得丢下她走，又想，就是回家，又拿什 么脸儿见你爹呢?后来我们又偷偷会了几面，有 一

次被她的主人捉住了，把她打了个半死，说我偷了他 家的东西，送到牢里关起来了。——我，我以后再没 见过我那苦命的孩子!

安 照 (痛苦的)妈!?

元 振 (大声的)听见了吗?小照子，你听见了吗?这都是

那国民党大肚子，把我们逼到这地步，我们刚有一点 容身的地阶，他们又要来打，又要来打，又要来害了 ——(忽然支持不住，大哭起来)我那苦命的孩子，你 在阎王殿里怎么受啊!?

女 人 我不是人，我把我亲生的宝贝，卖了十三块钱 我

秀 兰 妈，这不怪你，这——

(鸡叫了。)

(有曙光，朦胧的从窗角掩进来。) 安 照 (定了定神)爹，天亮了，我要走了!

女 人 走，你那儿去?! 秀 兰 他今天出发，妈!

女 人 出发，我刚回来，你出发到那儿?! 秀 兰 他参军了，今天出发，打反动派去!

女 人 打反动派，打——

秀 兰 就是参加咱八路军!

女 人 (大惊)那不是当兵吗?你，孩子，你真的去当兵吗? 安 照 是的，妈!

女 人 (惊惶，莫知所云)你，你怎么这么忍心，你——(向元 振)你竟让他去——

元 振 (生气的)难道你竟高兴那些反动派来吗?让那些逼 我们分别十五年，讨饭，受气，连女儿都卖了的大肚

子再来喝我们的血吗?(大不满意)娘们见识， 一回 家就扯腿!

女 人 我 —

安 照 妈，我不是去当兵，我是为了保卫你，保卫他，保卫所 有这些老百姓，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妻离子散， 卖女儿，才去作战的!为了你，为了他，为了我们所 有老百姓要像个人似的活着，我才去作战的，妈，你 明白吗?

女 人 啊 ! 啊 —

元 振 用不了几天，她就明白的，讲什么,废话!!

〔鸡声乱唱。

〔集合号起了!

秀 兰 集合了，等等我!(她急忙的下)

安 照 妈，我走了!你刚刚回来，我按理是不该走的，不过 反动派来了，我们就更见不了面。有秀兰在家里，她 会陪你的!

女 人 (流泪)好，孩子，我也不懂，既然应该去，那就去吧!

〔集合号响彻云霄。 〔天更亮了。

〔秀兰上，换了新衣服，束了腰带，她始终还是秧歌队 的领袖，因为送丈夫，所以更有精神!

秀 兰 快走吧，要迟了!

安 照 爹，我走了!家里家外，就全靠你了!

元 振 放心，放心!你媳妇嘛?(向秀兰望了一 眼)放心

吧!!

安 照 (忽然想起)哦，又差点忘了，妈回来了更好。爹，秀 兰不能多劳动，她已经有两个月身子了!

**元** **振** **啊!**

**安** **照** **两个月了!** **女** **人** **哦** **!**

元 振 (埋怨)你怎么,媳妇有了身子，也不早说! 秀 兰 (嬉笑的)走吧，走吧，你可要迟了!

〔她第 一个跑下。

〔安照，元振，女人随之。

〔与集合号相配合，台后响起了秧歌队的歌声。

“国民党啊，反动派， 一 心一 意把国卖；

老百姓啊，遭了害， 抓丁抢粮割脑袋；

割脑袋 …… ” 〔歌声渐远。

**(幕闭)**

**放下你的鞭子** **独幕剧**

一 群戏剧家



人 物

卖艺汉- 五六十岁。 香姐——十七八岁。

青年工人——二十左右。 小伙计 十四五岁。

观众甲、乙。 其他观从。

**时** **间：**下午五点以后。

**地** **点：**郊外广场或舞台。

〔开幕时锣鼓声震天，卖艺汉在中央敲锣，小伙计敲 鼓，香姐站在一边， 一会儿锣鼓声停，卖艺汉说江湖 白 ：

小小刀儿转圆圆，(敲一下锣鼓，以下每句说完时均 同此)

五湖四海皆朋友， 南边收了南边去， 北边收了北边游。

南北两边皆不收， 黄河两岸度春秋。 不是咱家夸海口， 赛过乡间两条牛。

光说不练，(小伙计应：嘴把戏) 光练不说，(小伙计应：傻把戏) 说着练着，(小伙计应：真把戏) 伙计打家伙。(锣鼓声一片)

汉 子 开了场子，就叫我这姑娘来唱只小调吧。我的姑娘 是我去年从苏州买来的，长得标致，穿得漂亮，手能 耍十八套武艺，嘴能唱南腔北调。现在先叫她来唱 一个吧!(高声)香姑娘!(女应：嗳)过来、过来、来， 唱一只小调儿，让帮场子的老爷先生们开开心腔儿， 嗯——唱个什么呢?嗯——唱只新派的小调《毛毛 雨》吧。我来拉琴。

〔香姐唱完一曲，观众叫好声不绝。

汉 子 不算好，不算好，好的还在后面呐。我姑娘聪明伶 俐，自从把她带到了上海来以后，她马上把这些新派 的小调什么《毛毛雨》呀，《妹妹我爱你》呀，都学得顶 刮刮的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了，如今正是国难当 头，还尽唱这些个怪肉麻的调调儿真有些不对劲儿。 现在咱们大中华民国给东洋小子欺侮得可怜，老百 姓又逼得连一句气话都不给讲。咱们虽然是走江湖 的，可总也有一点儿爱国的心眼儿，除非他奶奶的小 舅子昧了天良去当汉奸。所以我就把亲眼看见的事 情编只小调来唱唱，叫做《九一八》小调，听得懂，容

易学，希望老爷先生小哥儿小娘儿们，把这些小调儿 放在嘴边上，没事就拿出来唱唱，也算咱们把东洋鬼 子欺侮我们的种种是记在心头上的。好了，闲话少 说，唱起来吧!(汉子再拉完过门，女不接着唱，故作 不理状)唱呀!怎么?忘了吗?好，从头来，从头来。 (汉子再拉过门，女仍不唱)唱呀，干吗不唱?(女转 过头去，汉子如有所悟，向观众)哦，我知道了。这俏 头呀皮得很，又想买点花呀，小手巾儿呀，打扮打扮， 嗯，敢请老爷先生们先赏几个子儿吧。(观众掷钱) 谢谢。(作揖，小伙计帮忙拾钱、作揖)谢谢。东边先 生们来十个子儿吧。(东边观众掷钱)还有三个，三 个。(东边观众掷钱)西边先生们也来十个子儿吧。 (西边观众掷钱)还有四个，二个， 一个。多谢多谢。 (向香姐)香姑娘呀，瞧，老爷先生们多够捧你的场子 呀，钱不少啦，唱吧!(汉子拉《九一八》小调)

香 姐 (唱)高梁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 (唱

完二段，唱第三段高音时忽然咳嗽，观众骚动) 甲 嗓子不够，怎么没唱完就停了?

乙 走吧，骗钱的玩意儿，没有什么好看。 〔观众纷纷欲走。

汉 子 诸位，别走别走，看得好，多舍几个子儿；看得不好，老 腿站稳，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古话说得好：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大家都得帮点儿忙呀!这 丫头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们就让她来个别的 玩意儿吧，包管诸位先生满意。(装作滑稽的样子向

香姐)香姑娘呀!刚才唱得好好的，怎么断了气了呢! 香 姐 (少顿，故作媚态)瞎说，人断了气还能做玩意儿吗!

提不起劲儿来呀!

汉 子 (向观众)诸位听见么?我大姑娘说：(学腔)“提不起 劲儿来呀!”哈哈哈哈，这算什么话?怕老爷先生们 不赏钱吗!唉，姑娘，咱们要饭吃，老爷先生们要看 戏，做得不好，挣不到钱，来来，现在也别唱啦，来几 个鹞子翻身的把戏，向老爷先生们讨一个情。(汉子 在一边打锣，香姐勉强支起身体，一转身，倒在地上。 汉子暴躁，持鞭子走向女，一下)来呀!

〔女无声，汉子连续用鞭子抽打。观众忿忿不平。 甲 他妈的，手段真辣!

**青** **工** 岂有此理!

汉 子 (少顿，睁视)来呀!(又一鞭)

青 工 鞭子放下来!(挺身欲前，为左右两人所阻) 汉 子 请你少管闲事。(怒)

青 工 我偏要管!(一跃上台)快放下! **汉** **子** 是我的姑娘，用不着谁来管。

青 工 我们都是一样穷苦的人，用不着谁来欺侮谁。

**汉** **子** 在这世界上，谁能养活她，谁就有权利使用她。朋 友，你年纪轻轻，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哩!

青 工 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吗?在这世界上不应该有 这种人吃人的道理!

**汉** **子** 什么?“不应该”,“人吃人”,我可顾不到这许多。 (汉子又举鞭子欲打)

青 工 放下你的鞭子! 汉 子 办不到。

〔观众乱叫：“打呀，打这不讲理的老头子!” 青 工 我偏要你办到。

〔两人扭在一起，打了起来，鞭子掉在地上，青工叉住 汉子的喉，推倒在木箱上。观众叫好。

青 工 你说，你还敢用鞭子打人么?

甲 叫他说，再敢用鞭子打他的姑娘么?

〔汉子不应，直瞪着两眼发痴，惊泣着的香姐走近青 工。

香 姐 好先生，请你放了他吧!

青 工 这畜生，我非教训他一顿不可。 香 姐 请放了他吧，这不是他的错。

青 工 不是他的错!这样狠毒的用鞭子打你! 香 姐 (悲伤)是的。

青 工 他把你当作畜生看待，你还替他说好话。 香 姐 不是说好话。

青 工 (放开手)这怎么讲?姑娘，我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呢?可以让我们探听一个仔细么?(稍顿)他为了要 挣钱，把你买了来?

香 姐 不，他是我的爸爸。

青 工 是你的爸爸?怪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狠毒的爸爸，用 鞭子打他的女儿。

香 姐 这是我可以原谅他的。

青 工 你可以原谅他?为什么?

香 姐 他也是没有法子呀!肚子逼着他这样干的。 青 工 肚子逼着他这样干的?

香 姐 是的，咱们有两整天没有吃一个饱啦。

青 工 为着肚子饿，就鞭打自己的女儿，这不是人干的。

香 姐 先生呀!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任怎么样也不会懂得 挨饿是怎么一会事的。你知道，饿得慌的当儿，那种

疯也似的心情哪! 青 工 唔。

香 姐 我小时候，简直不懂得有饥饿这会事，那时候我多么 爱那些小猫儿呀!小白兔呀!有一次隔壁的王麻子 错把我养的那只小白兔打死了，我就哭了一整天，人

家都说我这小姑娘的心眼儿好。 甲 这小姑娘的心眼儿，可真不错。

香 姐 可是这一年来，在我饿得慌的当儿，我一见人家养着

的小猫、小白兔，我就恨不得生吞活剥的吃了下去。 乙 这可了不得，你从前那种好心肠呢?

香 姐 没有饭吃的时候，还顾到什么好心肠呢?这种心境， 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会懂的……先生，这种生活我 们已经过了五年了。

青 工 没有饭吃，真是可怕!可是谁叫你们弄得这般田地 呢?

香 姐 谁?谁叫我们弄到这——这般田地? 青 工 是呀，谁叫你们弄到这般田地的哩!

香 姐 东洋鬼子呀，可恨的东洋鬼子，夺了我们的家乡，抢 了我们靠着活命的田地。最可恨的，我的妈也被他 们杀死了。(掩面哭)

青 工 那么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呢?你们是从关外逃来的 吗?

香 姐 是的，我们的家就在沈阳，先生，你们不记得“九 ·一 八”吗?(回忆)噢，说起来已经六年了!就是六年前 的今天，日本兵开到沈阳，那儿十几万的中国兵说是 受了什么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于是就留着我 们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在那儿受苦。

**青** **工** (气愤地)他妈的!(转过气来)后来你们怎么样呢? **香** **姐** 后来我们每家还捐了三块钱，他们说送点钱给东洋

人，他们就不会来糟塌我们了。其实你就连全部家 产交给他们，还是要你的命。我们觉得日子实在过 不下去了，父女两人就逃到乡下去。可是后来，他们 连乡下也住下了大兵，把乡下人欺侮得简直不能过 日子，于是就逃的逃，不愿意逃走的，就大家合伙儿 干了义勇军。这样一来，乡下可更没有太平日子过 了，我们也想着，这样子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我 们也投了义勇军和这些鬼子拚了吧；可是我们俩老 的太老，小的太小，怎么中用呢?

**青** **工** 你们就这样逃到南边来，靠着玩把戏过日子么?

香 姐 不，那时候我们哪儿有钱到上海来呢?我们想也许躲 一躲，等那些鬼子兵走了，我们可以回去过日子的。 谁知道我们逃到关里，他们又跟到关里，我们空着两 只手，又没有亲戚朋友，叫我们到哪儿去找饭吃?幸 亏咱们家乡唱小曲子玩把戏是谁也懂得一点儿的，父 女两人就到处流浪，卖艺过活。可是在这年头儿，闲 着看把戏的人也少，加之我又不内行，拚着命也挣不 到一个饱，这样漂流了五年，也就没法使起劲儿来讨 观众们的欢心了。可怜的爸爸，为了饥饿所迫，时常 暴躁使气。可是在从前，他是我慈爱的爸爸呀!我一 点怨恨他的心也没有，因为我懂得挨饿是怎么会事， 我感到他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的身上更难过。

青 工 真是，听了你的话也觉得很伤心。(自悔卤莽)这样 说，我是错打了人了。

汉 子 (破声而发狂似的打自己的头)你没有错，你打得对。

**青** **工** **打得对?**

汉 子 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不应该打一个可怜的女孩 子。而且她还是我自己的女儿呢!对的，不提起来， 我几乎忘了：我曾经是她的亲爸爸；我曾经爱过她当 作宝贝似的。唉，真要命，我疯啦，怎么的，怎么,我 怎么会下这样的毒手鞭打我自己的女儿呢?我疯 啦，是我亲手扶养长大的，也跟我一样受苦的女儿! 怎么,怎么我刚才一点也没有想到呢?好，你打得 好，我实在不是人，我现在才感觉到伤心悔恨了。

(双手掩面而哭) 香 姐 爸爸!

汉 子 香姐呀!我的好女儿! 香 姐 别伤心吧，爸爸!

汉 子 你能原谅我么?

香 姐 我原谅你的。爸爸是没有办法，为了要吃饭。

汉 子 是的，为了要吃饭。咱们饿了两天啦!我对不起你， 我不能象个父亲的样子照顾你，扶养你，可怜的女儿 呀!

**香** **姐** 爸爸也是可怜的。

汉 子 你瞧，象咱们地主张三爷，他们家里有的是钱，什么 大小姐、二小姐，还有他妈的三小姐，从小就穿得好， 吃得好，娇生惯养，长大了起来，又送到上海什么洋 学堂里去念书。其实念什么书。天天弹洋琴，唱洋 歌，什么116375啦，还要跳洋把戏啦，嘻嘻哈哈的。 我想，我假使能够也替我的独生女儿香姐积点钱，让

她象小姐们一样的快乐享福的。 香 姐 我不会忘了爸爸对我的好意。

汉 子 是的，我曾经想积一点钱，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 点，要我的女儿也象小姐们一样的去念书快活；可是 这般可恨的东洋兵弄得我们家破人亡，性命都几度 保不住了。

香 姐 爸爸的苦处我是知道的。

汉 子 (痛苦地)最可怜的是你的妈，她活着没有过一天好

日子，连死也死得那么可怜…… 香 姐 (哭泣着)爸爸，爸爸。

汉 子 而且我现在还发了疯，把你当作畜生，打你骂你，想 从你的身上榨出咱们的饭来!天哪，怎样的，谁使我 疯的呢?

香 姐 爸爸，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了家乡，没有饭吃呀!饿肚 子不单是摧残了我的身体，连我们的心也都染黑了。

汉 子 好女儿，你说得对，没有家乡，没有饭吃，才使我疯 的，咱们俩个都是可怜的。(深思)咱们要做人，要象 人的样子活下去，可是马上给我们饭吃呀!有家不 能回去，没有田耕，没有工做，象野狗似的，叫我们怎 么做人呢?

青 工 那你去怨恨谁呢?

汉 子 人家都说这是我的命不好，我的命不好?也许是的。 青 工 命!不要相信什么命!谁给你这个命的?

汉 子 天哪!

青 工 天，你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你刚才不是 说过吗?把你们从家乡赶了出来，弄得你们有田不 能去种的是谁?使你们家破人亡，挨冷受饿的是

谁?——这都是人干出来的。 甲 对呀，阿根说得对。

青 观 汉 青 汉 香 汉 香 青 汉 青 观 青 汉

工 众 子 工 子 姐 子 姐 工 子 工 众 工 子

我告诉你们，使你们挨冷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 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

不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汉奸! 先生的话固然不错，可是叫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是的，咱们穷人一碰到什么意外，就象你们一 样的不知道怎么办了。穷朋友，咱们“不打不相识”,现 在既然在这儿碰头了，咱们就得一伙儿去，向压迫我们， 剥削我们的人算账去——这才有我们的生路!

孩子，记着，要打倒那些吃人的东西，才有生活。 是的，我们要象人的样子活下去!

可是叫我们拿什么去打倒他们呢?

你要打倒他们，(拾起鞭子)你应该用你这个武器，我 们是有我们的武器的，就是空着两只手，拳头也是我 们的武器呀!

这有什么用?人家有的是飞机大炮呀!

只要大家能齐心，团结起来，这力量比什么都大。 对呀!大家联合起来，一齐去打倒我们的仇人!

你看，这都是我们的伙伴儿，等一等我们请你们上馆 子里去吃点心，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和你讲哩!(向 观众)现在我们大伙先来帮帮这位朋友的忙。(自己 先摸出一把铜子儿，丢在铜锣里，观众也丢钱)

慢着，慢着，今天小子承你们先生的好意，打得我清 醒了过来，告诉我团结大众的力量去找我们的生路， 小子真是感激不尽哩!还要再花你们的钱吗?笑 话，笑话。好吧，今天我真痛快极了，我们大家来乐 一乐吧!凭我这几根老骨头，玩几套玩意儿向各位

**献献丑，算是报答诸位老大哥的好意!(向伙计)伙**

计，打家伙!

**——锣鼓声中幕闭——**

**介** **绍**

瞿新华 史美俊



人 物

朱兰——女，45岁，工人。

何 琛—女，25岁，朱兰的徒弟。

老胡——男，59岁，车间党支部书记。 小 胡——男，32岁，车间党支部副书记。

〔幕启：舞台隔为两部分，左边是车间办公室，两张办 公桌相对紧贴着，桌上搁一架电话机；右边是公园金 鱼廊前的一角， 一块画有各种金鱼的装饰画牌下横 着一条绿色的长椅。

〔天幕上映着工业城市一角的轮廓，晚霞的红光微微 地透到了舞台上。

〔一个烫着波浪型发式的脑袋从办公室的窗外伸进 来，她迅速地“扫”了四周后，往后一招手，又一个剪 着短发的脑袋出现在窗框内。

**何** **琛** (悄悄地)师傅，连个人影也没有，可以行动了。

**朱** **兰** (自信地)这还用说?我早看准了，这会儿老胡和小

胡正在车间那条流水线边上转呢。进去吧。(与何 琛进办公室)

**朱** **兰** 那纸条呢?快拿出来。

**何** **琛** (故意东摸西找)糟了，不知放哪儿去了。 **朱** **兰** (着急地)你这个人真是!丢三拉四的! **何** **琛** 不要紧，我再写一张。

**朱** **兰** 不行!这纸条要是给别人捡去，会被当作特大新闻 传播的。快找找!

**何** **琛** (突然把纸条举在朱兰的面前)在这儿呢!哈哈哈 哈 。

**朱** **兰** (拍何琛肩头一巴掌)捉弄师傅，没大没小!

**何** **琛** (将纸条叠起，欲从抽屉的缝隙往里塞)塞进抽屉，一 级保密!

**朱** **兰** (急忙拽住何琛的手)如果他不开这抽屉，不就误事 了?

**何** **琛** 对了!压在玻璃板下面。

朱 兰 好!(掀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

〔何琛把纸条放入，压好。 〔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

何 琛 嘘，有人来了，快走!(与朱兰急离去，下) 〔老胡上，他拿着一本工作手册，边走边看。

老 胡 (拿起桌上的电话机)喂，请接厂工会……是老沈吗? 我是老胡。我们车间的张子仪已经三十六岁了，这 次结婚户分房，得考虑考虑他了……那好!(按了一 下电话机)请接修理间……小周在吗?你们班李师 傅的老母亲在乡下病得很重，可李师傅还硬撑着不 好意思请事假，这两天他老在办公室面前转来转去，

也怪我太官僚，竟没有察觉。小周，你通知李师傅， 我已经和车间主任商量了，批准他的假期!……好， 就这样!(放下话筒，刚坐到椅子上，发现玻璃板底 下的纸条，拿出一看，不觉睁大了眼睛)嘿嘿，这个 “红娘”太糊涂，找错门了。(把纸条压到对面办公桌 的玻璃板下。想了想，又把纸条拿出来，拎起电话) 喂喂，给我接二金工车间一组……喂，麻烦找一下小 胡……什么?不在。好吧，我自己去找他。(挂上电 话，下)

〔朱兰和何琛复上。

何 琛 (兴奋地)师傅，你看，纸条拿走了!

朱 兰 不知他看了纸条后会怎么想?……小何，事情成功

了，给你记一功。

何琛 那我们快去公园吧。

朱 兰 傻瓜，还早着呢，这下你倒比我还急。

何 琛 去晚了，位置早“客满”了，我选的地方可清静了!

朱 兰 对对，你常给小姊妹介绍对象，那儿你是常来常往，

了解“行情”。哪一天，你有了那位X, 可别到那地方 去，要不我会来侦察的。

何 琛 (娇嗔地)你，你又来了。(和朱兰吵闹着下) 〔老胡拉着小胡上。

小 胡 你要给我看什么重要文件?

老 胡 (拿出纸条)私人性质的。你先别激动，瞧你的手，还 不擦干净。

小 胡 (拿纱团擦干净手，猛夺下纸条，边看边念)“胡书记， 我们想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今天晚上七时整，在隔壁 公园金鱼廊边上等。请你不要见怪，你关心我们工

人，也接受我们工人对你的一点关心吧。” 老 胡 嘿嘿，交上桃花运了。

小 胡 给我介绍女朋友?那好哇!说实话，我也三十多了， 是该考虑了。

老 胡 你看看，是谁给你介绍的。

小 胡 (又看纸条)“……朱兰、何琛。”哦，她们原来和我是 一个班组的，我们挺熟!

〔另一边，朱兰和何琛上，她们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 〔以后两边对话交叉进行。

老 胡 要去，得穿得整齐像样一些，第一面印象很重要。 小 胡 我刚买了件新衣服，马上让它发挥作用。

何 琛 师傅，你说他会来吗?

朱 兰 (自信地)会来的。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谈恋爱， 讨老婆，谁不想?

小 胡 (看了下表)哟，饭也来不及吃了。

老 胡 路上买个面包吃吧。嘿，一到公园，一见面，哪还会 知道肚子饿?!

〔这一边小胡急匆匆下。

〔那一边，何琛故作镇静地看着画报，朱兰来回地注 视着远处。

老 胡 (看着小胡离去的背影，笑呵呵地拿出笔记本翻看 着，忽然停住，自言自语地)朱兰，何琛，正好是她俩 给小胡当介绍人，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奥妙?(拿起 听筒)喂，给我接门卫室……喂，你是老孟吧，看见我 们办公室的小胡出来吗?……刚出大门?那麻烦你 赶快叫他回来 ……

〔片刻，小胡急匆匆返回。以下对话仍交叉进行。

小 胡 老胡，还有什么事?

老 胡 (难以出口地)我，我觉得，今晚的事……得慎重考 虑。

小 胡 (疑虑地)这——为什么?

何 琛 我想，给支部书记介绍对象，总有点不太妥当，弄得 不好，羊肉没吃到，倒沾了一身羊骚臭。

**朱** **兰** 我们不是想吃羊肉，所以也不用怕羊骚臭，我们和支 部书记也是同志关系嘛。

老 胡 要是成功了，两个普通职工便成了你的红娘，群众会 怎么看你?小胡，我明天要退休走了，你是新提拔的 党支部副书记，以后就靠你一个人支撑着了，遇事要 仔细考虑才好!

小 胡 如果是党委书记给我介绍朋友，恐怕没这些顾虑了。

何 琛 我给小姐妹介绍对象的时候，从来不像今天这样别 扭 。

**朱** **兰** 咱们这是在做好事么,你担什么心?

老 胡 我总有点担心，有些工人关心我们，常常是有求于我 们，就说朱兰吧，(翻开工作手册)她血压高，最近提 出过，想调离行车组。那个何琛呢，一门心思想去参 加教育科组织的脱产学习。这里面会不会有些什么 名堂呢?

小 胡 当然，谨慎一些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胡乱猜测，伤了 人家的好心。

何 琛 就算胡书记能理解我们，如果被别人知道，说我们拍

支部书记的马屁，想捞点好处，那多没趣! 朱 兰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别人去乱嚼口舌好了。

老 胡 干部关心群众，顺理成章，可群众关心干部，总有点

……那个。

小 胡 群众就做不到真心诚意地关心干部?我觉得，我还 是应该去，像一个普通工人一样地去赴约会。哦，时 间差不多了。(下)

〔老胡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片刻，老胡觉得还是不 放心，像下了决断似的，一击掌匆匆跟下。

何 琛 (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还不来?……我看他不会来 了 。

朱 兰 要是来了呢?你请客吃雪糕!

何 琛 行!海燕冷饮店，大冰砖、冰激淋，随你挑! 〔一阵自行车铃声由远而近。

何 琛 (眺望)好像有人来了，瞧，在公园门口停自行车呢。 朱 兰 准备迎接。

〔小胡换了件新上装兴冲冲地上。 〔朱兰和何琛大吃一惊，面面相觑。

小 胡 朱师傅、小何，我没迟到吧? 何琛你 … … 你也来逛公园了?

小胡(笑嘻嘻地)你们师徒俩真会开玩笑。

朱 兰 (语无伦次地)不开玩笑，不不，是我们来玩玩的。坐 下吧，我们随便谈谈。

小 胡 随便谈谈?嘿嘿，还卖“关子”呢!

朱 兰 真的，谈什么都可以，比如身体呀，学习呀…… 小 胡 (收住笑容，疑惑地)这……

何 琛 比如还谈谈工作呀。 朱 兰 对对，谈谈工作。

小 胡 (恍然大悟)噢，原来是公园里来谈工作，真让老胡说 对 了 。

〔老胡忽然从花丛中闪出。

老 胡 (为小胡解围)好了好了，你们别为难小胡，有什么事 找我好了。

〔朱兰和何琛先是一怔，转而变忧为喜。 何 琛 原来你是先放个“侦察卫星”。

朱 兰 老胡，我们快坐下说吧。

老 胡 我全明白了，朱师傅，你血压高，领导已经在考虑你 的工作问题了。还有小何，你要求学习，这很好，我 们已经到教育科给你报了名。这本来都是正常的工 作，可你们却把它当成了商品交换，关心别人，是为 了自己得到好处。同志，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啊。

**朱** **兰** (出乎意料地)什么,我们搞交换?我们是为了自己 得到好处?

何 琛 (气呼呼地)师傅，走吧，我们别自作多情了。

**朱** **兰** (难过地)老胡，我……我没想到，你竟会这样对待我 们 !

**老** **胡** 你们什么地方不可以关心小胡，为什么非得要给他

介绍对象?

何琛(吃惊地)你想到哪里去了，纸条不是压在你的玻璃 板下的吗?

老 胡 (疑惑地)这是什么意思?

朱 兰 (深情地)老胡，你爱人生病去世快十年了。十年来， 你不顾自己家里的困难，一心惦着我们工人，为大家 办了多少好事啊!就说车间里那个守了十几年寡的 陈技术员吧，去年她退休了，她那个刚劳教释放的儿 子顶替进厂，全厂哪个部门都不要，是你向党委写了 报告，硬要了下来。一年来，你化了多大的功夫才使

他渐渐变好了啊!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明天你就 退休了，我和何琛商量，想给你介绍一个老伴儿，使

你退休后安度晚年，也算尽了我们一份心意。 小 胡 (吃惊而又兴奋地)原来是这样!

〔老胡抹了下眼眶，久久说不出话来 ……

何琛(委曲地)你都退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意思?

朱 兰 老胡，我们——我们大概做得太冒失，请你原谅。

老 胡 (声音有点颤抖地)是——是我搞错了!不!是我错 了!我 …… (突然转身欲走)

小 胡 (一把拖住老胡，严肃地耳语)不能走!你不能再伤

他们的心了，你就是有想法，也等见了面后再说。 老胡(缓缓地)不!我去换件衣服。

**朱** **兰** (看了一下手表)来不及了，我们给你解释一下。 老 胡 这不好，你们真心诚意，我也应郑重其事。

小 胡 对，第一面印象很重要。

何琛(脱口而出)不，他们见过面。(故作神秘地)据可靠 情报，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呢。

老 胡 (一怔)是谁?

朱 兰 先别忙问这些，时间到了，快准备一下吧，一会儿就 知道了。

小 胡 (脱下新装)这样吧，穿我这件，约会专用。(麻利地 给老胡换衣服)

老 胡 小胡，这下让你吃了空心汤团，真对不起你。

小 胡 这个空心汤团，吃的高兴。再说，有这样两位热心的 师徒俩，我还怕找不到对象?

朱 兰 (从包里拿出一袋苹果)老胡，这是她最爱吃的黄香 蕉苹果，你拿着。

〔老胡穿着新衣，拎着苹果，不知所措，眼眶里滚出 一 串热泪。

小胡 怎么流泪了，今天是好日子呀，我们大家都应该高 兴 。

何 琛 对对，哪有流着泪来约会的。(突然朝远处一指)你 们看，陈技术员来了……

老 胡 (激动地)啊，原来是她!(忙不迭地拭去眼泪)

〔众人情不自禁地朝一个方向望去。 〔不远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 ……

**—** **—** **幕** **落** **·** **剧** **终**

**中国航班** **(话剧)**

杜 村

杜村，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编剧，作品有《爱情泡 泡》、《上海小开》等。

时 空：空中的驾驶舱和客舱。地面的指挥中心。

CH898航班机组人员和乘客一览表：

方明祥男。42岁。机长。

王保根男。38岁。副驾驶。右座。

陈永康 男。32岁。机械师。 金秀敏 女。29岁。乘务长。

秦嘉女。19岁。乘务员。绰号“小歌星”。 柳 青女。30岁。乘务员。空嫂。

张丽萍 女。30岁。乘客。方明祥前妻。 “花花公子”男。25岁左右。乘客。

下岗女工女。30多岁。乘客。

反贪局人员男。35岁左右。乘客。 证 人男。59岁。乘客。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 男。60岁左右。乘客。 胆小的女孩23岁左右。乘客。

香港的中年人男。45岁左右。乘客。 台湾老太73岁。乘客。

“送死的”男人男。40多岁。乘客。 空中乘务员若干。乘客若干。

地面人员

秦松林男。50岁左右。机场总调度室总指挥。秦 嘉的父亲。

赵向东 女。35岁上下。空中管制中心协调与联

络 。

环境提示

舞台上最好能铺上蓝灰色的条纹地毯。 驾驶舱和客舱可以抽象体现。

一个超大荧光屏幕(或投影)似乎是舞台上的必备装 置，因为文本里的部分叙述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当飞机上升、下降、试着陆、迫降时飞机外形的三维 动感画面(电脑制作)以及迫降成功后地面人员与机 上人员紧紧相拥、泪流满面的情境……甚至可以在 舞台上安置一个摄像探头，在需要的时候，对人物进 行局部特写。

机场的广播在一遍中文一遍英文地不断地重复着：

“乘坐CH898航班的旅客，请在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 手续 …… "

超大屏幕上，滚动显示着航班信息。

驾驶舱里，机长、副驾驶、机械师正做着起飞前的准 备工作。

旅客开始三三两两登机。

乘务员在不同位置向旅客问好。

反贪局人员和证人并肩走来，反贪局人员示意证人 走在前面，证人笑笑，表示服从。

**进入客舱后，反贪局人员发现他俩的座位正好隔一个走道，他** **犹豫了一下，示意证人往里坐** 你进去一个。

**乘务员柳青过来了** 对不起，先生，请您按座位号入座。 反贪局人员无奈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证** **人** 你怕我逃了?这是在飞机上。

**反贪局人员** 我不是怕你逃，我是怕你死。

胆小的女孩、退休的美国飞行员、下岗女工、香港的 中年人先后进入客舱。

柳青搀扶着台湾老太进来，帮着她找到座位。 “花花公子”来了。

舱门口的秦嘉送他一个微笑，一个问候。

**“花花公子”一下来了劲儿** 你好，小姐。一会儿聊聊?

秦 嘉 谢谢，先生。一会儿我有我的工作，您有事请按座位 顶上的呼唤铃。

“是吗?那我一定会按个不停。”“花花公子”边说边 进入客舱。

张丽萍来了。

秦嘉见她是个孕妇，便想搀扶她进入客舱。

张丽萍 没事。飞机上我比你熟，要不然我也不敢这种样子 坐飞机。

乘务长金秀敏正从驾驶舱出来 啊呀，嫂子，怎么是你? 张丽萍 秀敏，是你当班啊，真是太巧了。

金秀敏 还有更巧的，你知道今天的机长是谁? 张丽萍 我知道，是他。

金秀敏 那他知道吗?

张丽萍 他不知道。我没跟他联系过。 金秀敏 要不要去告诉他?

张丽萍摇摇头。

金秀敏望着她挺着的肚子问 孩子几个月了? 张丽萍 七个多月。

金秀敏 要命了，七个多月你还敢坐飞机?

张丽萍 这有什么,别忘了，我出国前的飞行记录比你还多出 一百多个小时呢。在飞机上，我胜似闲庭信步。

金秀敏 我的嫂子哎，你是闲庭信步，他却是翻江倒海。她指 着张丽萍的肚子。

张丽萍抚着肚子 那就让他锻炼锻炼。哎，秀敏，你怎么还叫 我嫂子?

金秀敏笑笑 一 日为嫂，终身叫嫂。

张丽萍 你怎么样?个人问题解决了吗?

金秀敏开玩笑地 你在美国帮我找一个吧。

张丽萍逗她 真的?那我立马儿就操作这事儿，包你满意。

金秀敏 行了，我满意有什么用?别人会满意我吗?整天在 天上飞。

张丽萍 唉，干空姐这一行的，个人问题还真是难。要么近水 楼台成立个双飞家庭，要么靠姿色傍个大款，要么像

我这样，仗着语言还可以，出国闯世界。 “送死的”男人气喘如牛地奔来。

**秦嘉看了他的登机牌，把他迎进舱内，然后对金秀敏** 乘客的 餐食少一份，这是候后上来的乘客。

**金秀敏看了一下表** 把我的餐食给他，正好准点起飞，关舱

门 。

**金秀敏起身拿起广播话筒，开始致欢迎词** **女士们，先生们，**

晚上好!欢迎您乘坐CH898航班。很高兴与大家一 起飞往祖国首都北京。我叫金秀敏，是本次航班的 主任乘务长，我将带领机上的全体乘务员竭诚为您 服务。接着，她又用英文说了一遍。

超大屏幕上，显示着飞机起飞的过程。 飞机滑向跑道，然后加速，起飞。

夜幕中，飞机翼尖的红、绿、白三色航行灯一闪一闪， 格外耀眼。

飞机平稳地飞行着。

客舱里，秦嘉和柳青等空姐在为乘客发放着报纸和 端送着饮料。

“花花公子”按了呼唤铃。

**秦嘉走过来** 您好，先生，请问有什么事?

**“花花公子”** 小姐，这儿有空座， 一会儿忙完了，来这儿坐坐。 **秦** **嘉** 对不起，先生，我们乘务员有自己的位置。

**柳青给台湾老太戴好耳机** 我们有九个节目呢，您按这里就 可以选台。

胆小的女孩无事可做，她似乎想找人聊天，但她身边 坐着的，却是一位外国人。

这位外国人就是美国退休飞行员。此刻，他正专心 致志地看着中国民航的杂志。

证人在闭目养神。

走道那边，反贪局人员一直注意着他。

证人突然睁开眼睛，解开安全带，欲起身。

**反贪局人员** 你干什么? 证 人 上厕所。

反贪局人员跟着他去厕所。 “送死的”男人在呼呼大睡。 下岗女工茫然地看着窗外。

**香港的中年人也凑过身子往外看** 城市的夜景真是太漂亮 啦!

“嘟嘟嘟……”驾驶舱里，形态页上红色信号突然显

现 。

**机械师陈永康立即报告** 起落架报警! **机长方明祥** 前面后面?

**副驾驶王保根也回头看** 前起落架红色报警灯显示。 三个男人不由地对了一下目光。

**方明样** 用另一套液压系统，再做一次收放动作。

客舱里，金秀敏正进行航线广播：“女土们，先生们，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降落在北京机场，请大家系好 安全带，不要随意走动。”

旅客们纷纷系上安全带， 一副准备结束旅途的样子。

驾驶舱里，三个男人互相配合，又操作了一回。 红色报警灯再次显示。

**陈永康** 会不会是信号系统出了问题?起落架已经放下去

了?

**王保根** 不太可能。难道两套液压系统的信号都同时出了问 题?

**方明祥想了一下** 先报告塔台再说。

塔台与驾驶舱。

方明样 塔台，塔台，898报告。 赵向东 898请讲。

方明祥 898出现情况，前起落架放不下来。

赵向东一愣，赶紧将话机递给秦松林：“秦总，898出

现情况，前起落架放不下来。” **秦松林** 898,请重复。

**方明样** 898前起落架放不下来，已经做了检查动作。

**秦松林** 塔台明白。你们航向270度，继续做检查动作。有 时也会有这种情况，起落架的收放是正常的，只是显 示器出现了红色警示。

**方明祥** 898明白。

**秦松林** 你是老方吗? **方明祥** 是我，秦总。

**秦松林** 是你我就放心多了。我记得在你的飞行档案中曾经 正确处理过波音707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故障，你们

争取空中排故。 **方明祥** 明白。

**秦松林** 保持联系。 **方明样** 明白。

结束通话后，方明祥吩咐着：“永康，你去观察孔检查 一下。”

陈永康走出驾驶舱，来到公务舱。

金秀敏过来探问 我听见起落架响了两声 …… 陈永康 前起落架放不下来。他欲掀地毯。

金秀敏凑过去 我来帮你。

陈永康脸涨得通红 不不不，我、我一个人就行。 见他一副窘相，金秀敏笑着退到一边。

陈永康通过观察孔，查看起落架的状况。 **金秀敏在边上逗他** 你的衬衣领子该好好洗洗了。

陈永康赶紧缩紧脖子。他观察了一会儿，站起身就 往驾驶舱走。

**金秀敏** 哎，怎么样? **陈永康** 我会洗的。

**金秀敏** 谁问你这个了，起落架到底怎么样?

驾驶舱。

**陈永康已逃进了驾驶舱** 确实没放下来。

王保根望着机长说 那只有使用应急程序，进行人工放轮了。 方明祥点点头，发出指令 执行不正常检查单，完成人工放起

落架操作。

王保根向右滑动自己的座椅，座椅下露出紧急放前 起落架手柄，他将手轻轻地放在上面，拉动手柄。

红色报警灯依旧闪亮。

**陈永康机械地报告** 紧急系统放起落架失败。

这一瞬间，三人都沉默了。 **王保根有些紧张** 怎么回事!

**陈永康** 看来 … … 有点麻烦了。他的声音都有些变了。

**方明祥沉吟半晌，说** 保根，你负责操纵飞机，我想静一下。 他踱至一边。

塔台。

**赵向东已打印出了一叠材料** 秦总，这是麦道11型飞机的技 术参数和有关案例。

**秦松林** 通知客运部，请他们迅速查一 下898航班旅客的基

本情况，越详尽越好。 赵向东闻言立即行动。

客舱里。

**“送死的”男人叫嚷起来** 怎么回事?这飞机降不下去了?看 看，一直呆在2000米上，在兜圈呢!他指着屏幕。

**柳青赶紧走过来** 先生，飞机马上会着陆的，请您系好安全 带，耐心等待。

“送死的”男人 小姐，我要是能耐心等我就不上这架飞机了! 瞧瞧，这是什么?这是下 一航班的机票!我连 一 小 时都等不及，得赶紧回去签合同，客商都在宾馆里等 着呢!

香港的中年人 这就叫‘欲速则不达’啦，所以什么事都是不 能心急的啦。

“送死的”男人 你什么意思?

香港的中年人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你没有什么意思啦。

此语一出，客舱里传来了笑声。

驾驶舱里，方明祥很镇静地：“我刚才想了一下，起落 架故障，有三种办法解决。第一，检查起落架上的空 地转换开关位置；第二，排除起落架出现液锁的可 能，这两个步骤已经做了。现在，我们做侧滑。”

**陈永康** 你想在空中做大速度小半径盘旋，借离心力把起落

架甩出来?

**金秀敏进来了** 怎么样?

陈永康一见她进来，赶紧转过身子缩紧脖子。

**方明样** 你来得正好。情况比较麻烦，接下去要做些动作，看 来，要让我们的乘客受点儿累了。

**王保根补充道** 我们要做高速度小半径转弯，左转、右转都要 做，一定要乘客系好安全带。

金秀敏点点头，她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赶紧出去准 备了。

**方明样故作轻松地** 好了，伙计们，这下要考试了。 **王保根笑着说** 正好跟着机长学几手。

**陈永康** 学本事可是要交学费的。

**王保根** 这没得说，下了飞机我请客。 **方明样吩咐左右** 准备。

三人立即着手准备。

**客舱里。**

**金秀敏拿起广播话筒**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抱歉地通知大 家，由于机械故障，飞机将暂缓降落。机长将进行空 中排故。在这个过程中，飞机的姿态会有所倾斜，请

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走动，谢谢大家配合。接着， 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一时间，呼唤铃四起。 **乘客们纷纷询问** 会有危险吗?

**空姐们一一作答** 不会的。您放心。 “我要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您只要系好安全带就行。”

超大屏幕上显示着飞机飞行轨迹和高度数字。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送死的”男人沮丧万分。

“花花公子”伸手按呼唤铃。

“您好，您需要什么?”秦嘉走过去问他。

**“花花公子”** 真是天赐良机，我以为我得马上下飞机了。

秦 嘉 是的，故障一排除，飞机很快就会降落。 **“花花公子”递上名片** 那我得赶紧推销我自己。

“谢谢。”秦嘉接过名片：“您需要什么?” **“花花公子”** 我希望你能陪我说说话。

**秦** **嘉** 对不起，乘务员是不能和乘客聊天的。

**“花花公子”** 这我就搞不明白了，要是不能聊天，范志毅、马

明宇他们怎么都会娶了空姐? **秦嘉笑着说** 我也搞不明白。

“送死的”男人在按呼唤铃。

秦嘉对“花花公子”说了声“对不起”,赶紧走过去。 **“送死的”男人** 小姐，这飞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秦 嘉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您放心。

**“送死的”男人** 但愿如此，要真是降不下去了，那我今天真叫 送死来了。

此语一出，几乎所有的人都瞪着他。

**“花花公子”** 先生，这种话最好别说，在飞机上特忌讳。 **胆小的女孩** 就是，触霉头。你不想活我们还想活呢!

**“送死的”男人满脸委屈** 你们不知道啊!上机前一小时我还 在浦东呢，司机是死赶活赶地把我送到机场，我又是 好说歹说地说通了机场值机，在最后5分钟才办理 登机的，登上飞机还庆幸不已、暗自得意呢。

台湾老太在按呼唤铃。

**柳青过去问**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台湾老太** 我口渴，能不能给我一杯矿泉水? **柳** **青** 请您稍等，我马上给您送来。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站起身往驾驶舱走。 **柳青用英语问他** 先生，您有什么事?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简单 地说了句“sorry”, 又退回了座位。

金秀敏抱了厚厚一叠毛毯走向张丽萍。 **张丽萍** 是不是前起落架放不下来?

**金秀敏** 嫂子，你不愧是老乘务。将毛毯都放在张丽萍的边

上 。

张丽萍 我听见前面响了两下。接下去心么办? **金秀敏** 要做侧滑。

张丽萍愣了一下 那么严重?

金秀敏有些紧张地点点头 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张丽萍笑着说 没事。这也算胎教，让他在娘肚子里就吃点 儿苦，以后说不定能坚强些。

金秀敏笑了一下，她的笑容有些僵。

**张丽萍察觉了她的情绪** 秀敏，你是不是有些紧张?

金秀敏微微一怔，继而点点头。 **张丽萍** 这种时候，别忘了，你是乘务长。

**金秀敏** 昨晚正好看了一个空难片，那些灾难场面，现在还留

在我脑子里。所以今天飞机上一出问题，我就产生 联想了。

**张丽萍嗔怪地** 这种片子你去看它干什么?

**金秀敏笑笑** 一个人闷得慌。谢谢，你提醒得正是时候，我可 能是流露出自己的一些情绪了。她起身往自己的位 子走去。

金秀敏经过秦嘉、柳青身边时，柳青问：“乘务长，出 了什么故障?”

**金秀敏** 前起落架放不下来，无法着陆。 **秦** **嘉** 那怎么办?

**金秀敏** 机长正在设法空中排故。时间一长，乘客可能会出

现烦躁情绪，甚至会造成混乱，你们一定要设法控 制。还有，你们自己千万不能流露出紧张情绪。

秦嘉和柳青点着头。她俩的位子隔着一个过道。

等金秀敏离去后，秦嘉悄悄地问：“柳青姐，前起落架 放不下来，飞机能着陆吗?”

柳 青 我也不太清楚，飞机的主轮和前轮好像相距要20多

米，这么长的距离要是没有一个支点……她摇摇头， 不敢想下去了。

驾驶舱里，方明祥下令：“开始!” 王保根和陈永康立即配合行动。

超大荧光屏幕上，显现着飞机的外形。此刻，飞机正

侧滑盘旋。

客舱。

机身晃得厉害，旅客们东倒西歪。

刹那间，呼唤铃四起。有的旅客甚至站了起来。

**柳青和秦嘉等空姐大叫** 请大家配合，系好安全带，不要站 立，不要走动。

飞机终于又平稳飞行了。

**“花花公子”** 我的天啊!这是民航班机吗?这简直就是战斗 机 !

**胆小的女孩几乎要哭出来了** 吓死人了，游乐场的假飞机我 都不敢坐，没想到……谁能跟我说说话?

她想找人说话，但她边上坐的都是外国人。她站起 来，在前排的一个中国人肩上拍了一下。

那人正是香港的中年人。

**胆小的女孩** 先生，我可以请您坐到后排来吗?我边上都是 老外，没有人跟我说话。

“行行行，你们换吧，我让开。”说话的不是香港的中 年人，而是坐在她左侧的那位外国小伙子。

胆小的女孩不禁吐了吐舌头 不好意思，我以为您听不懂我 们说话呢。

**香港的中年人换了过来** 不好意思的是我啦，我的国语还没

有他说得好啦。

胆小的女孩 你是香港人?

香港的中年人 咦，你怎么知道我是香港人?

胆小的女孩忍住笑 你说这飞机怎么啦?我都和朋友约好 了，明天一起到香山去呢，连早餐在哪个地方都定好

了 。

香港的中年人 你真是好人好福啊，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想 着你的早餐呀。告诉你吧，这飞机能平安下地就不 错啦。

**胆小的女孩** 你不要吓我，那么严重?

**香港的中年人** 你看看这个屏幕上的飞行线路图，都走成一 个大圈圈了，刚才又不断地在做怪动作，机组人员现 在也在着急呢。

这时，胆小的女孩才发现，大家几乎都盯着电视屏 幕，一言不发，气氛严肃。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再次起身走向驾驶舱。 **金秀敏** 先生，需要我帮你什么?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用英语说 我是美国的退休飞行员，飞行 时间1万8千6百，我知道飞机的前起落架放不下

来了，不知道我能否对你们有帮助? **金秀敏也用英语说** 谢谢，请跟我来。

金秀敏将退休的美国飞行员带进驾驶舱。 方明祥有些诧异。

**金秀敏** 机长，这位先生是个乘客，他说他是美国的退休飞行 员，想问问情况。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用英语说** 对不起，我知道我很冒昧，我犯 规了，我知道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我看了你刚 才做的所有高难度动作，非常完美。我只是想来提

供一些技术信息，不知是否有用? 金秀敏将他的话大致翻译了出来。

**方明祥** 告诉他，非常感谢，此时此刻不用来什么客套了，但 说无妨。

金秀敏开始充当临时翻译。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 据我所知，收放动作筒会出现液锁，可以 分系统断压。

**方明祥** 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 空地转换开关会不会出错?我们有时怀 疑就干脆拔掉。

**方明祥** 已经拔了。

**退休的美国飞行员耸耸肩** 非常抱歉， 一个小时里我能想到 的就这些。好了，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了，祝 你们好运。

他转身往外走。

方明祥静思片刻，再次与塔台联系。

塔台与驾驶舱。 **方明祥** 塔台，898报告。 **秦松林** 怎么样?老方。

**方明祥** 做侧滑大甩架失败。

沉默少顷。

**秦松林果断地** 老方，准备重着陆。

**方明祥** 我也是这么想的，争取靠惯性把起落架墩下来。

**秦松林** 这可是把着陆、复飞、大升率爬高这几个高难度动作

连在一起做，有把握吗? **方明祥** 有 。

**秦松林** 好，希望你稳健操作，地面会配合你，我们保持联系。 **方明祥** 明白。

驾驶舱内，方明祥命令左右：“准备重着陆。”

陈永康 这样有用吗?

**方明祥** 有没有用都得做，只有做完所有的动作，才知道下一 步做什么。

王保根和陈永康对视一眼，默默准备起来。 **金秀敏** 我去让乘客做好准备。

**方明祥** 可以告诉乘客，我要试着陆。把乘客都转移到后舱 去 。

金秀敏点点头，欲往外走。

**陈永康** 乘务长，转移时客舱可能会有些乱 …… **金秀敏** 嗯，我会尽量控制住。

塔台。

**赵向东** 秦总，旅客名单和机组名单打印出来了。 “给我。”秦松林伸手要。

赵向东略有迟疑。 **秦松林** 怎么啦?

**赵向东** 秦总，您 ……您女儿也在上面 … …

**秦松林平静地说** 我知道。今天是她第一次单飞，昨晚激动 得一夜没睡 ……

赵向东默默地将名单交给了秦松林。

秦松林 立即报告有关领导，作好地面保障准备。

客舱。

金秀敏打开了空姐们的内部话机。

秦嘉和柳青等空姐发现讯号立即拿起了话机。

**金秀敏** 全体乘务员注意了。接下去机长想试着陆。 一会儿 要把乘客转移到后舱去，到时乘客可能会产生恐慌

情绪，要尽量劝抚他们。听清楚了吗? **空姐们在不同的位置齐声回答** 听清楚了。

金秀敏 同时，要尽量放松自己，不能让乘客们感到危险有多 大。记住，今天是个特殊的时刻，今天的声音和笑容 应该是全体的，只有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安全，才是最

大的安全。 **空姐们** 明白。

金秀敏放下了内部话机。她望了望张丽萍，向她走 去。

**张丽萍问** 他是不是想重着陆了? **金秀敏** 你怎么知道?

**张丽萍** 他以前在家里，老是考虑飞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故 障，包括前起落架放不下来，然后，他根本不管我愿 不愿听，非得把他的那些个解决办法一个一个告诉 我，瞧着他那股子得意劲儿，我都烦了，你想想，咱们 整天在飞机上，到了家，还要跟我谈飞机，受得了吗?

**金秀敏** 你那时受的罪，说不定今天就是我们和乘客的福了。

**张丽萍笑笑** 其实跟他分开后，时常想起的，还就是他跟我说 飞机时的那种傻样儿。

**金秀敏** 来，嫂子，我先扶你到后舱去，后面安全些。 张丽萍缓缓地摇了摇头。

**金秀敏** 嫂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现在已经不是乘务员 了，你是个孕妇。

**张丽萍** 至少我是个特殊乘客。

**金秀敏** 嫂子，你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张丽萍** 有。他在前面。

**金秀敏怔了一下** 你……还爱着他?

张丽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从包里取出一个铝罐，递给她这 是加钙的大麦茶，给他冲一杯。他以前老是喜欢喝 这种茶来稳定情绪。

**金秀敏** 茶我去泡，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挪到后舱去。 她拿着铝罐走了。

驾驶舱里，三个男人在各自做着准备工作。

**王保根** 昨晚我老婆哭了。

在静静的场合，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话，方明祥和陈 永康都转过身来看着王保根。

王保根 她不知从哪儿听来一句话，说什么飞行员的工作是 通天的，人也是通天的。还跟我举例子，说哪天某位 中央领导上了飞机，下机前，看到飞行平稳，飞行员 要求与领导合个影， 一般都会同意的。叫我不要错 过这种机会，趁机提个要求，说老婆下岗了，帮忙解 决一个工作，说不定也就真解决了。你们说，这不是 笑话吗?我去跟中央领导提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陈永康** 什么鸡毛蒜皮?在一个下了岗的人眼里，重新上岗 就是最大的事。

王保根 可我这个人在领导面前就发怵。别说是中央领导， 就是在我们飞行部的总经理面前，我连大气都不敢 喘。

**方明祥笑了** 你以前读书的时候，肯定是个坏学生，总是挨老 师的骂，所以习惯成自然了。

**王保根憨厚地笑笑** 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像是不太好。

金秀敏端了个托盘进来，上面放着三杯茶。 方明祥 哎哟，乘务长亲自送茶来了，我还正口渴呢。

他拿起一杯就喝。

金秀敏偷偷观察着他的表情。

果然，方明祥愣住了。他看着金秀敏，有些吃惊地

问：“她在飞机上?”

金秀敏点点头。 **王保根** 谁在飞机上?

**陈永康已有所感觉** 不是领导，胜似领导。

金秀敏转过头去看他。

陈永康又赶紧低下头。

**方明祥踱至一边，轻声自语** 这也算是缘分 ……

客 舱 。

金秀敏带着方明祥来到客舱，知趣地走开。

这对离异的夫妻对视着，一时谁都没有说话。 **方明祥** 你怎么会在飞机上?

**张丽萍** 我很高兴能在飞机上。你好吗? **方明祥** 不太妙。谢谢你的茶。

张丽萍 你还没忘了这茶的味道? 方明祥 你这样了怎么还坐飞机?

张丽萍 是你驾驶的飞机，我有什么不敢?

方明祥沉吟片刻 你知道我们碰到的麻烦了? 张丽萍点点头 我当了10年空姐。

**方明祥** 所以，这下可能会再次让你失望了? 张丽萍 再次?什么意思?

方明祥 第一次让你失望，你离我而去。这一次再让你失望



**张丽萍不让他说下去了** 不不不，你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方明祥** 但愿能对得起你，对得起……孩子的父亲。 张丽萍笑笑 怎么啦?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

**方明祥有些迟疑地** 这是过去的飞行模拟机上，或者平时的 飞行训练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

张丽萍 总有第一次，你说呢? 方明祥点点头。

张丽萍 你说过，只要是你驾驶的飞机，你就一定能让它降落

到地面上，这一次，为什么就不行了?

她看着他，他也看着她。方明祥的眼里渐渐有了自

信：“谢谢你的信任。”他转身往驾驶舱走去。在经过 金秀敏身边时，向金秀敏点点头，示意她可以通知 了 。

**金秀敏拿起广播话筒** 乘客们，飞机的前起落架出现了故障， 现在机长准备试着陆。为了大家的安全，请所有的 乘客都集中到后舱去。请大家听从我们乘务员的安 排，按顺序移动，坐好后系上安全带。

客舱中果然乱了。有的人不管安排，争先恐后地往 后舱跑。也有的人呆坐着，不知怎么办好。

秦嘉、柳青等空姐一边疏导乘客， 一边叫道 请不要带行李!

请按顺序移动!

秦嘉见“送死的”男人正在取行李，赶紧上前劝阻他 先生，请

不要带行李。

**“送死的”男人急了** 为什么不能带?我这箱子里有几百万的 合同，丢了怎么办?

“花花公子”正经过他身边 你先想想命丢了怎么办吧?都这 时候了还管合同。

“送死的”男人愣了 一 下。

**金秀敏走过来对他说** 您放心，先生，你的行李不会丢。 反贪局人员和证人被挤散了。

**反贪局人员急得大叫** 喂!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柳青走过来** 先生，您有什么事?

**反贪局人员满脸焦急** 我、我的……还有一个人不见了 ……

柳 青 您先坐下，请系好安全带。反正都在飞机上，一会儿 下了飞机，就会碰到了。

反贪局人员无奈地坐下。 **柳** **青** 谢谢配合。

下岗女工一动不动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似乎客舱 里发生的一切与她无关似的，茫然地看着窗外。

**柳青见状赶紧过去** 小姐，您不舒服吗? **下岗女工面无表情** 哦，不，没什么。

柳 青 那请您赶紧挪到后舱去吧?要不要我帮您? **下岗女工** 我坐在这儿不可以吗?

**柳** **青** 我们是为您的安全考虑。

**下岗女工苦笑着** 安全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 柳青愣了一下。

下岗女工 我还是坐这儿好，要死死我一个，省得那么多人都 做了我的陪葬。你知道吗?我这人命不好，说不定 就是我害了大家。

**柳** **青** 小姐，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我还是希望您 能配合我们，不管您怎么想，既然您是我们的乘客，

我们就必须对您的安全负责。 她真诚地看着她。

下岗女工终于站起身，往后面走去。

塔台。

**赵向东向秦松林报告** 秦总，通向机场的道路现在是一路绿 灯，公安、武警、消防、救护此刻正在赶往机场的路 上，附近医院所有主任医生以上的医护人员正就地 待命，做好了救护伤员的一切准备。

秦松林默默点了一下头。 电话铃响了。

**赵向东接** 喂?请讲……请、请等一下。秦总，您的电话。 **秦松林** 谁打来的?

**赵向东** 是您爱人。

**秦松林** 告诉她，不会有什么事的，让她不要在这个时候占 线。快挂了!

赵向东点点头，急促地对着话筒轻声说了几句。

驾驶舱里，方明祥在问：“都准备好了吗?” 王保根和陈永康同时给予了完成的答复。 方明祥与塔台联系。

**方明祥** 塔台，898报告。 **秦松林** 请讲。

**方明祥** 我们已做好重着陆的一切准备。

**秦松林** 好的，老方，注意仰角，控制好速度，只当是一次正常

的飞行训练。 **方明祥** 明白。

方明祥操纵飞机，进行重着陆。

客舱里的超大荧光屏幕上，庞大的飞机呼啸着落下， 在跑道上重重地墩了一下。

后起落架着地，轮胎擦起一股白烟。 机头忽又猛地大幅度向上拉升。

客舱内一片惊慌失措的叫声。

荧光屏幕上，出现一张张惊恐的脸。 飞机又开始平缓地飞行。

柳 青 真难为你了，第一次上机单飞就碰上这样的事。 秦 嘉 昨晚跟我爸约好的，让他在塔台看着我降落。

柳 青 没准儿他现在正指挥着我们降落呢。 秦 嘉 他肯定在担心我。

柳 青 那还用说，做父亲的当然关心女儿。 秦 嘉 他是不放心我，怕我出他的丑。

柳 青 是啊，做父母的，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永远长不大。

呼唤铃响了，是“花花公子”在按铃。 **秦嘉走过去** 先生，您有什么事?

**“花花公子”** 小姐，我还真想跟你聊聊，我现在感觉你们空 姐，就像是我的亲人。

秦 嘉 谢谢你，我们机组全体人员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保证 大家的安全。

**“花花公子”** 小姐，你怕不怕?

秦嘉想了想，说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不过更确切一点儿说， 应该是着急。

**“花花公子”点点头** 我不给你添麻烦了，要不然你会更急。

秦 嘉 谢谢你能够谅解。你不想找其他人聊聊吗? **“花花公子”** 什么意思?

秦 嘉 我看见那边有一位老太太， 一个人好像很孤单的样

子 。

**“花花公子”** 小姐，你以为我真那么喜欢聊天吗?不过，我还

是很愿意遵命。

他起身向台湾老太走去。 **秦嘉高兴地** 太感谢了，先生。

“花花公子”在台湾老太身边坐下，他发现台湾老太 紧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手却在不停地抖动着。

**“花花公子”** 当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了，他才会去相信神 灵 。

台湾老太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伙子。 **“花花公子”** 您好，我陪您说说话，好吗?

台湾老太感激地点点头。 **“花花公子”** 您从哪儿来啊?

**台湾老太** 台 湾 。

**“花花公子”** 您是来大陆观光的?

**台湾老太** 来看我孙子的，他在大陆投资了一个厂。唉，看来 我是看不到他了。

**“花花公子”** 您放心，不会有问题的，大陆的飞机是安全的， 我了解飞机。

**台湾老太很高兴** 你是航空公司的?

**“花花公子”愣了一下** 不，我不是航空公司的，我只是经常被 航空公司赚钱。

驾驶舱里，三个男人在冥思苦想。

“好了，伙计们，现在只有惟一的一个办法了。”方明 祥顿了顿，吐出四个字：“准备迫降!”

驾驶舱里一阵沉默。

突然，陈永康说话了：“还有一个办法。” **王保根** 还有什么办法?

**陈永康** 下起落架舱门去敲。

**方明祥断然否决** 这不是办法!

**陈永康** 你知道，这是办法，是在天上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个办 法。机上有136个生命，值得一试。

**方明样** 不，你说错了，机上有137个生命。

**王保根** 永康，我们不能让你冒这个险，这不是拍电影，再说，

《机组乘务员》里的那个镜头准是用特技拍的。

陈永康笑着说 那我就当一回特技演员，有什么大不了的。 **方明祥不理他，开始命令** 准备迫降!

**陈永康** 不管有没有用都得试一下，这是你自己说的。再说， 就是敲不下来，也可以找到究竟是什么原因。

**方明祥** 我不能拿我兄弟的性命开玩笑!

**陈永康** 你更不能拿136个性命开玩笑! 驾驶舱里一阵沉默。

少顷，方明祥继续下令：“各就各位，准备迫降!”

陈永康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地走到一边，开始往自己 身上绑绳子。

**方明祥严厉地** 机械师，你的位置在哪儿?! 陈永康不理他，继续绑绳子。

**王保根** 永康，听机长的。

**陈永康** 要是迫降不成功，他这就是失职。我们就是在九泉

之下，也无法面对这一百多个生命。

**王保根** 永康，起落架能承受飞机两百多吨的重量，你这根绳

子根本就是形同虚设。敲不下来还好，要是敲下来 了，说不定你也跟着下去了。

陈永康已绑好了绳子，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永康。”方明祥突然叫住了他。

陈永康站住了，回身看着机长。

**方明祥憋了半晌，终于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当 心 。

他的眼里， 一下子涌出了热泪。

陈永康默默地点点头。他一手拿着消防斧， 一手拖 着绑在身上的安全带，走出舱外。

客舱。金秀敏迎上来，见状惊问：“你想去敲?” 陈永康点点头。

金秀敏默默地跟过去。

走到了位置，陈永康并没有往下钻，他犹豫着。 **金秀敏** 算了吧，太危险了。

陈永康终于鼓足勇气，支支吾吾地 秀敏……我、我不是不敢 下去，我是想、想跟你说几句话……不说，可能再也 没机会说了 ……我、我一直在……我想跟你好，可我

一直就开不了口，不知道、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金秀敏** 永康，你、你这个闷葫芦!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陈永康闻言激动万分。

金秀敏凑过身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陈永康傻了， 一时不知干什么好。突然，他想起了自 己的职责，满怀豪情地说：“我下去了!”

金秀敏一下子满眼热泪，哽咽地 我支持你，我为你感到自

豪 !

陈永康钻进舱底。

驾驶舱里，连着陈永康的绳子一下子拉直了! 方明祥狠狠一拳击在椅子上。

**王保根长叹一声** 唉!我怎么有这样的念头?我居然希望他 敲不下来 … …

**方明祥** 不瞒你说，我也是……

“砰!砰!砰!” 一声接一声的敲击声传来，震撼人 心!

金秀敏捂住脸，不敢正视。 突然，敲击声没了。

**金秀敏呆了半晌，猛地扑向盖板处** **永** 康!

陈永康的脑袋冒了出来。 **金秀敏赶紧缩回身子** 你没事吧?

“没事。”陈永康和她对视一眼，脸一下红了，他赶紧 低下头，飞快地爬了上来，逃进驾驶舱。

驾驶舱里。

方明祥见陈永康上来了，一把抱住他。

王保根一边操纵飞机，一边伸出手，狠狠地捏了陈永 康一把。

**陈永康** 敲不下来，是固定锁的销子断了。

王保根简直有些急了 怎么可能?这个螺栓的安全寿命是5 万小时，现在最多只有1万多小时。

陈永康 我也没想到，正是它的意外断裂卡死了前起落架的 传动机构。

**方明祥** 看来，咱们再怎么努力，空中排故的可能性已经不存

在了。

驾驶舱里一时沉默。

**方明祥** 伙计们，咱们碰到的，是概率几乎为零的一次意外， 这就叫考验。考试是不会有这么难的题目的，只能

说老天爷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和本事了。 王保根 机长放心，这一回，我不会是个差生。

驾驶舱里，响起了短促的笑声。

塔台。赵向东报告：“秦总，各类消防车辆全部到达

指定位置，现在91号机位集结待命。” **秦松林** 武警方面呢?

**赵向东** 已经有5个中队进入机场，在飞机预定降落处东侧 80米处安全区待命。

秦松林：“好。”他在机场平面图上划着圈。

客舱里。

“送死的”男人哀叹 唉，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年四季在 外跑，坐飞机就没想过买保险，今天真是鬼使神差 了，居然在那么紧的时间里.去买了一份保险，保单 上说，如果出了事，还有20万呢。

**“花花公子”讽刺他** 那你又可以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重 新起家了。

**“送死的”中年人** 你别老是讽刺我，你年纪轻轻无牵无挂知 道什么?

**“花花公子”** 谁无牵无挂了?这飞机上的人你问问，哪个无 牵无挂?你有小的要抚养，我就没有老的要孝顺?

“送死的”男人 我不是跟你说这些。小伙子，我是说我的公 司，好不容易搞成了现在的这种规模，又好不容易接 到了几笔大生意，却在飞机上下不去了，这不急死人 嘛!

**香港的中年人** 在飞机上下不去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啦，我

们大家现在都是悬在半空中啦。

**台湾老太问“花花公子”** 飞机要是强着陆，下地后，我们会得 到大陆方面什么样的救助?

“花花公子” 您放心。机场方面和航空公司会尽自己的一切 力量来援救的，我们航空服务方面的进步，是跟大陆 的进步一致的。

秦嘉正好经过，闻言向他感激地笑笑。

**台湾老太** 我一个老人行动不方便，他们会照顾我吗? **“花花公子”** 会，一定会，您放心，我也会照顾您。

他故意说得很响，希望秦嘉能听见。

香港的中年人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坐飞机也不知道坐过多 少回了，从来都没有出过什么事，这回看来要破一次 例 了 。

**胆小的女孩看着窗外** 我看见灯了，好大一片!

**香港的中年人** 这么说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的上空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向窗外，下岗女工也不例外。 从窗口俯瞰，片片灯火越来越亮，越来越清晰。 客舱里一片静寂。

与此同时，孩子嬉闹、夫妻吵骂、锅碗瓢盆的交响、甚 至广播操的节拍等等平时生活中经常听见或不太留 意的声音越来越响 ……

**胆小的女孩** 为什么不飞到机场上空去呢?

**香港的中年人** 你就趁此机会多看几眼吧。也许是机长想让 我们最后看一眼城市的夜景，然后大概就去海上迫

降了，这可能是他能想到的最通人情的办法啦。 **胆小的女孩** 要去海上迫降?

**香港的中年人** 我也不清楚啦，只是瞎猜的。

**胆小的女孩** 要是真去海上迫降，那可惨了，我一点儿不会游 泳，到时你得帮帮我。

香港的中年人 这你可找错人啦，真要是掉在海里，不要说救 你，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啦。

胆小的女孩 你也不会游泳?你们香港四周都是水，你怎么 会不会游泳?

**香港的中年人** 实在不好意思啦，要是能平安下去，我第一件 事就是去学游泳。

**“花花公子”学着粤语腔** 我看你还是学跳伞啦，这样实用一 些。

客舱里，传来短促的笑声。

下岗女工依然茫然地看着窗外。

柳青一直在留意着她，此刻稍有空闲，柳青拿着一杯 矿泉水走向她：“想不想喝点水?”

**下岗女工** 谢谢。

**柳** **青** 您有什么心事?我能帮您吗?

**下岗女工苦笑** 你要是能帮我就好了，没有人能帮我，我这人

命不好，命中注定。

柳 青 您遇到不顺心的事了?

下岗女工 不顺心?哪有那么简单?我是不想活了。 柳青吓了一跳。

下岗女工 看着这一飞机的人躲来躲去，想想真好笑，我只有 在这种时候，才算跟这些贵人、富人们平等了。而

且，比他们坦然得多。 柳 青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下岗女工 什么想法?

柳 青 死的想法。

**下岗女工** 换了你，你也会有。

柳 青 或许会有，但我绝对不会真的去做。

**下岗女工** 要是事情不在我身上，我也会这么劝人。要是事 情在你身上，或许你还熬不到今天。

柳 青 能跟我说说吗?

下岗女工 第一个月，我父母先后走了。第三个月，单位通知 我下岗了。第四个月，丈夫有了外遇，提出跟我离 婚，还带走了孩子。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 么意思?现在是第十个月了，我已经熬了半年了，不 想再熬了，人倒反而舒畅了，想想这辈子，还没坐过 飞机呢，我把所有的钱凑在了一起，想临死也潇洒一 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居然坐上了一架降不下去的 飞机，真是天意。

**柳** **青** 飞机一定会平安着陆的。

**下岗女工** 但愿如此。我也不想有那么多人做我的陪葬，只 想清清静静地走。

**柳青想了一下，问** 听说过，‘空嫂’这个词吗? 下岗女工点点头。

柳 青 我就是。

**下岗女工羡慕地** 你运气真好。

柳 青 其实，在这以前，我几乎跟你走过同样的路，自己下 了岗，孩子又查出晚期白血病。当时，真想陪他一块 儿去了 ……我不想跟你说爱拼才会赢，自强创辉煌 的大道理，这也是我当时耳边听到最多的两句话。 我只想跟你说句大白话，既然老天爷让你在这个世 界上走一遭，就得自己对得起自己。

这时，有人按响了呼唤铃，并且大叫：“有人晕过去

了!"

柳青刚想过去，金秀敏快步走去：“我去吧。”

张丽萍斜倒在椅子上，她脸色惨白。 **金秀敏紧张地** 嫂子，嫂子。

张丽萍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金秀敏向客舱里大声发问** 谁是医生?乘客中有医生吗? 客舱里无人答话。

突然，台湾老太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 **陪着她的“花花公子”问** 您是医生吗?

**台湾老太** 差不多。

柳青赶紧过来搀扶着台湾老太走向张丽萍。 **金秀敏** 老太太，您是医生?

**台湾老太** 战争年代我做过三个月护士。 金秀敏愣了一下。

**台湾老太俯身观察着张丽萍** 怀孕几个月了? **金秀敏** 七个多月。

**台湾老太** 让她尽可能地躺平。

金秀敏和柳青赶紧帮忙。这么一折腾，张丽萍居然 醒了过来。

金秀敏 嫂 子 。

张丽萍看着周围，充满歉意地说 秀敏，没想到我给你们添麻 烦了 ……

**金秀敏** 嫂子，都这时候了，你还说这话。

**台湾老太** 来，把手握紧，对，就这样，用力!

张丽萍紧握着手。

**台湾老太** 没事，你有力气，就不要紧。

驾驶舱里。

**方明样与塔台联系着** 塔台，塔台，898正向机场方向过来。 请求给予高度。

**秦松林** 898,898,高度保持800,速度不变。 **方明祥** 明白。

**秦松林** 老方，还剩多少油量?

**方明祥瞥了一眼油表，答道** **7** **.** **2吨**。

**秦松林** 继续绕圈，留 一个复飞的油量就行。 **方明样** 明白。

**秦松林** 老方，秦嘉在飞机上，是吗? **方明样** 是的。

**秦松林** 这是她第一次单飞，请让秀敏叮嘱她一下，让她坚强

一些。 **方明祥** 明白。

陈永康时不时地往舱外瞥一眼。

**方明祥看在眼里，说** 永康，你去通知乘务长，告诉她我们准 备迫降。

陈永康涨红着脸，看着方明祥，半晌不说话。 **方明祥** 怎 么 啦 ?

**陈永康** 没、没什么,我这就去。”向客舱走去。

“哎，等等。”方明祥叫住他，“让秀敏通知秦嘉，到驾 驶舱来一下。”

客舱里，金秀敏呆呆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窗 外。

陈永康已经走到她身边，她还没有察觉。陈永康也 不说话，呆呆地看着她。

金秀敏感觉到了有人在看她，回过头来。

**陈永康赶紧说** 机长让我通知你，准备迫降。还有，叫秦嘉去

一趟驾驶舱。 说完就走。

“哎，你回来!”金秀敏叫住他。

陈永康站在那儿，却不回过身来。 金秀敏把他拉到身边坐下。

**陈永康的头简直要藏到裤裆里** 算我没说 … …

**金秀敏逗他** 刚才情况紧急，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陈永康** 算我没说 ……

**金秀敏** 我不是要听这句话，我是问你在下起落架舱的时候， 说了什么?

**陈永康** 对不起，算、算我没说……

金秀敏又在他脸上亲了一 口。

陈永康傻了。 金秀敏 算我没亲。

陈永康 秀敏，嫁……嫁给我……

金秀敏 告诉我，你有这个想法多长时间了?

陈永康 从、从第一次跟你在一架飞机上开始。 金秀敏 那不是几年前的事吗?

陈永康 四年前，一个除夕夜。那次也是飞北京的航班，为了 让乘客们有一种过节的气氛，你还唱了一首歌。那 时候，你还是一个三乘，后来你当了主任乘务长，我 甭提有多高兴了。

**金秀敏** 你这个闷葫芦!四年来，你就一直闷在心里? **陈永康** 我不是闷葫芦嘛。

**金秀敏** 要是我四年里嫁了人怎么办?

**陈永康** 你不会。 **金秀敏** 为什么?

**陈永康** 因为我还没跟你说，你怎么会嫁人?

**金秀敏** 你这个闷葫芦!还真沉得住气。告诉你，你再不说， 我就出家当尼姑去了。

**陈永康** 那我就去当和尚，咱俩还是靠得近。

反贪局人员向他们走来。 **陈永康** 我进去了。

**金秀敏** 告诉机长，我会处理好客舱里的事。 反贪局人员：“请问您是乘务长吗?”

**金秀敏** 是的。先生，您有什么事?

**反贪局人员** 是这样的，我是反贪局的，奉命押送一个贪污犯 进京，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刚才转移时，被冲散 了，我必须找到他，我的职责是保证他的安全。

**金秀敏** 好的，我马上安排。 她召来秦嘉。

**秦** **嘉** 乘务长，有什么事?

**金秀敏** 你立即陪同这位先生去找一位乘客，然后安排他们 坐在一起。完了以后，去一趟驾驶舱。

秦嘉带着反贪局人员走了。

他俩在客舱里搜寻，终于在后舱的一个角落里发现 了证人。

证人居然在呼呼大睡。

**反贪局人员推醒他** 你倒是自在，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睡得 着。

证 人 不瞒你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安安稳稳地睡上一 觉了，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睡得舒坦些，人一做了亏

心事，总怕半夜鬼敲门啊!

证人的边上，是“送死的”男人。

**秦嘉对他说** 先生，能不能请你换个位子?这位先生在执行 任务。

**“送死的”男人拼命摆手** 不不不，我不换。我知道飞机的发 动机在中间，后面最保险。

**坐在附近的下岗女工站起来** 你坐我这儿来吧，我这儿离舱

门近，飞机一着陆，你可以第一个下去。

“送死的”男人看着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下岗女工 我是个下岗女工，以前我做梦都希望自己有钱，好 让日子过得宽裕一些，平时也可以风光体面一些，至 少让自己活得轻松点儿。可要是有钱人在危险面前 只考虑自己，只考虑自己的合同，只考虑自己的钱， 那有钱也没什么意思。

“花花公子” 就是，亏你还是一个大男人呢。你看看人家小 姑娘，还在客舱里穿来走去地为咱们服务，要说危 险，人家就不懂?你坐我这儿来!

“送死的”男人面带愧色，他站起身，自己找了个空位 子坐下了。

**证人问反贪局人员** 你有孩子吗?

**反贪局人员** 有一个女儿。 证 人 多大了?

**反贪局人员** 今年刚好要进初中预备班。 **证** **人** 功课好吗?

**反贪局人员点点头** 在班上，她总是前三名。 **证** **人** 我有个儿子，是个不争气的儿子。

**反贪局人员** 我知道，你是为了他才贪污受贿。

证 人 现在想想，我是害了他，也害了自己……

驾驶舱里。

三个男人互相配合，在做着迫降的准备工作。

**方明祥** 保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机械师有些变化了? **王保根故意叹了口气** 唉，人一有了爱情，还就是不一样。 陈永康脸涨得通红 我，我有什么不一样?

**王保根**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方明祥和王保根大笑。

**陈永康还在钉着问** 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方明祥** 那还用说?我们都是过来人，看一眼就心知肚明了。 **王保根** 就是，秀敏走进走出的目光，还有你老兄不断躲避的

眼神，逃得过我们火辣辣的眼睛? 陈永康不响了。

**方明祥** 保根，咱们平安着陆后，你敢不敢找领导? **王保根** 找领导干什么?

**方明祥** 替弟媳妇找一份工作呀。

**王保根想了一下，说** 敢。 **陈永康** 真的?

**王保根又想了一下，似乎有些犹豫了** 到时候再说吧。

**方明祥感叹地** 唉，你们两个啊，让我怎么说你们呢。一个见 了领导就怕，一个见了女人就躲，可是在危险面前， 倒是勇气倍增，豪情万丈。

**秦嘉进来了** 机长，您找我?

**方明祥点点头，吩咐他的两位助手** 现在做耗油盘旋，你们轮 流去上厕所，再用凉水冲个脸，让自己清醒一点，镇 静一点。

陈永康先走了出去。

**方明祥问秦嘉** 你知道我们碰上的麻烦了?

秦嘉点点头。 方明祥 怕不怕?

秦嘉摇摇头，继而又补充道 您放心，机长。 方明祥笑了 不是我不放心，是你老爸……

秦 嘉 他根本就不了解我，平时根本不和我沟通。

方明祥打开话机，呼唤塔台。 **秦松林** 898,请讲。

**方明祥** 老秦，你女儿很出色，此时此刻，她很镇定，也很坚

强。她说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 秦松林 瞎胡扯!做老子的会不了解女儿?

方明祥笑着将耳机递给秦嘉 天上地下，你们父女俩沟通沟

通 吧 。

秦 嘉 爸，妈知道吗?

秦松林 知道了，她来过电话。

秦 嘉 爸，你应该对妈好点儿。在单位，你是机场总调度室 的总指挥，可在家里，你只是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你用不着永远板着个脸， 一副严肃相。你知道吗? 你这副样子，在我们眼里，就是凶，就是没有家庭的 温暖 ……

女儿的声音通过对话器清晰地传来，秦松林无言。

秦 嘉 爸，趁现在飞机在耗油盘旋，我还有一个请求，也顺 便说了吧。你最好不要介入我们儿女的感情生活， 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是我喜欢的，你眼里的好女婿，并 不一定就是我眼里的好丈夫，每次跟你谈到这个问 题，你总是非常主观，根本听不进我的话，说什么我

年轻不懂，你是过来人，你不会害我的……你要知 道，不尊重女儿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害了 我 ……

**秦松林缓缓说道** 塔台明白。嘉嘉，本来我只想叮嘱你一句 的，没想到反过来被你……

秦 嘉 爸，您要叮嘱我什么我知道，您放心，我绝不会丢您 的脸，绝不会丢我们航空公司的脸，绝不会丢我们空 姐的脸，绝不会丢我们机组的脸。

秦松林 好，这下爸爸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来做好地面 的一切保障了，谢谢你，女儿。

秦 嘉 爸，别忘了咱们的约定，你答应会在塔台看着女儿降 落的，一会儿见，爸。

**秦松林** 一会儿见，我等待你们的降落。

秦嘉将耳机还给方明祥，走了出去。

客舱里，金秀敏镇定自若地拿起话筒，向乘客们做动 员和说明：“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机长决定进行陆地 紧急迫降。我们的飞机没有大的危险，我们全体乘 务员都受过良好的训练，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全 体旅客的安全。请您听从乘务员的指挥。现在请大 家脱下皮鞋、高跟鞋，解下领带、手表、项链、戒指，取 出钥匙、打火机等坚硬物件，放在您座位前面的口袋 里。女士们请脱下连裤丝袜。请大家配合。”

从这以后，乘客们再没有看到乘务员们的笑容。这 个时候，不能再有笑容，只有命令，只有服从。

柳青和秦嘉等空姐在客舱里巡视。 乘客们纷纷照做。

胆小的女孩手中留了个铂金钻戒没有取下。 **柳青提醒道** 小姐，您忘了取下戒指。

**胆小的女孩** 这么小的戒指没有什么关系吧?

**柳** **青** 在迫降产生的高速运动中，再小的尖锐物品都有可 能伤人，为了您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还是取下来的 好 。

胆小的女孩很遗憾地将戒指取下，放进面前的口袋。

**柳** **青** 谢谢配合。

香港的中年人 是不是男朋友给你的定情礼物啊? 胆小的女孩 我跟他说过，永不离身的。

香港的中年人开玩笑地说 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啊。

有些女士由于穿着紧身裙，要脱下连裤袜是件很尴 尬的事，在试了几次后，有的想放弃了。

**金秀敏见状赶紧拿起广播话筒** 女士们，如果穿着丝袜或尼 龙袜，会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与皮肤大面积粘连，遇到

明火还容易烧着 …… 说到这里，她顿住了。

秦嘉突然站到椅子上，从容地撩起紧身裙，当众脱起连裤丝袜 来 女士们，时间紧迫，请不要害羞，照我的样子做。 “花花公子”离她最近，他呆了一下，默默地低下了 头 。

女士们一个个站起，当众脱着连裤丝袜。 男士们纷纷低下头去。

金秀敏走到秦嘉身边，轻轻地对她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

刚才一点不害羞的秦嘉听见金秀敏的表扬却害羞地 低下了头。

**金秀敏又拿起了广播话筒** 旅客们，在飞机降落时，每个紧急

出口需要一位男性救援者，他必须帮助乘务员做好 乘客撤离工作，他要和我们空乘人员一样，最后离开 飞机。请志愿者到前面来。

“花花公子”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走到秦嘉身边站好。 **“花花公子”** 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在你面前。

后面四个字，他是在秦嘉耳边轻轻地说的。

第二个是退休的美国飞行员，他也走到了前面。 下岗女工也走到前面来了。

柳 青 你怎么上来了?我们需要的是男性救援者。

**下岗女工** 这种时候还分男性女性?你们乘务人员不都是女 的吗?

柳青犹豫着。

**下岗女工** 给我一个上岗的机会，我会很高兴的。

闻言，柳青再也不能说什么了。

**香港的中年人** 这种时候，是男的都该上去，可边上有你这么

一个胆小的女孩，看来我只有专人专管了。

**反贪局人员** 就是因为要看着你，要不然我早上去了。

**证人突然对反贪局人员说** 那我们一起上去吧?你还是可以 看着我。

反贪局人员愣了一下。

**证** **人** 你就让我赎点罪吧。你放心，就算我死了，但证据不 会死，它永远存在。那些个比我做得更大的、手段更 狠的、伪装得更好的贪污犯终有一天会得到惩罚。

俩人一起走到了前面。

最后，“送死的”男人也上来了。 乘客们纷纷送给他掌声。

“送死的”男人有些不好意思，他走到下岗女工边上，

轻轻地对她说：“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要不然 我到死都不明白我一直是怎么活着的。如果我们能 平安着陆，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能到我公司来上

班 。 ”

**下岗女工** 谢谢你。

在金秀敏的安排下，空姐和自愿者们一组一组地在 指定的应急舱口入座。

原来躺着的张丽萍支起身子，坐了起来。 方明祥向她走来。

张丽萍 是不是准备迫降了? 方明祥点点头。

张丽萍 有把握吗? 方明祥沉默。

张丽萍 告诉我最坏的结果。

方明祥 发动机起火，机身断裂。 张丽萍 成功率有多少?

方明祥 国内没有先例，国际上失败的多。 张丽萍沉默。

张丽萍 有一件事，我刚才没有告诉你，怕你分心。 方明祥 什么事?

张丽萍 还记得我们刚结婚时的约定吗?

方明祥 只要一有孩子，我们俩就绝不能在同一架飞机上。 张丽萍 现在不仅是我们俩，连孩子也在了。

方明祥没听明白。 张丽萍 这孩子是你的。

方明祥明白了，但他简直不敢相信。

张丽萍 算算日子，你就知道了，孩子现在七个多月了，预产

期是5月25日 … …

**方明祥**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张丽萍** 既然已经分开了，我想也没这个必要。而且，也是到 了国外，我才发现已经怀孕了。最初的念头，是不想 要他的，可想来想去，实在舍不得。后来，我决定把 孩子生在国外，然后自己把他带大。但随着他一天 一天长大，我一天比一天更想回来，孩子不能没有父 爱，所以我回来了。

**方明祥一时无语，他喃喃地** 难道这是天意?难道我们真是 该分不该合?难道、难道这孩子天生就不该出世?! 丽萍，你为什么就偏偏要搭乘这次航班呢?

张丽萍 我早就打听到这次航班你是机长，我乘上这架飞机， 就是希望和你一块儿降落。此时此刻，能跟你在一 起，我觉得很幸福。

**方明祥** 你一定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一定要让他在这个世 界上走一遭。

张丽萍 我现在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会那么意气用事地离开 你，为什么会那么意气用事地一定要出国。你会原 谅我吗?

**方明祥** 我也很对不起你。有人说，嫁个老男人，可以宠着 你。可我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就是在家，也像个老 顽童，还要你来照顾我。

**张丽萍**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的是什么吗? **方明祥** 什么?

**张丽萍** 你一定要答应我。

**方明祥**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答应你。是什么? **张丽萍** 照顾你。照顾我们的孩子。

方明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紧紧地抓着她的手 我 也 希 望 你能再给我一次做丈夫的机会，应该说，还有做父亲 的机会。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我用八架飞机也拉 不回你 ……

**张丽萍泪流满面**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就是八架飞机也拉不 走我……就是刚才，我还在想，我们俩牵着孩子的

手，一家子一块儿去逛超市呢。 方明祥深情地看着她。

张丽萍 你一定能行的，给孩子一个榜样。 她抚摸着隆起的肚子。

方明祥坚定地点点头，镇定自若地走向驾驶舱。 这时，客舱里似乎有些乱。

有人哭了起来。

有人四处要笔想写遗书。

一位小伙子用领带蒙住了双眼，空姐在劝他，但他死 活不肯取下。

金秀敏刚拿起话筒想提醒乘客，张丽萍突然站了起来，她伸手 向金秀敏要过话筒，充满感情地说“女士们，先生 们，这种时候，镇静是第一位的，我是机长的妻子，这 里，还有他的孩子……”她捂着肚子， 一时语塞。

金秀敏赶紧扶住她。 客舱里鸦雀无声。

**张丽萍继续说** 以前，我一直说他只是个好机长，不是个好丈 夫。现在，我为他是个好机长而感到自豪。我和他 一起飞了十年，我非常了解他，有他驾驶的飞机， 一 定会平安着陆的，我相信他，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相 信他，他能行，他一定能行!

金秀敏将她扶到座椅上躺好，然后按响了内部话机 信号。

在各个位置上的空姐立即拿起了话机。

金秀敏对着话机发出命令 全体乘务员注意了，无论发生什 么样的情况， 一定要沉着， 一定要保护好每一个乘客

的安全。听清楚了吗?

**全体乘务员异口同声** 听清楚了!

可能由于紧张，秦嘉的声音有些变了。 **金秀敏听了出来** 秦嘉，是不是有些紧张?

**秦** **嘉** 不，不紧张!

她的声音在抖。

**金秀敏** 听说，姐妹们都叫你‘小歌星'? 秦嘉笑笑。

**金秀敏** 那就轻轻地哼一首歌吧，稳定稳定情绪。

秦嘉点点头，她轻轻地哼了起来。

《祝你平安》(或《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在客舱里蔓 延着。

塔台。

**秦松林** 打开话筒。

赵向东依言迅速将一排开关全部打开。

秦松林镇定一下自己，发出命令 全 体 救 援 人 员 注 意 了 ! 全 体救援人员注意了!武警部队，准备两个中队的实 力，在飞机降落后，立即组成70米直径的包围圈，任 何人都不得进入危险区。

“明白!”幕外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秦松林** 成立6个救援组，从飞机的两侧救护飞机上下来的

乘客，做到下来一个，背走一个，不得有半点延误。

“明白!”

秦松林 成立1个机动组，万一飞机出现意外或爆炸，机动组

的任务不但要救助乘客，也要救助参战人员。 “明白!”

秦松林 消防车辆开始在跑道定点位置喷洒泡沫，长度1000

米，宽度30米，喷洒完毕立即撤出，要快! “明白!”

**秦松林** 医护人员各就各位，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抢救措施。

“明白!”

驾驶舱里。

**王保根** 老方，看见地面上的情况了吗?

方明祥点点头 他们并不比我们轻松啊!地面上的伙计们可

能比我们想得更多，做的也更多。 陈永康 机长，我们来个约定怎么样?

方明祥 什么约定?

陈永康 下了飞机，咱们就去你们家喝个痛快；嫂子的手艺我

可是好久没尝到了。

方明祥 行啊，到时你们不来，我也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地抓

来。现在告诉我，还有多少航油? 陈永康 2 . 7吨。

“是时候了。”方明祥与塔台联络：“塔台，塔台，898报 告。”

**秦松林** 898请讲。

**方明祥** 机上航油只剩2.7吨，898请求降落，请求迫降! 秦松林 塔台同意，地面已做好一切准备。

方明祥 明白。

秦松林 自动刹车放在中部，三发拉起，放到慢车位。 方明祥 明白。

秦松林 襟翼50度。

方明祥没有同意 秦总，898请求35度着地。 秦松林 ……

方明祥 秦总，我知道，您是考虑到尽可能地保证机组人员的 安全，可是50度着地的重力会远远大于 ……

秦松林 不要说了，老方，同意35度着地。在飞机机头蹭地

的瞬间，千万将双腿收回。 方明祥 谢谢，秦总。

方明祥向两位助手伸出手去。

三个男人的手放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拳头。 然后，他们无声地、镇定地各就各位。

**方明祥发出指令** 保根，提醒我放前轮动作，落地后拉一发和 三发的反喷。

**王保根** 明白。

**方明祥** 永康，监督减速是否能自己张开，在飞机快要停下时 拉开所有的灭火装置，预报着地高度。

陈永康 明白。

方明祥的手放在了操纵舵把上。

方明祥 好了，伙计们，让我们齐心协力，完成一次震惊世界 的降落!

陈永康清晰冷静地报出高度1000米，500米，200米，100米， 50米，20米 ……

客舱里的超大屏幕上，显现着迫降时的情景。

飞机带着山一般的重量，海一般的啸叫，呼啸着冲了 下来。

飞机后轮着地。

一声闷响，机头也着地了。

紧接着，机头在坚硬的跑道上“嘭、嘭、嘭、嘭”地重擦 起来。

一点火星。 两点火星。

火星连成了片。 火星抱成了团。

一团火花，像一轮红日，似旭日东升。

一个尖锐的女声刺破了沉寂的夜空：“平安下来了! 这声音，惊鬼神，震心旌。

金秀敏在寂静的机舱里来回奔走。她大声地呼喊着 还有人 没有撤离吗?听到请回答!还有人吗?听到请回 答!还有人吗?听到请回答!

只有她自己的脚步声，只有她自己声音的回响，只有 她自己剧烈搏动的心跳。

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穿透了灿灿的红日 …… 音乐起。

灿灿的红日中，那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小伙子和若 干空姐率领着若干乘客出来了 ……

灿灿的红日中，胆小的女孩和香港的中年人出来了



灿灿的红日中，反贪局人员和证人出来了 ……

灿灿的红日中，下岗女工和“送死的”男人出来了

灿灿的红日中，“花花公子”、台湾老太、退休的美国 飞行员出来了 … …

灿灿的红日中，王保根、秦嘉、柳青出来了 …… 灿灿的红日中，陈永康和金秀敏出来了 ……

灿灿的红日中，方明祥和张丽萍出来了，张丽萍手 上，还抱着刚刚诞生的婴儿 ……

灿灿的红日中，秦松林和赵向东向他们迎去 …… 音乐再起。

全剧终。

**戌时露水寅时霜** **(独幕话剧)**



杨延国

人 物 表

李站长 男，四十来岁，镇文化站站长。 侯林 男，三十多岁，文化站员。

白所长 男，五十来岁，镇派出所所长。

常国章 男，三十几岁，大城市里来的出差人。 小兰 女，三十几岁，当年的北京知识青年。 二驴子男，三十几岁，农民，小兰的丈夫。

李玉铃 女，二十来岁，李站长之女。

三尿子 男，三十几岁，游手好闲的农民。

小 峰男，二十几岁，乡下上镇赶集的农民。

疯子 女，四十来岁，李站长的妻子，曾当过演员。 大喇叭匠男，六十几岁，乡村艺人。

二喇叭匠 男，五十几岁，“罗锅”,乡村艺人。

亚赛花女，五十几岁，乡村艺人。 男青年甲、乙、丙。

皆二十几岁。

女青年甲、乙、丙。 跳舞的青年数名。

**时** **间：**某夏日晚八点多钟。 **地** **点：**东北某镇小舞厅内。

〔这是一个刚刚由乡变成镇、由镇文化站办的舞会。 桌、椅、凳、灯具等都很简陋，是随便凑合起来的。桌 子上的油漆已大部分剥落；椅子有的三条腿；灯只是 一般的灯泡，不过度数大了一点儿。墙壁虽然刚刚 粉刷过，但是还隐约可见“文革”时画的葵花向阳、大 海、航船的痕迹。显然，当年人们曾在这里做过“早 请示”、“晚汇报”、讲用和大批判等活动。

舞台左角有一小门，门旁置小桌，桌上放着录音机、 扩大器、几盘磁带，舞台后部放着几把椅、凳，是供跳 舞的人休息的。舞台的右侧是深进去的舞厅和临时 “小卖部”。人们可以由这里自由地上、下，或是去跳 舞，或是到“小卖部”去买小吃。可以时常听到从这 里传来嘻笑声和吵闹声。

幕启：录音机正在放着《小城故事多》的歌儿。侯林 正在忙着，他一会儿正正椅子，一会儿又拿起笤帚扫 扫地；李站长对着扩大器反复地喊着话。

李站长 青年朋友们，今晚八点，咱们镇文化站举办舞会，这 是咱们乡变镇以后，第一次舞会，热烈欢迎你们前来 参加……青年朋友们 ……。

〔男女青年们相继将头探进门来观视。

**女青年甲** 李站长，怎么还不放人呢?都八点多了!(指腕上 的表给李看)

**李站长** (和悦地)等等，等等，不要着急，你们先到那边买票，

呆会白所长一到，咱们就开门儿、放人儿。 **男青年甲** 白所长?哪个白所长?

李站长 还有哪个?咱们镇上派出所的白所长呗。 **男青年甲** 舞会还要派出所来人干啥?

李站长 干啥?这不明摆着， 一帮现代化的小青年儿，聚到一 块儿又扭又跳的，没个煞茬的人儿照看还行?咱这 里也是从县城里学来的经验。

女青年乙 (恐惧地往后缩了缩头)哎呀妈呀!你不放心就别 开这舞厅呗，何必找个带“猪肘子”(指手枪)的看着 我们呐?

李站长 呀哈?说的好，不开舞厅哪挣钱去?不挣钱上边儿 号召的以文补文咋落实?不落实我这个镇文化站站 长还当不当了??再说了，咱们这儿由乡变成镇，那 也叫往上提拔了一级，镇嘛，做为一个镇跟不上现代 化的脚步，不办舞厅还中?!(抬腕看表)这个白所长 可也真是，时间观念一点儿也不强，提溜耳根子告诉 他八点、八点，可这八点都过这么半天了。人家楞是 不给你来，说不定又跑哪儿灌酒儿去了，这套作风!

〔突然门外的吵嚷声由强变弱，传来了白所长蛮横、 响亮的声音：“让开!让开!没听见咋的?说你呢! 让开!让开!真他妈的!”随着声音白所长出现在门 口。白所长，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尤其是那发福的肚 子甚是显眼。一件“特利灵”的短袖上衣紧紧地“绷” 在身上，使后腰间挂着的手枪明显地支了起来。走 起路来总爱背着手扬着头，神气地左摇右晃。然而 那迈一步一颤悠的肚子和不太合体的宽大的警裤，

却给人一种松松垮垮的感觉，这便和他那满脸严肃 的表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李站长** (酸溜溜地)哟!白所长，你可来了，这儿只等您的大 驾 了 。

白所长 (虎着脸但开玩笑地)鳌犊子色，操!你不知道我这 一天咋忙。会儿刚开完又审案子，案子审完了又侦 察现场。妈的!到这阵儿房子还没抹呢，老娘们儿 一个劲得咕。(愈发正经地)这县局也是，净派些小 青年儿给我打下手，你一提出来么,好几个局长都跟 你说：“你是老同志，一是对你信任、放心；二是让你 带带小青年儿。”唉!这一天，那儿不到不中，这儿不 来不行，不管哪出了事儿都得我兜着。……

**李站长** (不耐烦地)得得得，老虎没在家你吹个豹(爆)!谁 还不知道谁是咋地?!

〔门口突然自动让出一条路来，小兰手持一把小扇 上，她走过门时，像是根本没有看见侯林一般，脸上 于微笑中显现出傲然之气，步履轻盈随便。岁月悠 忽，算来她已在乡下生活十几年了，然而十几年的乡 村生活却没有使这位貌美的女人失去“城里人”的气 质，她豪爽开朗，有时甚至有点撒泼。和她在一起会 使人心胸坦荡，兴味无穷，但却来不得半点邪念。看 来今晚她是刻意打扮了一番，高高挽起的发髻，亮闪 闪的耳坠儿。上身是宽大的三色蝙蝠衫，下身是颇 见身体曲线的牛仔裤，脚穿棕色的高跟鞋。走起路 来摇摇摆摆，别有一番迷人的姿态。

侯 林 (调皮地)嘿，嫂夫人驾到 …… (口奏“迎宾曲”)梆

……。

小 兰 (眉毛 一 挑斜眼而视)德兴!(落落大方地走至白所 长跟前)白所长也跳舞来了?

白所长 (皱着眉上下打量着小兰，对李站长)我说老李，今晚 都谁来参加舞会?

李站长 (不解地)嗯? … …

白所长 (仍盯着小兰，手却伸向李站长)把参加人员的名单 给我看看。

**李站长** (稍愣一下)这……,我的所长大人，开舞会要什么名 单呢?也不是开党委会!

〔小兰用讥讽的目光看了白所长一眼，微微一笑，转 身坐在椅子上。

**白所长** (尴尬地)啊、啊。(弦外有音地)可是也不能什么德 性的人都来参加吧?

李站长 (微微有些生气，但又马上硬做高兴，有意地向白所 长解释)白所长，咱们能办舞会多亏了小兰这个文艺 活动骨干了，是她帮我联系上县里学的，吃住全在她 的同学家。这舞会要是能办成功，以文补文能多挠 扯点儿，小兰应记头功。

白所长 (官腔十足地点着头)噢、嗯，那是、那是。

〔外边吵嚷声又起：“还不快放人哪?”“都八点多了!

白所长 (粗蛮地)瞎他妈吵什么?别把我惹火儿喽! 李站长 好!好!放人、放人。

〔 众 挤 。

**李站长** 侯林，收票，没票的不管谁一律不准进! **男青年甲** 这玩儿还要票哇?

**女青年甲** 还六毛钱?

李站长 玩儿?这是一般的玩儿么?这叫过精神文明生活儿 来了!精神要文明不花点儿代价还行?哎、哎、哎， 要想跳舞的到东边门楼那买票去。(见众人不动，催 促地)去呀!

**男青年甲** 我可不用那六毛钱打水漂儿去。

**男青年丙** 就是，费劲儿巴力挣来的，往这扔不值得!六毛 钱，玩扑克一二三毛见五加一，够一把破的钱儿了。

李站长 (见众人仍不动，催促地)去买票哇!你们别寻思这 玩艺儿光是蹦达蹦达。哪—— 嗯-— (做着笨拙的 舞步)这一男一女，啊?往一块儿那么一 ……一 …… 一什么,得劲儿屁了!这也叫其乐无穷啊!要不城

里咋还有人跳出瘾来了呢? 〔众人哄笑。

李站长 (见众人不动，免强地)要不然贱点儿?五毛一 张。 (见众人仍不动)四毛……三毛……两毛，还不中啊?

男青年甲 ( 起哄地高喊)精神文明生活大减价 —

〔众人随着起哄。

白所长 (训斥地)什么王八犊子话!精神文明现在是看涨不

看落，还减价?再他妈乱说我收拾你! 〔小兰急走至李站长跟前，与李耳语。

李站长 (想了想，狠狠心地对小兰)中，舍不出孩子套不住 狼。(转对众人)要不这么着吧，今天是第一天营业， 咱也图个吉利。本站长宣布免费!大伙随便进来跳 吧!

**侯** **林** 站长，这……不好开这个头吧?今天免费，明天就更 没人买票了。

**李站长** (与小兰相视一笑转对侯林)你懂啥?一迷上，六毛?

一元他也来呀。你等着瞧吧!(对众人)大伙儿进来 吧 。

〔众人吵嚷拥挤着进。

**白所长** 侯林，虽然免费，这门你也得把着点儿，明白不? **侯** **林** 嗯，明白。

李站长 好，下面我换上舞曲，大伙儿可别磨不开跳哇。(外 行地)预备齐，跳!(随之将录音机按响，白所长急忙 走至李跟前，伏耳低语几句，李想了想),好吧，大伙 儿静一下，白所长要讲几句，大家欢迎!(习惯地鼓 掌，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有的嘲讽的拍了几下。)

白所长 (清了一下嗓儿，如开宣判会般威严地)哦——同志 们，小青年儿们，我代表乡、不，是镇，镇党委，(李站 长一愣，略感吃惊地望着他，之后疑惑地摇了摇头) 说几句。大伙儿今儿个来跳舞，这是件好事么,上头 说这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你们有胆子来，啊?这很 好!但是，大家不许打架，要遵守社会公德，捡文明 一点儿的舞跳，不许玩儿下流动作，总之不许犯五讲 四美。好了，我的讲话完了。(习惯地自己鼓了几下

掌。见众人无所反应，甚是尴尬。) **李站长** 好，跳吧。

〔按响录音机，舞曲声骤起。但青年们面面相觑无一 个下场。

**白所长** (侧着头，品味了一下舞曲，突然举起一只手)停! 停 !

**李站长** (不解地看着他，迟疑地将录音机闭掉，酸溜溜地)又 咋地了?

**白所长** 我说老李，能不能捡点儿这个……这个什么了?你

看我这记性，喝点酒嘴边儿上的话都忘了。(用手敲 头认真地想着)嗯-  (恍然大悟地拍肚子)像我这 身板儿的。

**候** **林** (不解地)你这身板儿?胖的?粗的? … … 〔众青年打量着白所长，讥笑地低声议论。

白所长 (摇头)不是，不是。(忽然想了起来)健康一点儿的! 对，健康一点的!我不愿听那种软绵绵的，骨头发 酥 。

**侯** **林** 那啥?(讥讽地唱)“雄纠纠，气昂昂……”这个?

**白所长** 不行那歌太硬了。(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 把营归……”这个总行吧?

小 兰 (走到白所长跟前)白所长，这舞曲是有一定说道的， 不是啥都能跳。

**白所长** (不信任的上下打量着小兰，转对李站长)真的吗?

**李站长** 千真万确。我上上边儿学跳舞时放的就是(指录音 机)这种曲子。

**白所长** 既是真的，上边儿又有规定，那就没啥说道了。按上 边儿规定的放吧。(想了想)镇党委那儿我说去。

〔李站长又是一愣，不解地看了白所长一眼，迟疑地 按响录音机，脸色随之阴沉下来。青年们仍说笑着 无一人下场。

〔小兰邀男青年甲，男青年甲羞涩地摇了摇头；她又 邀乙，乙恐惧地躲向一边。

**小** **兰** (走至男青年丙前)来，咱俩跳一会儿。

**男青年丙** (假意退缩地)哎呀，我……我不会呀!

**小** **兰** (嗔怒地)装什么三孙子!背奇旯你咋动手动脚的 呢?(将男青年丙拉起。)

〔男青年丙半推半就地与小兰起舞。

〔男青年甲、乙突然面露懊悔的神色， 一齐站起走至 小兰旁边。

|  |  |
| --- | --- |
| **男青年甲** | 二嫂子，和咱跳一会儿呗。 |
| **男青年乙** |  |

〔与小兰跳舞的男青年丙不满地瞪视甲、乙二人一 眼，似怕他们将小兰抢去地把搭在小兰后腰的手搂 紧了一些。小兰一笑用搭在丙肩上的手轻轻地将他 搂在自己腰后的手拿下，放在先前的位置上。

小 兰 (玩笑地对男青年甲、乙)猴儿色，才刚儿干啥了?找 别人去吧!(与丙加快舞步)

〔男青年甲、乙尴尬地挠了挠头，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回原位坐下。众人注视着小兰与青年丙跳舞有顷。

白所长 哎——呀——,你们怎么不跳哇?来，再来几对就更 好看了。跳哇!跳舞是有利于身板儿健康的嘛!来 你，(拉男青年甲)来你，(拉女青年甲)你俩一伙儿。 来你，(拉男青年乙)来你，(拉女青年乙)你俩一伙 儿。(四人互望又分开，女青年甲、乙羞涩地嘻笑着 跑回坐位)你们怎么不跳哇?有我在这坐阵呢，你们 怕啥?啊?

〔男青年甲与男青年乙对望一下。 **男青年甲** (对青年乙)来，咱俩跳。

〔二人起舞。坐位上的众青年看着四人跳舞，终于架 不住诱惑，有二、三对男女青年试探着上场，但皆是 男与男的女与女的为舞伴。

**白所长**(惊奇地看着，对李站长)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呀? 哪有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一对儿的?你看人家电

视上，都是一男一女一对儿一对儿的。(停了一下) 可也中，开头么,大伙儿都磨不开。这样倒好，省着 出问题。(坐在椅子上观看，忽又站起)我说老李，你 注意到这里的新动向没有?

**李站长** (茫然地)没，没有哇。

**白所长** (神秘地)你说，这跳舞不学能会不?

**李站长** 难学着赫儿的呢!我到县里学那会儿，手脚都把不 过麻来。

白所长 这不结了。那你说他们是在哪学的?以前咱这也没 开过舞厅。准保是背旮旯里偷摸学的。(补充地)要 不就说这社会风气呢?哼!(若有所思地坐下)

〔在跳舞中男青年丙似起邪意地将小兰越拉越近。 小兰终于忍不住地打了他的手一下，瞪了他一眼，但 仍微笑着走至凳前坐下，男青年丙尴尬地偷偷四望 走下，至右侧直进延伸进去的“舞厅”。

〔常国章上，他是个刚刚从大城市里到这个小镇上出 差的人，衣着固然是带有大城市人的特点。来到这 样一个小镇的公共场所，他自然是带着几分高傲的 神态。他走进舞厅时好像是在向人们声明：“你们这 里来了个大人物。”众人皆用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

常国章 (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四处寻视了一下，当发现小 兰时略微一愣，之后走到小兰前，文质彬彬地做了个 邀请的动作)我可以请您跳舞么?

小 兰 (微微欠起身嫣然一笑)对不起，我刚刚跳了一场，有 点累了。

**常国章** (失望地)噢，打搅了。(又四下观望一下，将目光落 在自认为“还算可以”的女青年丙身上，走至她跟前)

我可以请您跳一曲么?

**女青年丙** (惊叫)哎呀妈呀!你、你想干啥?

常国章 (吃惊地望着她)我、我想请您跳舞哇。

女青年丙 啥?请我跳舞?我不认识你!臭他妈流氓! **常国章** 您、您不跳就不跳呗，怎么还骂人呢?

**女青年丙** 骂你?骂你是轻的!(高喊)白所长!

白所长 喊啥呀?叫魂儿呢?(不情愿地走向女青年丙) **女青年丙** (指常国章)他、他耍流氓!

**白所长** (转向常)是你么?你要干啥? **常国章** 我没干什么呀。

白所长 那她怎么说你耍流氓?

常国章 (气愤地)纯粹是污衊!我只是很有礼貌地请她跳 舞。

白所长 请她?你请她?你们认识?

常国章 不认识。可不认识就不能跳舞么?

白所长；着哇!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你请人家跳的哪家子的 舞呢?(习惯地)作案动 …… (急忙改口)不、不。思

想动机是什么?

**女青年丙** 就是，大邪门儿!

白所长 (不容分辩地)你想想，如果你的老婆或女儿让一个 不认识的男人接着，(做着可笑的似舞非舞的动作) 这么一摆，那么一拧的，你怎么想?你舒服么?

**女青年丙** (认为白所长说的太露骨，难为情地转身掩面)哎 呀妈呀!

白所长 (继续起劲儿地说教)如果对方是个未婚女青年倒还 情有可原，大不了找婆家困难点儿，可早晚能找着， 有剩男没剩女儿么。要是个有了婆家的女同志呢?

她的男人能容么?这不是要防碍家庭和睦么?啊?



常国章 (气极地，但有口难辩)你、你……(渐渐地平缓了下 来，讥讽地)对，对!您老人家教导的完全正确、完全 正确!(坐椅子上)

**女青年丙** (对白所长)就这么把他放了?

**白所长** 一咋地?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还没说你呢! **女青年丙** 说我?说我啥?

白所长 啥?一、你也是个年青人，这种场合年青人来了就该 开通点儿，要不就别来。人家一请你你就针扎火燎 儿的，干啥呢?好像人家把你咋地了似的。二、他有 动机没后果，构不成犯罪。(不耐烦地)去吧去吧，和 你说不明白!

女青年丙 ( 生气地转身走向门口)哼!还所长呢?一点儿法 律都不懂，好狗还护三邻呢!(横瞪了常国章一眼) 你等着，我不告诉我三哥的!(气忿地下)

〔一直表情严肃地注视着他们的小兰走至常国章跟 前。

**小** **兰** (落落大方地)我可以请您跳舞么?

常国章 (先是一愣，之后怀疑地打量着她)您……是真的? 小 兰 (嫣然 一 笑)真心诚意。

〔常国章迟疑地站起，二人起舞，边舞边唠。 **小** **兰** 您不是本地人吧?

**常国章** 您好眼力，我是外地人。 小 兰 北京人，没错吧?

常国章 的确，昨天刚从北京来。出差。那么您……

小 兰 父母在京。(叹了一口气)我属于那种彻底的扎根儿

派。也没办法，找了个本地的农民，安家了。 **常国章** (同情地)噢—

小 兰 (古怪地一笑)看您的神情好像以为我很不幸。其实 您错了。我丈夫很能干，也很体贴我，家里什么都不 缺。一台小四轮，哪年都能顶你们城里人三年的工

资。不过他就是爱喝点酒，有时还打我，但不是经 常，是有时，有时二年，有时三年，但我并没觉得不幸 福 。

**常国章** (不知说什么好地)噢，噢……

〔小峰上，他是一个由更偏远的乡村上镇赶集的小青 年。或许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原因吧，小镇上的一 切竟使他目不暇接，更使他兴奋，他说话不分平卷 舌，一味的高声大嗓，可谓是憨态可掬。

小 峰 这儿不是看电影，是演戏呀?(细看)这唱二人转咋

还这么多付架儿一块上场呢?咋还干扭不唱呢? **李站长** 这是舞会。

小 峰 会?还开五(舞)个会?你可别逗了!这都啥年月 了?还开会?真要是开会，别说花六毛钱买票哇，倒 找六毛也不上算!那些年开会都开伤力了，如今晚 儿一听说开会脑瓜仁子都疼。(急忙补充地)前几年 分牛、分马、分地落实责任制那个会儿可不算哪。再 说这开会，(指跳舞的人)咋还扯拉拉狗儿玩儿呢?

**李站长** 是舞会，跳舞的晚会儿。

小 峰 (巡视坐着的人)就我们这几个人一人花六毛钱，就

买来这么一大帮人给我们唱这种舞会儿? **李站长** 你也得跳。

小 峰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不会耶。退票中不?

李站长 (有些生气地看了他一眼)对不起，今晚免费。可你

已经把票买了，那就活该你倒霉，此票售出一概不 退 。

小 峰 那买了票就非跳不可呀? **李站长** 你坐哪儿看也中。

小 峰 那还中，就当六毛钱看个西洋景儿呗。(从跳舞人中 间穿过，儿次碰到别人，被碰的人用白眼瞧他。他找 了个凳子坐下，向前探着头，傻呆呆地看着别人跳 舞。当他目光随着一对舞伴儿转向右侧时突然有所 发现地)那儿还有供销社呢?(小卖部)赶一天道儿 了还没吃饭呢，买点儿嘎儿码儿的垫巴垫巴。(站起 向右侧走去)

〔李玉铃上，她低着头，生怕被其父李站长发现，急忙 在侯林身边侧身挤过。

侯 林 哎、哎!谁耶?咋还偷偷摸摸的呢?不要票也不兴 这么地呀?(拉住李玉铃)

**李玉铃** (指了指李站长，小声地)侯叔，是我，别让我爸看见。 (做了个鬼脸)

〔侯林一笑放开手，李玉铃匆匆穿过舞台。从右侧 下 。

**女青年丁** (走向李站长)李站长，你教教我跳舞呗。 **李站长** (慌乱地看着她向后退着)我、我也不会呀。

**白所长** 我说老李，你那么封建干啥?全镇人谁不知道你前 些天到上边儿学跳舞去了?教教呗，人多广众的怕 啥?再说你啥样谁还不知道?别说教别人跳舞，就 是搂着个女的在大街上走，别人也不会往那上寻思。

**李站长** 那——我就教教你。(笨拙地教女青年丁跳舞，边教

边数)一、二、三、四，这个腿。哎、对，再迈这个腿，

二、二、三、四 ……

〔音乐声中众人跳舞有顷。

〔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凄凉嘶哑的二人转声：“一更 里呀看情郎，情郎喜洋洋；悄悄话儿对我讲，讲的我 心里直麻痒， ……"随着声音疯子出现在门口，她是 一个在“文革”中被批斗吓疯的演员，李站长的妻子。

众人舞停，注视着疯子。

**李站长** (慌乱地)你?你来干什么?

**疯** **子** 干什么?唱戏呀!(接唱)二更里呀看情郎 …… **李站长** 你给我回家去!(拉疯子)

**疯** **子** 你再拽我，我打你。(躲)咱当年的“粉白桃”给你亮 个场儿，鼓乐班子侍候着点儿。来啦——(唱)五更 里看情郎呀，情郎脸上蒙层霜，他半句话也不对奴 讲，让奴好心伤……

**白所长** 喂!疯子，你一边去吧，这儿跳 ……

**疯** **子** (戏曲中叫板托腔)不——哇——(接唱)情郎哥你别 走，听听小妹诉衷肠，小妹我一不图金银二不图财和 宝哇，只图和哥哥你地久天长……

〔在疯子唱时，李站长与白所长耳语，白所长先是不 同意地摇了摇头，之后勉强同意。

**白所长** (突然高喊)打倒粉白桃儿——!粉白桃儿不投降就 叫她灭亡——!

**疯** **子** (猛然一怔，立刻垂首立正，渐渐弯腰低头)我交待， 我向红卫兵小将彻底交待。

**白所长** 粉白桃儿! **疯** **子** 在。

**白所长** 金猴战斗队命令你马上滚出去! **疯** **子** 是、是，我滚、我滚。(慌忙跑下)

**白所长** (内疚地)哎呀老李，你让我作弄一个疯人，我这不是 做孽吗?

李站长 (痛苦地)没法呀，有时候她在家闹起来时，只有请别 人在窗外喊几个文化革命时的口号，她才能老实。 她这病是那时候让人家给斗的。唉——(停顿，见众 人呆立，抱歉地一笑)没啥，耽误大伙儿跳舞了，对不 起。大伙接着跳，接着跳。(当他将目光转向右侧时 突然一愣，快步向右走去，少顷拉李玉铃复出!(低 声严厉地)你给我滚回去!

**李玉铃** (撒娇地)不嘛——人家就看看，也不跳。

**李站长** (仍低声地)姑娘家啥都看?不害臊!这是你来的地 方么?

**李玉铃** 那你咋 ……

**李站长** 我他妈的是站长，以文补文，不补行么?滚回去!

**李玉铃** (生气地威胁)哼!你等着，你教人家跳舞，还攥着人 家的手，搂着人家的腰。还是个大姑娘，你等我不告 诉我姥姥的!

**李站长** 你、你姥身体不好!

**李玉铃** 那你还跳?(气呼呼地急下) **李站长** 你……唉 ……

〔三尿子上，他衣服很破头发很长，但绝不是时髦青 年留的那种长发，而是又脏又乱。他属于农村那种 “运动乐”式的人物，文革中虽然他只有二十来岁，却

曾“冲过锋、陷过阵”。如今他是个游手好闲的光棍 汉 。

**三尿子** (无话找话地)呀!李站长，忙啊? **李站长** (不屑一顾地)嗯。

**三尿子** (不以为然地)这儿可挺热闹儿哇!姑娘小伙子一大 帮，你这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的不错嘛。(见无人搭 理，悻悻坐于一旁，两眼紧盯着小兰与常国章)

〔二驴子上，他是一个很勤劳，但很爱喝酒的人，看来 今天他就没少喝。三尿子瞅小兰，又瞅二驴子，站起 走至二驴子前，暗指小兰与常国章，做二人关系不正 常的手势。

**二驴子** (怒目而视三尿子，猛地一拳将他打倒)滚你妈了个

炮仗的!

〔众人惊呆。

三尿子 (倒在地上故意地)哎哟，哎哟!好、好、你打人，你打 人。明天我就住院去，非叫你糟它个百八儿的不可! 〔二驴子慢慢地走到小兰前，突然举掌打了小兰一耳 光，继尔拽住小兰头发猛打。

**二驴子** (边打边喊)我叫你跳!我叫你跳!不要脸的东西! 好吃好喝儿的供着你，你还起上高调了!

〔小兰痛的大叫，众人先是一惊之后却感兴趣地看热 闹。三尿子从地上爬起，手舞足蹈“嚎嚎”地起哄。 白所长有意地扭过脸去，硬拉住李站长唠咯儿。常 国章欲上前拉，被三尿子及二名男青年拱向一边。 小兰跑向右侧，二驴子追下，右侧传来撕打声。

**常国章** (急走至白所长跟前)同志，您是派出所的，这事 …… 白所长 (不满地)去、去!外地老客儿远点扇着!你懂个屁? 常国章 派出所的不管打人?

白所长 那叫打人?那是打老婆呢!

**常国章** 那你也得管哪!

**白所长** 打几下再说吧。这个镇上就她能抖擞。 〔小兰，二驴子追打上。

**白所长** (挡住二驴子)哎，我说二驴子，妈的!打两下出出气 见好儿就收吧!

**二驴子** 我打老婆你管得着吗?

**白所长** 我想管就管得着!今后打老婆回家打，在家你咋踹 古都中。寻思谁不知道呢?在外边穷抖威风，回到 家都得给人家跪下的手!滚他妈王八犊子!(踢了

二驴子一脚，将其推下) **李站长** 唉，这他妈舞会开的?

〔小兰欲走被几个女青年拉住，低泣。

常国章 (对白所长)所长同志，现在照法律办事，不论谁打谁

您也不能不管吧? **白所长** 那当然。

常国章 可他打人了就这样一走了之?

**白所长**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没告到我这儿，所以(闭起 一只眼眨了眨，以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这么 着。再者说了，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说了算。

**常国章** (气愤地)你……(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转对小兰)那 么您也就这样了结了?

〔小兰低泣无语，常国章皱起眉头盯视着她，继尔怒 其不争气地叹了口气。

白所长 (息事宁人地对小兰)你要是告他，我就把他抓起来， 蹲个十天半月的，那名声儿……他可是你老爷们儿。 怎么样?告不告?

小 兰 (抽泣着摇了摇头)不、不，我不告。(转身跑向右侧)

白所长 这不结了，这种事儿要是都告，那拘留所再扩大一百 倍也装不下。男的打老婆在咱这不稀奇。(拍了拍 常国章的肩，弦外有音地)我倒是希望你这位外地老 客儿，不要给我们这儿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啊?(冷 笑)

**常国章** (气极地)哼!(转身下)

**三尿子** (似乎被刚才的一阵骚乱激起了精神，高叫)哎!哥 们儿姐妹儿们跳哇!愣着干什么?冒劲儿跳哇!

**男青年甲** (不耐烦地拍了拍三尿子的肩，讥讽地)爷们儿，叫 唤啥?你也来跳跳?

三尿子 咋地，欺负你爷们儿不会跳哇?(站起学别人跳，但 十分笨拙。众大笑)笑啥?十年前你爷们儿我舞跳 的正经不赖歹呢!指墙上的陈迹)就在这儿，在这个 “忠字墙”前。

**男青年乙** 越说越玄了，十年前哪兴过跳舞呢?

**三尿子** 咋没兴过?!那时你们还都在你们娘怀儿里吃咂呢!

不记事儿。

**男青年甲** 那你跳跳哇!

**三尿子** 跳就跳。(跳起了“忠字舞”,边跳边唱)敬爱的毛主 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男青年乙 别说，还真没看透，俺爷们儿还真有两下子。(试 着跟三尿子学了两下，但很笨拙)这又是一种舞啊； (拉住三尿子)爷们儿，教教咱跳这种舞呗，怪好看 的。

**三尿子** (端起架子来)教你?不干。

**男青年甲** 明个儿请你喝八加一，行不? **三尿子** 说话算数?

**男青年甲** 胡弄你鳖羔子地!

**三尿子** 中!来，跟着点儿。(欲唱跳)敬爱的 … …

**李站长** (急忙阻拦)你耍什么狗驼子!这都啥年月了?你还 跳那种破玩意儿!

**三尿子** 没事闲逗闷子呗。

**李站长** 去、去，一边呆着去!再他妈捣蛋下回来剧团你就别 想看蹭戏!

**三尿子** 这李爷们儿，咋还把话扯远了呢!(扫幸地，但又皮

笑肉不笑地找了把凳子坐下)

〔小峰捧着汽水、蛋糕等从右侧上。

小 峰 耶?刚才吵吵八火儿的干啥呢?咋不跳了呢?花六 毛钱得让咱看个够哇!

〔众人被他的憨态逗的大笑。

小 峰 笑啥耶?(用下额点怀里的东西)谁吃?别装假，饿 了吃，渴了喝。装假还中?

**三尿子** (不客气地从小峰的怀里拿蛋糕贪婪地吃)爷们儿真 大方啊。

小峰(急忙躲闪)你倒是不会装假，那也得我吃剩下的!

〔此时白所长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

李站长 (拍了拍白所长的肩)白所长，白所长!

**白所长** (一惊，习惯地将手按在枪套上)怎么?有情况?

**李站长** 不是，你累了，要不你先回去歇着吧，我看你够忙的 了 。

**白所长** 可不，这一天脚打后脑勺子似的忙。(伸了伸懒腰) 这儿你注意点，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记住号码： 2567。我先回去了。(欲走，又不放心地叮嘱)注意 点儿，要是出了事我可不好向镇党委交待。(又伸了

个懒腰)这一天闹腾的太乏了。(下) 〔几个小青年围住李站长。

**男青年甲** 李站长，来段迪斯科。 **女青年甲** 就是，那才够味儿。

**男青年乙** 谁爱跳这种交际舞呢?慢悠悠的没劲儿!

**侯** **林** (探头向外望)白所长走远了。 **李站长** 你们会跳么?

**男青年甲** 也哈?叫你说的，跳的正经不二五眼呢! **李站长** (自语地)这都搁哪儿学的呢?

**男青年乙** 电视、电影上。完喽找个背旮旯子、树趟子、苞米 地里扭巴扭巴就会了。还上瘾了，隔几天不跳浑身 就刺闹。放迪斯科吧!

李站长 放可是放，大伙儿可都得守点规矩，别给我惹麻烦， 另外，明天得来，都得买票。

〔众青年：“那是!”“中!”“放心吧!”

〔李站长换了一盘磁带，青年们狂乱地跳起迪斯科 舞。

〔三尿子高叫着起哄。

小 峰 (笑的前仰后合)哈 …… (放下汽水、蛋糕，双手捂着 肚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我的妈呀!我、我的妈呀!逗 死我了，逗死我了!

〔三尿子乘机抓起小峰的食品狼吞虎咽地吃。 侯 林 (走至小峰前，奇怪地)你笑啥?

小 峰 (上气不接下气地)不管闺女小子，都这么拧、拧屁 股，跟掉胯骨似的，太逗人了。俺家那头瘸驴一走道 儿和这二样不差。哈……笑、笑死我了!

**男青年甲** (不满地瞪了小峰一眼，吆喝牲畜般地)吁——(指

桑骂槐地)牲口不大，还他妈毛了!

〔小峰欲发作，但环视四周后，怕吃亏地作罢。

〔大喇叭匠，二喇叭匠与亚赛花上。大喇叭匠细高个 儿；二喇叭匠“罗锅”,亚赛花属于老来少一类，虽然 刻意打扮，但又黑又丑。

大喇叭匠 哎呀!李站长啊!这有文艺节目咋还把俺们哥仁 拉下了呢?

**亚赛花** 可不是咋地，母(俺)们大小不济也是个文艺骨干呢。 **李站长** (对大、二喇叭匠)哟，你们俩还造上来了!这不是搞

文艺节目，是随便玩玩。(玩笑地)没想到你们这两 个宝贝疙瘩自个儿窜哒上来了。

二喇叭匠 随便玩玩更好，俺民间艺人就乐意说啥唱啥都随 便儿。你小子是升了站长不认人了吧?

李站长 这话不是唠远了么?咱们谁跟谁呀?这要是年节儿 的弄个文艺节目，还全靠你们俩出菜呢。你们是坐 呀还是跳哇?

**亚赛花** 先坐会儿看看。 〔三人落坐。

大喇叭匠 哎呀，我的天呀!咱这看真人跳这种舞还是头 一 回呢!

**亚赛花** 可不是咋地，以前光在电视上看过。

二喇叭匠 李站长这小子是啥事都干，啥屎都局耶! 李站长 (玩笑地)我说两头扣，你他妈骂我呢?

大喇叭匠 骂你不是应该应份的么?一个晚辈儿人。

**李站长** 好你个滚地包，啥热闹都凑!哎，我听说你们在屯 下，一到后半夜就唱粉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真有 那事儿，别说我把你们的艺人证给缴喽。

**二喇叭匠** 滚他妈王八犊子!别糟尽你二叔了! 〔李站长欲言。

大喇叭匠 (抢过话头)哎，我说老李小子，这儿不是随便儿 吗?

李站长 对，随便，你学狗叫都中。

大喇叭匠 那咱可有言在先，你不行挡我们哪。 李站长 好，只要你不脱裤子就行。

大喇叭匠 什么他妈话呢?(转对亚赛花)我说孩子他老姨， 咱给他浪起来呀!

**亚赛花** 好咧!老娘这就浪起来!(扭起秧歌舞)

〔大喇叭匠吹起秧哥调，二喇叭匠亦随。顿时刺耳的 喇叭声盖过舞曲。众青年都惊诧地注视着他们，少 顷众人落座，皆露出不满的神色。

大、二喇叭匠起劲儿地吹，亚赛花起劲儿地扭，少顷 小峰忍不住也跟着扭了起来。

小 峰 这回地么,六毛钱花的还值个儿。

〔亚赛花与小峰逗舞。男青年丙气不过地站了起来， 竞随着秧歌调跳起了迪斯科。大、二喇叭匠见状气 愤地加快了节奏，想迫使男青年丙停舞，但他竟随之 加快了舞步。曲调又慢，他又跳起了慢节奏的迪斯 科舞。

**大喇叭匠** (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拉了一下二喇叭匠，气喘 吁吁地)我说老弟不服老不行哟!

二喇叭匠 就是，想当年咱年青那会儿，逢年过节扭大秧歌 儿，一吹就是半小天儿。

**大喇叭匠** 谁不说是!有时候早起儿就喝一碗稀里光汤的苞 米碴子粥，来劲儿了一鼓就一大天。

二喇叭匠 那前儿，十里八村的谁不夸咱老哥俩吹的靠!

大喇叭匠 那是耶，十个八个地喇叭匠和咱俩对阵，二袋烟的 功夫管保叫他们瘪茄子!

亚赛花 (凄惋地)不中了，不中喽!不服老不中啊!

二喇叭匠 就是，现在侍弄个文场儿八成还将就，别的 …… (痛苦地摇了摇头)唉!走吧，那边喝瓶汽水去吧。

大喇叭匠

(同时)走吧，今儿个我花钱。

亚赛花

〔三人同入右侧，小峰随下。 男青年甲 戏蹦子，这儿耍猴儿来了!

男青年乙 滚地包，有响儿就到，阵阵少不下。

〔突然门口一阵骚乱，二驴子上，众上皆用惊惧的目 光盯着他。

二驴子 (寻找着)小兰，小兰呢? 女青年甲 (遮掩地)走、她走了。

二驴子 上哪儿去了?(托着哭腔)她上哪去了? 女青年乙 那你问谁呢?还没打够哇?

李站长 别他妈逞能了!

二驴子 不、不是。她上哪去了? 〔小兰突然出现在右侧。

小 兰 (高傲地)我在这呢，干什么?你的威风还没耍够么? 二驴子 不，小兰，我，我……

小 兰 (有意地要气他，对男青年甲)来，小柱儿，咱俩跳一 会儿。

男青年甲 (恐惧地向后退)不、不，我不、我不……

小 兰 熊样儿!我还吃你了?怕什么?(强行拉男青年甲 跳舞)。

**二驴子** (哀求地)小兰，小兰，我错了，我不该打你。你、你就 看我一回面子吧。

小 兰 打完人，看一回面子就拉倒?没那么容易!

二驴子 小兰，你、你、你是我的好……我不该打你……我才 刚儿是喝多了。我知道咱家能过上好日子全靠你 了。你、你生气我真心痛。你要是再生气，我，我给 你跪下了。(见小兰不理)我真给你跪下。(跪)

〔众人起哄。

小 兰 (急阻止，见已跪下一愣，突然打了二驴子一个耳光， 不知说什么好地)你 … … 你混蛋!(痛苦地)打老婆 不该当别人面打，可你、你给老婆道歉也不该当着别 人的面跪下!你、你还是个男子汉吗?你丢死人了! (掩面哭泣跑下)

**二驴子** (愣怔片刻，急忙站起，呼喊)小兰、小兰——(跑下)

**李站长** (摇了摇头)这对活宝，没整儿。(对众人)来，你们跳 你们的，别理他。

〔众青年起舞，但情绪照先前低多了。 〔白所长急匆匆上。

**白所长** (闭掉录音机)停!停! **李站长** (不满地)又咋地了?

**白所长** 我说老李，你这开舞厅的事儿和镇党委打招呼没有? **李站长** 打了。

**白所长** 啥时候?

**李站长** 一周前就打了，向刘书记汇报的。

**白所长** (嗔怨地)哎呀，这我还不知道，人家刘书记还告诉我

上这儿看着点呢。可刘书记三天前不是调走了么! **李站长** 咋地?

白所长 咋地?这不是新来个第二梯队的程书记么? **李站长** 他不让开舞厅?那这以文补文 ……

白所长 不是。我刚才碰上曾秘书了，他告诉我说程书记叮 嘱过他，不管啥营业，个人的还是公家的，只要新开 业的都得他来剪彩。(补充地)人家不乐意了不是?

**李站长** 这不是小题大作吗?多大个事儿还剪彩?

**白所长** 你这人，工作了这么些年咋啥也不懂呢?人家程书 记刚刚到任，又是第二梯队刚提拔上来的年青干部， 啥事还不得……那啥呗。(稍停)明白了?

**李站长** (气愤地)真是的!地方小是不中，屁大个事儿也有 人要露露脸儿。(平缓了一下)那这舞会就停?

白所长 停呗。反正你今天也没收票，明天程书记剪完彩重 打锣鼓另开张。当别人你就说是先预习预习，所以 没请领导到场。另外墙上那些东西盖严实点儿，新 上来的好挑刺儿。再买挂鞭放放，整热闹点儿，给领 导增增光。

**李站长** 哼!钱呢?哪弄去?

**李玉铃** (气喘吁吁地大喊着跑上)爸!爸!

**李站长** (训斥地)啥事儿耶?针儿扎儿喊叫地!火上房了?

**李玉铃** 我妈精神病犯大发了，我拽都拽不住。

**李站长** 哎呀我的祖宗啊!(对白所长)八成是你才刚喊那几 句口号声太大了，吓的。(转对李玉铃)她往哪儿跑 了?

**李玉铃** 往火车道那边儿跑去了。

〔远处传来火车鸣笛，开动远去声。 **李站长** 快追，危险!(急跑下)

〔众人乱纷纷地随下。

〔大、二喇叭匠、亚赛花三人上。

大喇叭匠 刚才咋吵吵的那么历害呢?啥事儿呢?

二喇叭匠 这人咋还都跑了呢? **亚赛花** 这会儿可怪消停的。

大喇叭匠 来，趁消停，咱哥们儿来他一段儿，过过瘾。

**亚赛花** 来段儿“单出头”,(习惯地)鼓乐班子，给咱溜着点儿 呀——

〔大、二喇叭匠吹起“单出头”曲调。 **亚赛花** (随意编唱地)

锣鼓家式一敲震山响啊，

吓的老虎妈子跑下了山岗， 它下山就往羊圈闯，

闯进羊圈要叼羊，

猛然间来了个电线杆子那么高的象， 吓的老虎妈子连跑带叫娘，

这大象翅膀一抖飞到了云天上， 追上了老虎妈，

“呛哧”一口就咬掉了它的大奶膀。

龙王爷他稳坐在天宫庙堂， 一甩尾巴打死了那头象呀。

你要知道哪个尿性，哪个本领棒， 听咱唱段戏文儿呀，说呀说端详。

**剧** **终**

**都市牛仔** **(** **话** **剧** **)**

凌 申 柳 岗

刘树纲(柳岗),男，现年48岁，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著 名编剧，主要作品有《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与剖析》,《一个生 者对死者的访问》等。

凌申，男，41岁，《中国戏剧》编辑。 人 物

“硕士”:男 采访者，本名 谢士硕 万 龙 ： 男 个体大亨、瘸子

陆芳芳：: 女 万龙的新娘、本市第一美人 林 颖： 女 疯子

赵 金 铭 ： 男 她的丈夫

文小提： 男 经商的大学毕业生

姜安丽： 女 个体老板

珍 珍 ： *女* 她*；*的女儿

牛大群： 男 个体老板

孙灯儿：男 业余个体户 泉 子 ： 男 餐厅老板

汪 蕾 ： 女 他的女友、艺术学院学生

大 郭 ： 男 菜市场大肉柜组长

晚妹子 ： 女进城做工的农姑 傻 三 儿 ： 男 农村运输专业户 杨大娘：女 林颖的外婆

牛 父 ： 男 牛大群之父

〔当代，大城市。

〔灯光引出一群现代“牛仔”装束的男女青年，用狂 放、粗犷的舞姿倾泻他们心中的块垒。

〔主题歌起：

稀奇啊稀奇， 稀奇啊稀奇。

火红的“T”是什么样的大旗? 绝飒的“蜜”是什么样的阶级? “万宝路”通向什么阵地?

“太空霹雳”开创了什么胜利?

扭曲啊扭曲， 扭曲啊扭曲。

脑袋里糊里糊涂、乱七八糟、塞满问题， 谁知道这世界该怎样理出头绪?

追不上的变化， 赶不上的交替。

这人生啊，像一个谜。 这世界啊，是一台戏。 快快寻觅，快快寻觅， 你可不要把自己丢弃， 那希望就在你的心里，

那希望就在你的心里。 快快寻觅!

〔音乐嘎然而止，一束追光照着疯女人林颖上。她扯 着一块大纱巾，飘忽而又急促地走来，简直可以用 “翩若惊鸿”来形容。她衣衫褴褛，但衣料的质地却 无疑是高档的。在时痴时癫中仍能看出她当年的风 韵 。

〔隐隐约约传来小卧车队的鸣笛声和乐曲声。

林 颖 (对观众)看，看，看，快去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结婚。(语无伦次)他妈的可够神气的，十六辆 …… 红色的“皇冠”……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 … … 十六辆金黄色的摩托开道 … … 一辆接着一辆 ……一辆接着一辆……我要看，我有钱(掏出一大把 废纸片)我要看新郎新娘为我表演，床上迪斯科 …… 〔鞭炮声大作。林颖下。

〔戴着头盔，手持报话机的牛大群急匆匆上。

牛大群 (边审视检查周围环境，边对报话机)车队!车队! 再慢一 点、缓一 闸!二头!二头!你丫挺的干嘛哪! 鞭炮!快，敞开儿放!让他妈的乐队再吹欢实点! (向一侧喊)泉子，泉子!

〔男青年泉子气喘吁吁跑上。 **泉** **子** (擦着汗)四哥!怎么着?

牛大群 (命令地)地毯!告诉你，从车门一直到进宾馆大门， 新娘子脚不能沾地!

**泉** **子** 没错儿，总指挥擎好吧!(转身跑下)

〔二男青年铺展一卷猩红的地毯上，横贯舞台而下。 〔鞭炮声大作。《婚礼进行曲》更趋热烈。中西合壁 的声响交混在一起，显得糟杂而不谐调。

**牛大群** (得意地对报话机，喊)二头!二头!全齐!车队开 过来吧!看准了红地毯停车!

〔各种音响更加喧腾起来，涌出不少看热闹的人。

〔几个举着照像机、新闻灯，扛着摄像机的摄影师，沿 红地毯退着走来，选择调整着镜头。

〔几个花枝招展的男女青年，抛洒着红红绿绿的闪光 纸屑、各种鲜花瓣儿。

〔女宾相搀扶着娉娉婷婷的新娘，款款走在红地毯

上 。

〔新娘身着雪白的透明乔其纱婚礼服、长裙曳地，亭 亭玉立娇嫩而光彩照人。天鹅般脖颈上戴着粗粗的 金项链，耳上垂着宝石耳坠，手上戴着闪光的钻戒。 新娘陆芳芳仪态万方， 一派天姿国色的风致!一个 十三、四岁的女孩在后面为她牵着长长的披纱。

〔女宾相暗示她驻足摆好姿势——灯光大亮、摄影师 拍 摄 。

**陆芳芳** (神态有些茫然，倦慵地对女宾相)行了吧，真烦人



〔纷纷扬扬的红绿纸屑及花瓣洒向她，看客一片喝彩 声。

陆芳芳 (一副无可无不可，听天由命式的漠然，轻轻叹息) 唔，走吧……

**女宾相** (悄悄扯了她一把)别。新郎还没下车呐! 〔陆芳芳意不屑一顾，拂袖向前款款走去。

〔一阵更大的喧哗。鞭炮声大作之后，辉宏华丽的 《婚礼进行曲》,回肠荡气。摄影师们把镜头对准新 郎即将出场的方向，众看客引颈翘望。

〔一支不锈钢拐杖伸出侧幕。男宾相陪同新郎万龙 沿红地毯走上。万龙因小儿麻痹症使他一条腿肌肉 萎缩无力，瘸拐得十分厉害、身体倾斜、步履艰难，本 来不高又瘦削的身子，更显得矮小了。他微笑着，拄 着闪光的不锈钢拐杖站定，用鹰隼般阴鸷锐利的眼 光扫过人群，扬起那只戴着大钻戒的手，向众人致 意。

〔一片闪光，摄影师似在拍摄一位胜利的元帅。

〔靠在台口的“硕士”、一个三十来岁的知识分子惊愕 得几乎透不过气。

〔在纷纷扬扬的纸屑、彩带、花瓣的抛洒中，万龙一瘸 一拐地走到新娘身边，一片喝彩与掌声。

**万** **龙** (见芳芳没把手搭在他伸出的臂弯里)芳芳，你怎么 啦?

**芳** **芳** (淡淡地)我怎么啦?

**万** **龙** 别忘了，今天是咱们结婚!

**芳** **芳** (几乎是含着泪)结婚……结婚 ……

〔这时，人群中飘飘忽忽走出疯女人林颖。她一步步 走近新郎新娘。万龙不禁一怔，芳芳不知所措。

林 颖 (扯起新娘的头纱蒙在自己头上)你是谁?你是谁? 我见过你，你是蒙面人!(揪出万龙衣领)谁?你是 谁?!

〔芳芳吓得惊叫起来，紧紧抱住女宾相。

〔牛大群，泉子忙窜过来，欲拉扯疯女人。硕士有些

紧张地望着。

万 龙 (不动声色，用不锈钢拐杖拦住泉子)大喜的日子，别 吓着她!

〔杨大娘喊着：“二丫头——”上。

杨大娘 二丫头，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走，跟姥姥回家去。 林 颖 姥姥，我要看，我有钱!

杨大娘 有什么好看的?走，家走。 林 颖 好看，我要看。

杨大娘 (别有所指地)让俩钱烧的，也不知道自己个儿是老 几了。

万 龙 杨大妈，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您老要是赏脸，我请 您喝喜酒。

杨大娘 (话中有话)多谢啦，咱们可不敢高攀。走，二丫!

牛大群 杨大妈，谁招您惹您了?你这街道大主任，说话可别 ……那么损。

杨大娘 我又没跟你说话，你搭那门子茬儿?走，二丫! 〔杨大娘拉林颖下。

**万** **龙** (望着远去的疯女人，尽量平静地)大群，请大家入席

吧 。

牛大群 (忙解围地宣布)今天我们老板万龙先生和陆芳芳小 姐结婚志喜，感谢各位宾客光临!(向四周作揖)二 楼宴会厅咱们全包了，请诸位入席，请诸位……

〔牛大群、泉子招呼宾客。新娘芳芳却兀立不动。

万 龙 (又一次伸出臂弯几乎是低声下气地)芳芳，进去吧! 芳 芳 (赌气地)不!我要冲冲刚才的晦气!说好了的!

〔万龙向外扬扬手。 一男青年端着一个蒙着红绸的 托盘，走到新娘面前。

〔她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揭开红绸，托盘 里是一摞摞十元钞票。她随手拿起一扎扎向空中、 向 人 群 扬 去 —

**芳** **芳** (不知是哭还是笑、喊着，扬着钞票)万龙、陆芳芳今 天大喜啦!大喜啦!陆芳芳今天结婚了 ……

〔红红绿绿的钞票纷纷扬扬飘落下来，众人抢拾。 **牛大群** (挥手高喊)奏乐!

〔万龙不动声色地挽起芳芳，在男女宾相陪伴下， 一 瘸一拐地踏着红地毯，踏着钞票，走向宴会厅。乐队 再一次奏响《婚礼进行曲》。

〔牛大群正要随后进入宴会厅。这时，孙灯儿—-—一 个瘦小精干的小伙子手里托着一块整砖，急急跑上。

孙灯儿 (冲牛大群喊)牛大群!牛大群!你丫挺的给我站 住!

牛大群 (回身冷眼逼视孙灯儿)告诉你孙灯儿，今儿个是万 老板大喜的日子，单找这日子口儿跟我开搅，你狗日 的可是作死!

孙灯儿 (一跳三丈)我孙灯儿还不信这个邪!今儿个你不吐 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他妈跟你嗑在这儿了!你说， (气壮如牛地掂着手中的砖)是我先拍了你，还是你 先拍了我!

牛大群 (一把夺过砖头)哟嗬，孙灯儿，三天不见你长出息 啦?还是我先拍了你吧。拍死你丫挺的，我进局子! 〔他举起砖头就要拍，追得孙灯儿满场乱跑。

〔硕士见状欲上前拉架，孙灯儿趁势躲在他身后。 〔万龙拄着拐杖上。

万 龙 (制止地)大群!把砖放下。都是一条街上的哥儿们

弟兄，有话好好说。

孙灯儿 (跑过去扑通跪倒在万龙跟前)万大哥!你得给我作 主啊!牛大群他妈的这手玩的太损了，他背着我把 我铺面房的房照，给换成他的名字了!

万 龙 是么大群?

牛大群 大哥，您甭听他胡说。我们合伙一年多了，换照是他 同意的。

孙灯儿 扯淡!我根本不知道!

**牛大群** (瞪着眼)我他妈的给你钱没有?

**孙灯儿** (急哧白脸地)我不要钱，我要我的铺面房!那是用 我们家落实政策的三室一厅单元房换来的!我要房 照!

**牛大群** (举着砖头冲过去)照!我给你照!

孙灯儿 (不但没跑，反而梗着脖子哭喊起来)大群!你拍死 我吧，你拍死我吧!我不想活了!房子没啦，老婆要 跟我离婚，老爷们混到了这份儿上，也太困难了! (鼻涕眼泪地哭喊着)拍呀!拍呀!拍死我你是成全 我了……

牛大群 (心软了，把砖头一扔)起来，起来，操行!起来!

孙灯儿 (赖在地上)我不起来，你拍死我吧。 牛大群 给你五“吨”,行了吧。

〔孙灯儿哭得更伤心了，咕咕哝哝不知说些什么。

万 龙 孙灯儿，起来!哭哭啼啼像个爷们么?大群，你也有

不仗义的地方。

牛大群 你他妈就出一套房，从我这赚多少啦?再给你丫挺

两“方”!

孙灯儿 (疑惑地看看大群，又看看万龙，嗫嚅着)这……

·187 ·



**万** **龙** (似是最后裁决)喝酒去吧!(他转身一瘸一拐返回 宴会厅)

牛大群 (从皮夹中抽出两张存款单)给!自个儿上银行取去 吧!

孙灯儿 (接过存单，乐了，追上大群)牛大哥，我还跟你干!

**牛大群** 哟，孙灯儿!我就怕老爷们哭。拜拜吧，您呐!(扬 长而去)

〔孙灯儿辨认着存款单上的数额，欲走。站在角落里 的硕士把他叫住了。

硕 士 嘿，孙建昌吧?

孙灯儿 (疑疑惑惑)你是……我怎么不认识你呐?倒是有点 面善 ……

硕 士 (笑了)贵人多忘事，那年插队的时候，你小子偷人家 鸡，让老乡的大黄狗从屁股蛋子上啃下一大块肉来， 谁送你去的卫生院?

孙灯儿 (一拍屁股)哎哟，团支书!你怎么上这儿来啦? 硕 士 来看看，采访。

孙灯儿 你当记者啦?混得可以呀。

硕 士 不，我想写写改革大潮中的个体户，搜集点素材。

孙灯儿 哟，作家!够意思，够意思。比我强。(不好意思)你

刚才都看见了?你不知道，这帮人都黑着呐，要是过 去我那脾气，早把那小子“花”了!

硕 士 你不也是个体户吗?

孙灯儿 业余的。我那破厂子，铁饭碗里有我 一 口汤喝。

〔他俩边谈边缓缓向前走着。宴会厅里的音乐及人 声。

〔疯女人林颖目光呆滞，步履蹒跚，缓缓走来。

硕 士 今儿的婚礼可够绝的。

孙灯儿 怎么样?够气派的吧?等将来我有了钱 …… 硕 士 你这业余个体户也没少捞钱吧?

孙灯儿 现在谁不想弄钱。当然啦，钱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 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您还真得说钱就是好东西! 你说呢?

硕 士 (若有所思)是啊，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归结到财 富上去。因为财富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 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他的一切。

孙灯儿 这话是哪个哥儿们说的。 硕 士 卢梭。

孙灯儿 罗索?是够罗索的。哥儿们，不是我挤兑你，你们知 识分子真没见过什么叫钱。你不是要采访么?我带 你去个地儿见识见识。(打量硕士)你这身装裹不 行，一看就不是这个林子里的，得改头换脸，不能露 出你的真面目……

〔孙灯儿说话间，疯女子倾听、辨认，痴呆呆向这边踱 来。

林 颖 (突然眼睛一亮，大叫一声)孙灯儿!你让谁改头换 脸?不露真面目?他是谁?(抓住孙灯儿猛烈摇晃) 孙灯儿，你把那蒙面人给我找回来，找回来!他看了 我们，我得看他!

**孙灯儿** (尴尬地)啊，找，我去找。看，看，咱们一块儿看(向

硕士)她……她神经有毛病。疯子。 〔孙灯儿拉着大惑不解的硕士下。

**林** **颖** (向观众)看，看，我也发了，(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纸 片)我有好多好多钱!我花钱看!看吧，看吧，让你

们看……看看怕什么?还不都他妈干那种事?哈哈 哈 …… (似唱非唱地摇着手中的纸片)火红的“T”是 什么样的大旗?绝飒的“蜜”是什么样的阶级? … 〔歌声中，疯女人幽灵似地飘然而下。

〔洞房花烛夜，在万龙豪华的新房里。新娘陆芳芳身 穿雪白的乔其纱礼服，疲惫、慵倦而又透出一丝惆 怅。她坐在沙发上，任瀑布似的长发披散在肩上。

〔微醉的新郎万龙，拄着拐杖进来，似乎拐得更厉害 了。新娘身上袭过一阵不可见的战栗，甚至有些厌 恶 。

万 龙 (不知为何，似乎有些胆怯)芳芳，你……你累了吧? 〔芳芳无可无不可地微微摇头。奇怪的是万龙一点 也没有新婚之夜的亢奋与饥渴感，没有去与新娘温 存。

〔二人各怀心思地凝视，沉默、仿佛隐含一丝敌意。

**芳** **芳** (挑战的口吻)你花了那么多钱。我是你的了……来

吧，是现在就上床，还是先酝酿情绪? 万 龙 (沉默，点烟，看得出手有点抖)……

芳 芳 (近乎残酷地)没想到，大名鼎鼎人见人怕的万龙老 板，竞是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

万 龙 (用阴鸷的眼光望着她，缄口不语，只是大口吸烟)

芳 芳 (暗含讥讽的挑逗口吻中，隐隐的轻蔑)不是都说我 是全市第一美人儿么?这朵鲜花你摘了，别人还没 尝过。我们是合法夫妻了，现在你还怕什么?来呀， 过来呀……(她故意十分性感地一件件脱着婚服)来

吧，男子汉!

〔芳芳脱得仅剩下薄如蝉翼的短短衬裙，似一尊玉 雕 。

**万** **龙** (充满血丝的鹰隼般的眼睛，紧紧盯着她。突然大叫 一声)啊——!

〔他扔掉不锈钢拐杖，像狼一样拖着瘸腿，蹦跳着扑 向半靠在沙发上的新娘，抱着她发疯般狂吻，发泄似 地用手揉搓她的身体。芳芳默默承受着，毫无表情， 慢慢瘫倒在沙发上。

〔痉挛着的万龙伏在芳芳的腿上嗫吮，狠狠咬了起 来。芳芳痛得大叫。万龙踉踉跄跄地退去，跌坐在 沙发上，沮丧地喘着气。

芳 芳 (揉着腿上的痛处，坐起来轻蔑地看着万龙)完事了? 万 龙 你 ……

**芳** **芳** (微微的冷笑)我早就听说了，你小时候害病损害了 神经。你根本就没有能力，你根本就不是———男人!

万 龙 (辩解地)芳芳，你放心。我会使你成为最幸福的女

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满足你…… 〔 门铃声 。

〔芳芳含着凄楚，怨恨的泪水，向内室缓缓走去。万

龙跌在沙发上。点燃香烟，竭力使情绪平静下来。 万 龙 请进。

〔文小提，手提经理包急匆匆走上。这是一位英俊伟 岸的男青年，风度翩翩。

文小提 恭喜呀，万先生。

万 龙 小提，你怎么刚到?

文小提 广州那边天气不好，飞机耽误了。芳芳她 ……

**万** **龙** 在里边呐。

文小提 (从提包里取出包装精美的礼品)一份薄礼，不成敬 意。新婚之夜，本不该打搅，可是广州那边海关我们 那批进口面料提货手续出了点麻烦，必须你亲自去 处理，否则，一天的损失就是七、八万呐。

**万** **龙** 唔，那你说我什么时候去好。 **文小提** 越快越好。

**万** **龙** (沉吟着)这个……

〔他艰难地踱步，思索着什么,欲言又止。

**文小提**一万先生，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我一定尽力。

**万** **龙** (似乎决定了什么,从衣袋里取出两张机票)生意要 紧，我必须立即去广州。这两张机票，是我和芳芳明 天飞桂林蜜月旅行的。(把机票交给文小提)小提， 辛苦你一趟吧，陪芳芳到南方玩玩，多转几个地方，

桂林，阳朔，昆明……她一个人我不放心。 文小提 (茫然不解)这 ……

万 龙 小提，芳芳一向很敬重你，拜托了!

文小提 (面有难色)这……好吧，我一定照顾好她，你放心 吧。(拿起提包欲告辞，但万龙却拿起外衣和手杖向 门外走去)万先生，您这是……

万 龙 我马上得走。你替我陪陪芳芳，免得她一个人孤独。 〔万龙下。文小提大惑不解地坐下来，久久地凝视着 手中的机票。

〔芳芳出现在卧室门口，眼睛含着泪花。 芳 芳 (百感交集地)小提 ……

文小提 (不安地站起来)万老板他 …… **芳** **芳** 别说了，我全听见了。

**文小提** (起身欲走)那你休息吧，明天早晨来车接你去机场。 **芳** **芳** 你别走，站位!

〔芳芳泪眼相望，凝视默默伫立的文小提良久。她一 步步向前走来。突然扑在文小提怀里失声痛哭。

〔文小提不知所措地拍拍她的肩膀。 〔 切 光 。

〔舞台上一片漆黑。

〔一支手电筒的光亮引路——孙灯儿手牵着用黑布 巾蒙着双眼的硕士上。

孙灯儿 (给硕士解开蒙眼巾)委屈你啦，到了。

硕 士 (揉着眼睛)这是给我带到哪儿来了，这么神秘?

孙灯儿 能告诉你这是哪儿，还用蒙你眼睛?你万一给在报

上捅出来，我还活不活了?来这儿的都是腰缠万贯 的主儿。

硕 士 我们有采访的职业道德 …… 孙灯儿 这年头儿，难说。

硕 士 哎，今儿婚礼上那个疯女人是怎么回事儿?好像跟 你还有点关系?

孙灯儿 一言难尽，有空再聊。到啦。 〔舞台仍是一片黑暗。

〔几只烟头在明灭，像鬼火闪动，划出小小弧线。

〔渐渐显出一铺着台布的长条赌桌。桌上十元钞票 一打打、 一堆堆像个小山包。面对观众影影绰绰可 见几个赌徒或坐或站在桌前，嘴里叼着烟，在下注。 〔背对观众在桌中央一个颇为高级的高靠背转椅。 看不见椅中坐的庄家，只见一缕缕烟雾袅袅上升飘

散 。

〔孙灯儿领着乔妆改扮的硕士悄声走来，寻个角落让 微微有些局促的硕士坐下观阵。

〔孙灯儿按捺不住赌瘾，终于到桌边去了。

〔硕士吃惊地望着赌桌上那小山一样的人民币。 〔赌桌上，牌一翻开，下注者几乎同时惊叫起来!

〔钱都划拉到庄家的一堆里，越堆越高。对面的赌徒 们不住地擦汗。

〔高靠背椅里传出一个懒懒地声音：“最后一把。” **众赌客** (紧张地问)怎么下?连锅端?翻翻?

〔靠背椅里的声音：全收啦!

〔众人一时鸦雀无声，面面相观，瞪大眼睛的，闭不拢

嘴的，一个个不住地淌汗! **硕** **士** (悄悄问孙灯儿)什么意思?

孙灯儿 (解释)就是把每个人所有赌本都押上，谁输了，对不

起，光着脏出去。跟你说，有把老婆押上的。

**硕** **士** (惊愕得说不出话) … …

〔众赌客有的倾囊押注，有的拿出定活两便存款单押 注，有的摘下金项链、戒指押注，闹成一团，个个红了 眼 。

**赌** **客** 亮牌吧，啊，同花大顺!(众赌客惊叫，赌桌上所有的

钞票都搂向坐在高靠背转椅上的人。那转椅缓缓转 动，露出万龙的身躯。他走过来对着硕士，用亢奋的 眼光盯着这个陌生人。

〔硕士被看得有些不知所措，佯笑着搭讪。 万 龙 这位先生，我们见过。

硕 士 没错儿，白天我参加了你的婚礼，好气派，轰动半个

城 。

万 龙 头一次来这种地方?

硕 士 (含混其词地)这儿?这儿倒是头一次来。 万 龙 吃哪条线儿的?

硕 士 练摊儿。

万 龙 你骗我?你不是这里边的虫!

〔众赌徒倏地站起，警惕与敌意地望着硕士，有人准 备动手。有人拉开卡曲衫，露出腰间的三棱刮刀!

孙灯儿 (吓出一头汗，忙解释)别别，这是我磁器，插队时的 老同学……别误会，他不是雷子!他是个耍笔杆子 的，人送雅号“硕士”,有点才气。

万 龙 (向众人摆摆手，示意他们坐下，对硕士)实话实说 吧，您是干什么的?

硕 士 我是个作者，想采访、研究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个体 户、写一本书……

万 龙 噢，知识分子!对我们个体感兴趣?你是暴露呀，还 是歌颂?

赌客甲 八成是想给你们文艺界拉点赞助吧。 万 龙 怎么样，在这儿大开眼界吧?

硕 士 (感兴趣地)很难理解、你的洞房花烛夜竟然在这儿 渡过。如花似玉的新娘，难道还没有这儿—(指指 周围)有魅力?

万 龙 (沉吟良久、面无表情，但扭曲的心在巨痛)你不懂， 赌场就好像人生的战场。在这里，每个人都得把自 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如果你能在赌场上压倒一 个人，(他像在发泄着什么,恨恨地)在实际生活中你 也就一定能制服他：在这儿你是个强者，在外边你就

决不会是弱者!在这儿机会均等人人是条汉子!

硕 士 (兴奋起来)你谈的倒蛮哲理的。什么时候我能去采

访采访你们夫妻，包括谈谈你们的爱情 …… 万 龙 (冷笑)爱情?……您那点意思，我门儿清!

硕士(越发想探个究竟，婉转地)唔?当然 … … 我并不是 认为，你们之间就一定包含着……金钱的因素。

万 龙(轻蔑一笑)钱，金钱?(他一指赌桌上小山一样的钞 票)你们知识分子大概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告诉你，当一个人的钱多到一定程度之后，钞票不过 就是些花花绿绿的破纸片而已!

硕 士 (瞪大了眼睛)破纸片 ……而已?!

**万** **龙** 别吓着你。我这个人呐，就像我说不清自己有多少 钱一样，说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我愿意和 知识分子交朋友。你写吧……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讲!

〔他站起来，用不锈钢拐杖把桌上小山一样的钞票胡

乱扒拉成几堆。硕士好奇地望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万 龙 (对众赌徒)一人一堆儿。拿走!

〔众赌徒贪婪地搂起那一堆堆钱。万龙拄着拐杖像 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在检阅分配战利品的士兵。他 似乎从中获得极大满足。

〔灯光逐渐集中到思索着的硕士身上。

〔硕士有些困惑，向前缓缓走着，步履显出心灵的沉 重感。背着精巧坤包的汪蕾匆匆走来，与硕土相遇。 他们互致问候。

**汪** **蕾** 谢老师，听说你正在采访个体户，怎么样，有何感想? **硕** **士** 现在还很难理出头绪。我在想，(思索地)资本的原

始积累……蛮荒、开拓、愚昧、进取、财富、贪婪、文 明、野蛮……许多东西交织混杂在一起，也许在金钱 和女人身上，最能看出这些城市牛仔的心态?你说 呢?

汪 蕾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呀?事情本身是复杂的，结论 还是不忙下好。

硕 士 滑头!哟，你这是上哪儿去呀?

**汪** **蕾** 给个孩子上钢琴课。业余家庭教师。您可以采访采 访我今儿去的这家个体户，女老板叫姜安丽，是个人 物 !

〔二人边说边并肩走去。

〔女个体户姜安丽的住宅，兼干鲜果品加工、批发作 坊。四个女工——农村进城谋生的姑娘——正背身 以机械的动作在荆筐前串糖葫芦，有山里红及其他

品 种 。

〔舞台中后部位摆放着一架钢琴，珍珍坐在琴前弹练

习 曲 。

〔疯女人安安稳稳坐在台中一个方凳上。神态极其 温驯。女老板姜安丽——那位婚礼上的女宾相—— 正端着脸盆为林颖洗脸，擦拭污垢，像对孩子一样耐

心 。

姜安丽 (喊女工)晚妹子!把这脏水倒臭沟去，别泼一地!

〔晚妹子，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 过来端盆去倒水。后又坐在原处作工。

〔姜安丽从头上拿下一把梳子，给疯女人细致地梳理 散乱的头发。

姜安丽 (边梳头边像哄孩子似地)可别到处乱跑了 ……瞧你

弄得这人不人鬼不鬼的脏样儿……人家就成心欺负 你。人，没他妈一个好东西，都想占你便宜，咱们女 人就是命苦……你就得像防贼似地防着他们……什 么是真的?只有钱是真的!有难处你就来找我 … … 赶明儿你病好了，你们那位也刑满释放了，再把铺子 开起来……再干出个样儿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图什么你说 …… (她左右端详着被她梳理整束 好的林颖，欣赏地)瞧，就得漂漂亮亮的!(喊)晚妹 子!去里屋大衣柜把我那身套裙拿来!

〔晚妹子放下手里的活儿，返身匆匆走进内室。

〔汪蕾领硕士急匆匆走来。硕士打量屋内及做工的 工人。

**汪** **蕾** 珍珍!

**珍** **珍** (迎着汪蕾跑过来)汪老师，你留的曲子我都弹下来 了 。

姜安丽 (发现)哟!汪老师来啦!珍珍这孩子这几天练琴可 上心啦!我看她手指头顺溜多了 ……哟，这位是?

汪 蕾 (介绍)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老师，姓谢，想认识 认识您。

姜安丽 多谢您了谢老师!我们珍珍有造化，这么多老师为 她操心……您看我这屋，太挤了，连坐的地方都没 有。倒不是没钱买房子。就是有钱也没地儿弄房子 是不是?您能关心我们珍珍，我可是太感谢了。现 在都讲究智力投资。做买卖，人家看不起，我们这一 茬儿就没德性了，将来可不能让我闺女干这行，得出 息个艺术家什么的。

林 颖 (对硕士)你知道吗?我得的是爱滋病，听说那个蒙

面人是个老外，中国人不干这缺德事儿，这都是资本 主义传来的。

姜安丽 (把林颖拉开)行啦，别胡说啦。

〔晚妹子提着挂在衣架上的一套七八成新的套裙， 上 。

硕 士 这不是那个疯女人么?怎么 ……

姜安丽 (叹口气)怪可怜的，我这人心软，就见不得人落难。 她常上我这儿来，我隔常不短地周济周济她。我们 都是从穷日子混过来的。女人活到这份上，真惨。

硕 士 她怎么疯的?

姜安丽 (对硕士)咳，一言难尽哟 …… (她接过晚妹子手中的 套裙，递给林颖。疯女人林颖扯着套裙在自己身上 高兴地比量着。她解开自己的衣扣敞胸露怀，准备 更换新衣。

姜安丽 (掩上她的衣襟)哎哟，祖宗，怎么当着人就脱开了 也不知道害臊。

〔杨大娘喊着“二丫头”,上。

**杨大娘** 二丫头，我寻思你就跑这儿来了。 姜安丽 杨大娘。

**杨大娘** 又给你添麻烦了。走，回家去。哟，这拿的是谁的衣 裳?

**姜安丽** 我给她找出来的，我又穿不着。

**杨大娘** 她能穿出什么好来?家里又不是没有。哟，您这儿 还有客人呐。走，二丫头，别在这儿添乱。(欲走又

回)赶明儿我把衣服给您送回来。 〔杨大娘拉着林颖下。

**姜安丽** 您别见外。您慢走。(对硕士)这是林颖的姥姥，我

们街道的老主任。谢老师，您抽烟，哟，对了，我给您 倒杯冷饮去。

〔姜安丽去里屋，下。

〔硕士走过去察看正在干活儿的雇工。女工人没抬 头。

硕 士 (发问)你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一女工 没准儿，现在活儿忙天天熬到一两点钟。 硕 士 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 女工 ……老板不让说。反正比我们在村里强多了。还管 吃管住。

硕 士 (见晚妹子在偷偷抹眼泪，神色不安)小姑娘，你怎么 啦!

一 女工 (见晚妹低头不语，代答)她妈病了，家里急等着用钱 ……她干了一个月了，还没领着工资呢!

〔外间一阵拖拉机的轰隆声。姜安丽跑了出来。

〔傻三，一个留着长发，土不土，洋不洋打扮的农村专 业户，风尘仆仆上。

傻 三 姜老板，我送货来啦!

姜安丽 (招呼女工)去，跟前边那几个爷们儿卸货去。 〔晚妹子及女工下，硕士在钢琴旁看着他们。

姜安丽 (热情地)哎哟，傻三儿，辛苦啦!你还真守信用。

傻 三(憨憨地)你姜老板要的货，俺傻三儿啥时候含糊过!

今儿我亲自开拖拉机给送来的。促进城乡交流嘛! 姜安丽 (笑着)你傻三儿一点也不傻!今儿是你取货款的日

子!

**傻** **三**顺便，顺便。你姜姐要是手头紧，下次再给。我不 急。我不急。

姜安丽 (将货款递给傻三儿)早给你准备好了。哝，数数。

〔傻三儿低头数钱，十分认真。 **傻** **三** 不对，姜老板，少二百……

姜安丽 (十分自信)不会的，我一早儿数出来放在那儿的。

你再好好数数。

**傻** **三** (着急地)你数数。

〔姜安丽接过钱，数着数着，愣住了。 **傻** **三** (急出一头汗)怎么样，整少二百!

**姜安丽** ( 若有所思)哎，邪了门了。你先拿着，我少不了你 的。

〔姜安丽转身去里屋寻找。傻三儿接过钱又专注地 数了起来。

〔卸完货的女工们回来了，围着数钱的傻三调侃，起 哄。只有晚妹子回到原位继续干活。

**一女工** 傻三儿，我们累得像孙子，你连块糖都不请我们吃， 真抠门。

**一女工** 你号称是发家致富的农村专业户，真的假的!?

**一女工** 你到底有钱没钱?别拿我们姐儿们开涮!农民老 哥。

**一** **女工** 请得起不?请不起言语一声，我们几个苦姐儿们请 你!

**一女工** 我们托"T"! 好让你攒点银子回村一分钱掰两半儿 花!

**傻** **三** (被激得满脸通红)你们兜里有多少钱?都拿出来， 谁多谁请客，敢不?!咱们谁也别犯尿!

〔女工们顿时沉默了，面面相视。晚妹子悄悄望着他 们 。

傻 三 (胜利者似地反过来激将了)怎么样，别草鸡，咱们这 么办吧，你们谁要是喊我一声“爸爸”,给一张!(他

拍打着手中那一摞钞票)你—— 你— ! **一女工** (稍一犹疑之后)真的?说话算数?!

**傻** **三** (得意地)当然算数!喊一声爸爸一 张!一 张! **一女工** (看了众女工一眼，突然一挥手，大喊一声)爹!

傻 三 (刚递给一张钞票，又抽了回来，狡绘地)喊爹不算 数，要用北京话喊爸爸!

**一女工** (冲上去)爸—— !

**傻** **三** (得意地)哎—— !一 张。(递钱)

**一女工** 爸爸，爸爸! **傻** **三** **哎，哎，两张。**

〔傻三笑着分发钞票。不料，几个女工围着他， 一迭 声地喊起了“爸爸”。

〔狂呼大叫“爸爸”的声浪此起彼落，声震屋瓦。

〔傻三儿手里的 一摞拾元钞票转瞬间一 张不剩了。 他额头出了豆大的汗滴!他呆怔在那里动弹不得。

〔女工们拿着钱调侃着一哄而散。回原地干活儿。

〔硕士望着这场面，心情沉重。汪蕾和珍珍笑出了眼 泪 。

〔姜安丽风风火火地从内室出来。手中拿着一摞钞 票。

**姜安丽** (对傻三儿)傻三儿你放心，拿着!二百块我姓姜的 一个子儿也不会亏你的!

〔傻三儿悻悻地走下，嘟囔着：“操，今儿个亏大发 了。"

**姜安丽** (送走傻三，面对干活的四女工)都给我过来!站好!

〔晚妹子及女工站成一排，十分紧张畏蒽。

**姜安丽** (作狮子吼)别装可怜样。敢做敢当，谁偷了我二百 块，自个儿坦白!你们心里有数，我心里也有数!

〔三女工纷纷掏出身上的钱，七嘴八舌地解释。惟晚 妹低头不语。

三女工 (急于洗清自己)没偷，就这几张，都是刚从傻三儿那 喊爸挣的，不信您搜!我就这九十块钱，刚挣的。再 搜出钱来，您怎么罚我都成!”

〔姜安丽走过一把把晚妹子拉了出来!

**晚妹子** (吓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没偷!我没偷!老板我 没……

**姜安丽** (气势逼人)都不说是不是? **一女工** (倔强地)俺没偷!

〔晚妹子吓得身子缩成一团。姜安丽走过去挨个儿 在女工身上乱摸。

珍 珍 (跑上前制止)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姜安丽 (推开珍珍)小孩子家你懂什么?(看见向门口走来 的汪蕾和硕士)哎呀，汪老师，谢老师，真对不起，把 孩子的课也给搅了。今儿个我这是乱了营了。我也 不留您两位了(拿出个红包，塞到汪蕾手里)您费心 了，下月钟点照旧。

汪 蕾 (点点头，转身招呼硕士)谢老师，咱们走吧。 〔珍珍送二人下。

姜安丽 (转身盯着女工，气极败坏地)都傻站着干吗?脱，把 衣裳全给我脱了!

〔众女工怔住了。在姜安丽的逼视下，女工们一一脱 去上衣。

**姜安丽** (盯着晚妹子)你，怎么不脱?

**晚妹子** (哭着哀求)老板，我没偷，我没偷……

**姜安丽** 你没偷?我数好的钱就放在明面上。刚才就你上里 屋去了一趟!

**晚妹子** 我没偷，不是我。

**姜安丽** 没偷你怕什么?脱!

〔晚妹子不得已脱下上衣。

**姜安丽** (大施淫威)脱!全脱光了! **晚妹子** (哀求)我来那个了，肚子疼。 **姜安丽** 甭废话，脱!

〔晚妹子被迫脱得只剩下乳罩、短裤瑟瑟地发抖。

珍 珍 (从外面跑上，带着哭腔喊)妈!妈!你这是侵犯人

权!

**姜安丽** 滚一边儿去。贼偷了我的钱，我倒成了侵犯人权啦? 脱，全给我脱光了!

〔姜安丽过去要动手。晚妹子惊叫一声，哭着奔跑躲

闪，姜追上搜身，珍珍奈何不得，哭着转过身去。 〔众女工面面相视。

〔姜安丽搜出一团钞票，得意地冷笑。

姜安丽 (抖着手中的票子)还真会找地儿藏!哼，瞧见没有， 老娘眼里不揉沙子，谁也甭想在我这儿玩猫腻!(对 晚妹子)把你的东西拾掇起来，给我走人!

**晚妹子** (哭着哀求)我爹来信 … … 我妈病了，住院要用钱 ……您老不开支……老板，饶了我这一回吧 ……

**姜安丽** (冷冷地)甭来这套，走人!

〔姜安丽扬长而去。晚妹子哭着收拾行李卷，啜泣着 下 。

〔珍珍追了过去，喊着“晚姐姐—— ”

〔女工们像受惊的兔子似地围成一团，痛哭失声。

〔隐隐的歌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 呀头 ……

〔灯光变幻。硕士和汪蕾走在大街上。

硕 士 (对汪)我不明白，当晚妹子的人格遭到粗暴侮辱的 时候，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汪 蕾 偷钱在先，先就贬低了自己人格，搜身在后，也是侵 犯了人权，都错。这是一个怪圈，我无法有动于衷!

硕 士 (沉默)老板给你多少钱? 汪 蕾 (打开红包)二百。

硕 士 可这已经相当于晚妹子两个月劳动挣的工资。

汪 蕾 你知道那位女老板一个月挣多少钱吗?你知道一个 歌星唱一支歌拿多少钱吗?凭什么就该这些人发 财，我们受穷?分配不公平，就别指望心地崇高，告 诉你，这样的课我兼着好几家呢。(看表)没功夫辩 论了，再见吧!(向前走去了)

〔歌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 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哇 ……

〔晚妹子夹着小行李卷，踽踽走来。蜷缩在一个角落 里伤心地哭。

〔这时，孙灯儿蹬着一辆装满大肉及下水的平板三轮 车上，后随着牛大群及一位人高马大的壮汉——某 菜市场大肉组长老郭， 一路说笑着走来，发现晚妹 子 。

**牛大群** (走近)这不是姜老板家的晚妹子吗?怎么啦?让那

娘儿们辞工炒鱿鱼啦?别在这蹲着哭哇! **晚妹子** (可怜巴巴地)我没地儿去 ……

**牛大群** 凭力气挣钱吃饭，又不是非得一棵树上吊死! 〔他蹲下与晚妹子说着什么,孙灯儿发现硕士。

孙灯儿 (跳下三轮车)哎，哥们儿!采访得怎么样?书写出 来了么?

硕 士 (指指三轮车)你们这是干嘛?

孙灯儿 我们牛大哥又吃过来一个铺子——那主儿没经营

好，赔了——这叫兼并!明儿个开张。有我一股。 硕 士 (笑着)瞧你蹬这辆破三轮儿!没个派!

孙灯儿 (神秘地)告诉你，牛大群就靠这辆平板发起来的 ——还是偷公家的，现在人家汽车都买两辆了。这 平板可有纪念意义，舍不得扔，将来准备捐给“个体 户博物馆”呐。

大 郭 你他妈没正经的，净胡说。

孙灯儿 (向硕士)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大郭，这可是个 能人；开饭馆的个体户没不求他的!——东风菜市 场大肉组的大组长!

硕 士 (与郭握手)我姓谢……有工夫聊聊。

孙灯儿 你要采访他的意思，我已经跟他说了。没说的，人家 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有一个条件。不能露 真名 。

**硕** **士** 那没问题，放心吧。

〔牛大群拉晚妹子站起来。

牛大群 (对晚妹)哭什么,我他妈就见不得人哭，先到我新店 里干着去，开张正缺人手，包工资、包吃、包睡——实 行三包……就算我又捡个外地妹子!

大 郭 (推车欲下)还不谢谢牛老板。

孙灯儿 大郭，你别走哇。陪我们磁器聊聊。

**牛大群** 我们先走一步，给晚妹子安排个住处。走吧，晚妹 子 。

〔牛大群、孙灯儿、晚妹子同下。

〔青年个体户泉子匆匆跑来，纠缠着大郭，要求着什 么。

泉 子 哎大哥，你别不理我这茬儿呀。

大 郭 (摇着头)没货!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

泉 子 多少给点儿!刚不是牛大群、孙灯儿还弄走一车呢! 大 郭 你甭跟他们比。人家上边批条子了，你有条子么?

泉 子 (急了)大老郭!非挤兑的我明儿停业是不是?逼急 了我全他妈的给捅出来，我什么不知道?!

大 郭(笑着)泉子!你知道什么你说呀!(指硕士)眼前这 位就是记者，给你登报上去。

**泉** **子** 登报管什么?反正都捞足了?凡他妈管着我们的， 都捞足了!

硕 士 你说，谁都捞足了?

泉 子 哥们儿，您没看报呀?个体户有两个“爷爷”,八个 “爹”!俩“爷爷”一个是工商，一个是税务。八个爹： 公安、交通、物价、计量、环卫、食品卫生、城建、街道 办事处。他们谁伸手你都得给。不给，让你连今儿 都过不去。

硕 士 你可以上告嘛!

**泉** **子** 您别逗了。我告谁去呀!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 捅点掖点完啦。全省心。

硕 士 (故意激他)你说点具体的，只要有根有据，我给你往

上捅。

泉 子 拉倒吧您。我说给你你也不敢写。不过我也不敢具 体说。你捅到报纸上，稿费你拿着，万一知道材料是 我提供的，我那黑猫餐馆还开不开了?

硕 士 (狡绘地一笑)你绕了半天，恐怕还是没有真凭实据

吧 。

泉 子 嘿，您还别将我!咱甭侃上边的大头儿，就问问眼前 这位大老郭，让他自个儿跟您说吧。

硕 士 (对大郭)大郭，看样子，你有什么把柄让人家攥住 啦?

大 郭 我承认，我吃他们了，捞他们了。可我一点不亏心， 没什么不敢说的。

泉 子 怎么样，你们两位先侃着，我别瞎耽误工夫。大郭， 咱们的事不算完。(扔一盒万宝路给大郭)明儿见。

〔泉子匆匆下。 大 郭 (递烟)来根烟。 硕 士 嗬，万宝路。

〔大郭用打火机给硕士点烟。

硕 士 (拿过打火机观赏)这打火机也够价儿吧?

大 郭 敢情!我仁月工资也买不起呀。也是白来的。咱们

怎么谈?

硕 士 随你的便。

大 郭 那好，我正憋了一肚子话想找个明白人掰扯掰扯呢。 咱们开门见山吧。

**硕** **士** 好。

**大** **郭** 你猜怎么着，从我当上大肉组组长的第一天晚上，我 就发现自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上任头一 天刚下

班，几位个体户就像从地下钻出来似地围住我，说是 庆贺我升官，-  个大肉组大组长算什么官儿 ……死拉活拽把我拖进一部轿车，说实话，三十多 了，第一次坐轿车，第一次进国际饭店，第一回喝茅 台酒，平生头一回吃那叫不上名的大菜。 ——真他 妈好吃!完了又拉我去银梦咖啡厅。那大门我都不 敢进，让人眼晕。那菜单上的价码看一眼就能吓你 一跟斗。巴西咖啡12元一杯，那种叫什么路易十三 牌的白兰地，160元一杯，其实也就刚淹过杯子底儿! 可那几个个体户像进了他姥姥家似的，要完这又要 那，急得我出了一身汗，连声劝他们不要这么客气?! 引得他们哄堂大笑……你猜我们四男四女一共花了 多少……坐了不到一个小时， 一千八百元!一千八 ——你全年工资加奖金恐怕还没这么多!而且是兑 换券， 一元抵一元八的兑换券!完了又去宾馆跳舞 ……那音乐一会儿把人激动得想打架， 一会儿又柔 得像躺在女人怀里……我哪会跳舞，呀，可人家想得 周到，让一个女的专门陪我说话……我穷光蛋一个， 癞哈蟆就没想吃天鹅肉 ……可她丫挺的坐着坐着就 把大腿压我膝盖上了 ……我忍不住在她的屁股上摸 了一把，您猜怎么着， ……那裙子里居然没穿短裤! ……这阵势再正经的男人也受不了。 ……我本想咱 们来个坐怀不乱吧。可那晚上又是茅台又是160元 一杯的白兰地……喝多了。像做梦似的被那女人拉 到楼上一间房间……把门一关，嘿!你说说，与这么 半个晚上的生活相比，我以前是不是活得像个傻瓜? 最大最大的傻瓜!从此我悟出了两点，首先是这些

个体户钱多得很，我过去还可怜他们，真是吃错药 了!你算算……他们从我这买走的平价肉、鱼、虾 ……他们转手一煎炒烹炸赚多少钱?第二，我总算 明白发大财以后能过什么日子了……我过去白活! 以后个体户来要我手里的货……我也引进竞争机 制，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把有油水的货给谁-  你一 点也别可怜这些个体户!

硕 士 (发问)那你们组里的同志……?

大 郭 好处嘛，大伙平分……大伙儿起早摸黑，又脏又累 ……工资奖金又那么一点……好处人人一份……他 妈的，想想就让人掉泪……一样是人，为什么个体户 这样我们却不能!我不比他们笨，更不比他们懒



硕 士 个体户经营可是承担着风险啊……

大 郭 (激动地)风险?……我也愿意冒风险呀……是他们

硬让我们吃大锅饭的……哪里有好的干，可以赚大 钱的地儿，你告诉我，我一定去。保证拚命给你干， 不偷一点懒(吼起来)孙子才愿意卖大户!

〔 切 光 。

〔舞台上错落有致地垂着几幅油画 个并不雅 致的餐厅正在举办现代画展。

〔孙灯儿在显眼处竖起醒目的会标牌，上写——《寒 星现代诗画展》及“万龙陆芳芳赞助”等字样。

〔硕士手持一份大红烫金请帖，寻寻觅觅走上，他显 得有点陌生，却十分感兴趣地巡视这诗画展。

**孙灯儿** (发现了他)哎哟!您来啦!泉子!(见泉子正搂着

汪蕾的肩偎在一起说着什么)你们俩先别起腻!来

贵客了，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硕** **士** (笑)甭介绍，我就是汪蕾请来的!

〔硕士和泉子打招呼。 **汪** **蕾** 哎，你们认识?

硕 士 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

**汪** **蕾** 那你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吗?泉子——我的男朋友! **硕** **士** (有些意外)你的男朋友?

**汪** **蕾** 没想到?正牌艺术院校本科生，找了个个体户?

**泉** **子** 谢老师能光临我店实在荣幸……这画展就是汪蕾窜 兑起来的。

**汪** **蕾** 我的一些画画的朋友想实现自我，办个人画展，又没 钱……发展艺术需要钱!所以嘛 … …

硕 士 好事好事，(对泉子)在你餐厅举办诗画展，会不会影 响你生意?

泉 子 难说。想吃东西的不看艺术，想看艺术的不吃东西。 也许有又吃又看的。反正热闹热闹增加点那个艺术 气氛，对提高我黑猫餐厅的知名度也没坏处。

孙灯儿 (一语道破)你懂什么艺术气氛，反正你赔不了!人 家万老板的赞助给你兜着呢。

**泉** **子** 瞧你孙灯儿说的多俗气!

孙灯儿 (调侃地)你不俗，装什么大个儿的呀! 泉 子 (对硕士)那天跟大郭谈得怎么样?

硕 士 我很难赞成他，也很难驳倒他。只能说他的自白是 真实的——强烈地要求富起来，这愿望也许是无可 非议的……你想啊，眼看一部分人发了财，这确实使 另外一部分人有一种难言的痛苦。

汪 蕾 这是很自然的嘛。 硕 士 自然，我看未必。

汪 蕾 算了，算了，咱们又得争起来。

〔杨大娘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泉子迎上去。 杨大娘 泉子，大妈跟你商量件事。

泉 子 您说吧，这儿没外人。

杨大娘 咱们街道上要美化环境，搞花园式 ……

泉 子 又要钱是不是?没有!开春搞绿化买树苗，我刚掏 出五百，这才几天呐!您到别处要去吧!

〔杨大娘碰了钉子，悻悻地转过身，看见了地上的油 画。神色突然严肃起来。

杨大娘 泉子，你在餐厅办画展申报了吗? 泉 子 申报?没有。

杨大娘 展览的内容上边审查过了吗?

泉 子 (恍然大悟)哎哟，杨大妈哎，谁审查?工商不管，文

化部又不领导我个体餐厅。 杨大娘 我这不是来了嘛!

泉 子 (陪着小心)那是，那是。您请坐。

杨大娘 告诉你，泉子。既没申报，又没审查，这画展不能开。 泉 子 为什么?这是在我餐厅内部，我又没出去展览，碍着

谁啦?是妨碍您交通治安了，还是妨碍您街道卫生 了?!

汪 蕾 (挺冲地)哎，同志!人家个体户出钱赞助，让年青画 家的作品能有机会出世，又让观众欣赏了艺术，有什 么不好?

〔泉子急忙制止汪蕾。硕士将汪蕾拉进内室。 泉 子 说得是嘛，招谁惹谁了?

**杨大妈** 你看看你营业执照上怎么写的——经营项目是西 餐，可没有展销西洋画，你这是超范围经营，不合法!

**泉** **子** (急了)我这不是经营!我一不卖票，二不赚钱，我图 个什么?我这是做好事!

杨大妈 (奚落地)哟!泉子真会说话，啥时候咱们街面上的 万元户都成活雷锋了?(她站起来遛达到画幅前，猛 地看见了那张裸体画，脸色陡变)泉子，你跟我走一

趟，到派出所说去! **泉** **子** 走就走!

〔杨大娘出了门，泉子恨恨地冲她的背影啐了 一口。

没想到杨大娘又返回屋内。 **杨大妈** 你……随地吐痰!

泉 子 ( 怒气冲天)罚五毛是不是?(又啐了几口)呸!呸! 呸!(返身从柜台里拿出一只小皮箱)罚!罚!让你 罚!(他打开小箱把一堆钞票都倒在地下)我还告诉 你，这条街面上吐痰罚款我全承包了!你拿走!

**杨大妈** (冷笑地)你钱多呀!钱多你多买点国库券支援国家 建设去!钱多，你捐献修长城去，也落个好名呀!

泉 子 (被激怒)我就不多买!修长城干什么?长城倒了中 国人照样活!我把钱一把火烧了，也一个子儿不给 你捐!

杨大妈 哎哟!咱别恬着脸说大话了。泉子， 一条街上我看 着你怎么过来的，别忘了你妈天天去菜场捡菜帮子 给你当中饭的日子，别忘了你到杂货铺偷饼干的日 子，别忘了你妹子十三岁人家出五角钱就给人家摸 的日子……现在不用捡煤核儿烧了，要烧钱了!我 还没见过烧钱的主儿呢!

〔泉子被当众剥光了衣服一样羞辱，他暴跳如雷捶胸 顿足，几乎要扑过去拚命。

泉 子 (怒不可遏地摸出打火机)我烧了这堆臭钱?我烧了 这堆臭钱!

〔汪蕾和硕士从内室出来拉住泉子。

**杨大妈** (幸灾乐祸地)烧人民币——老天有眼——看遭报应 吧!

〔她转身一扭一扭地走了出去。

泉 子 (一跳三尺高)滚他娘的老天有眼吧!人家吃肉我们 家捡菜帮吃的时候老天怎么不睁睁眼?我饿得没办 法去偷东西吃的时候老天怎么不睁开眼?我小妹得 肝炎没钱补营养生生病死的时候老天怎么不睁睁 眼?!(他跳着脚声泪俱下)报应吧，我够了，我烧了 这臭钱!

〔硕士，汪蕾使劲按捺住暴怒的泉子劝慰他。

〔硕士将泉子扶到一边坐下，泉子仍泪流不止。 〔静场。注蕾跪在地上，默默收拾那一堆钞票。

泉 子 (哽咽着)蕾蕾，我把钱都他妈换成外汇……我资助 蕾蕾出国深造、留学， ……不用打工也够花几年的



〔一阵小汽车的笛声，刹车声。孙灯儿跑上来报告。 孙灯儿 (招手)泉子!泉子!万老板来了!(又忙返出去迎

接 )

〔万龙、陆芳芳上，说笑着。芳芳时装艳丽，光采照 人，但仍掩不住她内心的悒郁与倦慵之态。在人们 寒喧时，她很得体地从万龙的臂弯里抽出自己的手， 独自踱到一边，佯作浏览画作，躲开令人难堪的酬酢

场面。姜安丽忙跟过去陪伴她。

万 龙 (对硕士)我们开车去接谢先生，晚了一步，让您腿着 来了。实在抱歉!我来介绍一下，我 …… (他才发现 芳芳已经离开了他身边，他有点难堪)来，芳芳，这位 就是谢先生。我跟芳芳说了你想采访我们夫妻的意 思，她说了，欢迎，非常欢迎。

硕 士 谢谢。约个时间我登门拜访。

**万** **龙** (扶着硕士向前走了几步离开众人)我还想为芳芳组 织一个“沙龙”,每周聚会一次，请你这样高层次文化 人讲讲 ……

**硕** **士** (感兴趣地)讲什么呢?

万 龙 随便聊天，社会上各种信息新闻，你接触面和我们不 一样。

硕士这个主意不错。我也有些问题要向你们请教呢。比 如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个体户手里积聚了大 量金钱，把它不用来扩大再生产，反而大肆挥霍?

万 龙 (笑着)扩大再生产?看来谢先生的确是个书生。确 实，许多个体户手里，钱多得心里发毛发慌，可是扩 大再生产，除了资金还需要人和厂房，雇工就意味着 剥削，雇工越多剥削也就越大。

**硕** **士** (忘记了周围，专心地探讨)等等，你的意思是说 …… 万 龙 不!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认为国家现在发展个体

经济是正确的，将来如果有消灭个体经济的决策，也 是正确的!

硕 士 (不禁笑了起来)哈哈哈，我不知道你这是思辩还是 诡辩。

万 龙 (略一沉吟)比如我跑面料生意，搞来料加工，救活了

几个厂……解决了几百、上千个劳力就业问题，可没 有人说我对社会有贡献；对我赚了大钱却遭人大恨! 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以我拚命用、拚命花，还 想多少做些好事。

硕 士 听说你最近向残疾人基金会捐了一大笔? 孙灯儿 (插话)十万!

万 龙 我就盼着有朝一日消灭个体经济的时候，别给我戴 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硕 士 看来你的沙龙我一定得去参加。

万 龙 (哈哈大笑)哈哈哈—不能白占你时间，亲兄弟明 算账，这是我们的规矩(掏出红包)沙龙每月四次，车 马费五百元，请您……

硕 士 (推拒)沙龙我肯定参加，钱，我不能收。 万 龙 你跟钱有仇，还是看不起我们?

硕 士 不。写东西，需要秉笔直书，独立判断。

万 龙 好。理解。(收起红包)我就愿意跟你这样的人交朋 友 。

〔陆芳芳从画幅那边踱了过来，故意不看万龙，却矜 持而又含情脉脉地向硕士招呼。

芳 芳 谢先生，欢迎光临……啊，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水 儿，一向不敢高攀你们这些大文化人，怕人笑话……

硕 士 (不知如何回答)啊，哪里，哪里……

〔芳芳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急忙转身掩口。

万 龙 (关切地)芳芳，你不舒服? 芳 芳 没什么,没什么。

万 龙 芳芳，当心身体。(搭讪着)画儿都看完了?喜欢哪 一幅?我们买下来，也算对艺术事业的支持嘛。

**芳** **芳** (故作亲密地)我也正想买 一 幅送你。 **万** **龙** 噢，送我。

**芳** **芳** 你看，那幅人体多美，挂在你床头上。一幅画……对 你……够用了。

〔硕士似乎明白了什么,望着万龙- 他脸无血色， 手抖得近乎痉挛，难堪地望望硕士，竭力掩饰住自己 内心的羞辱与痛苦。

〔文小提提着经理包匆匆上。

芳 芳 (喜悦地)小提!

万 龙 小提，有急事吗?

文小提 万先生，这是香港皇后时装公司跟我们签的合同，请 你过目看一下。他们的总经理昨天晚上到的，就等 你的回音。起价是高了一点，但根据我对市场行情 的了解，能签就签了吧。

万 龙 嗯，我看看。

芳 芳 (她亲昵地挽着小提胳膊)小提，来，我给你介绍一个 人。这位是谢先生。是个作家。他叫文小提，是万 老板的得力助手，常驻广州。谢先生您没听说他什 么风流韵事吧?您有机会可以采访采访他。你一定 会感兴趣的。

硕 士 我叫谢硕士，咱们约个时间好好谈谈?

万 龙 (一直隐忍而又不自在的万龙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 来)这样吧，坐我的车，现在就可以到家里去谈。

硕 士 不，谢谢，我今天另有安排，一会儿要去监狱采访。

芳 芳 一那太遗憾了，其实我们这儿的事，比监狱有趣多啦! (对万龙)你说是吧?

万 龙 (眯起鹰华般的眼睛)哈哈哈哈!

〔切光。

〔监狱的会客室。硕士看看身穿囚服的赵金铭，示意 他坐下。

赵金铭 (似乎面对提审在申诉)我叫赵金铭，32岁。我老婆 叫林颖。她得了神经病，疯了。我和她是同一个厂 子的工人，日子过的还凑合。但四年前，我老婆看见 别的个体户发大财，眼红得不得了，提出要双双辞职 开夫妻店，我经不住她磨，就同意了。本来打算用自 己房子开饭馆，这时候有人介绍了市中心一间临街 铺面房，地段好得不能再好了，事儿就从我老婆非折 腾换这间铺面房开始的——

〔场上一切都隐入黑暗，隐隐传来林颖呼唤丈夫的声 音 。

〔赵金铭、林颖家。

〔林颖风风火火从外面回来，提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 食品高兴地叫着。

林 颖 (寻找)金铭!金铭!死鬼，跑哪儿去啦?(放下东 西 )

**赵金铭** (内喊)我在水管子那儿冲澡呐!回来啦?

林 颖(向内室大声地)我去看那间房子啦!那正是闹市区 不说，嘿，街面上还真没几家饭馆，那地段可真是寸

土寸金之地……你倒是听着没有? 〔赵金铭光着膀子水淋淋地上。

**赵金铭** 听着呐，听着呐，寸土寸金之地……

林 颖 (仍沉浸在兴奋中)人家也介绍我跟房主见了面(接

过毛巾给丈夫擦背)。

**赵金铭** 谁领你去的? **林** **颖** 小孙，孙建昌!

**赵金铭** 那个孙灯儿呀!这小子!

林 颖 他说房主跟他特磁。只要咱们贴房主八千五百元， 就跟咱换。另外再单给孙灯儿一千五百元介绍费。

**赵金铭** 上哪再弄这一万块钱去?就咱手里这几千块钱，凑 合着在这儿开业算啦!

林 颖 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在这儿也就是小打小闹馄饨面 条，能赚几个钱?一辈子发不了!要干咱就干出个 样儿来，哎呀，把那房子换下来，凭那的闹市区日进 斗金的地段，不出三月保准把投资都赚出来!听我 的没错!为借钱我一天跑了七八家了，你再出去想 想辙!

赵金铭 (有点着急)我没地儿弄钱去!东挪西凑，能去借的 人家都去过了，我横是不能去偷银行去!把我卖了 得了!

林 颖 (笑着柔情地抚着丈夫厚厚的胸膛)你呀你呀!卖什 么我也舍不得卖你呀?谁要你呀，也就是我吧!告 诉你我也实在没辙了，我托小孙，那怕咱们豁出去了 多给点利息。他已经帮咱们筹款去了。等会儿，他 来家吃饭，给回话——我顺路买了点酒菜，快帮我准 备准备，你陪他喝两盅……

**赵金铭** (有点疑惑地)那孙灯儿有准谱么?跟他打交道 ……

林 颖 (准备着酒菜)人家小孙这回办事挺仗义的。在一个 厂子这么多年了……待会你热情点。

**赵金铭** (仍不放心地)这小子帮咱们这么大忙……图什么 呢?

林 颖 他拿1500元介绍费哪!没好处谁干? 〔这时，林颖的外婆杨大妈上。

**杨大妈** (对林)二丫!

**林** **颖** 姥姥!您怎么有工夫来啦?

**杨大妈** 看看你们开业的事办得咋样啦!有人看见你这两天 跟孙灯儿那小子一块跑来跑去办啥事儿呢。我来给 你提个醒儿，那小子跟万瘸子走得挺近，连连着，你 们做买卖可别跟他们合伙，他们身上贴上毛比猴儿 都精……

林 颖 (有点不耐烦地)得了姥姥，您别掺合我们的事儿，人 家万瘸子他妈，要不是您瞎掺合汇报，还不至于剃阴 阳头挨斗，进了疯人院呢!人家现在不是照样发大 财了!

**杨大妈**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们一帮痞子，对咱们党 和社会主义不说有仇吧，也是有二心……

林 颖 (着急地)得了得了姥姥，您该干嘛干嘛去吧，我这儿 忙着呐。

〔杨大娘唠叨着悻悻地下。

林 颖 我这姥姥也真够烦人的。自打我提出辞职干个体， 她就反对。这个啦，那个啦，就好像我放着正道不走 跳火坑似的，真拿她没辙。

〔同时林颖与赵金铭二人忙碌着摆好了待客的酒菜。 〔稍顷，孙灯儿挟着个皮包兴冲冲上。

**孙灯儿** (进门就大叫)哎哟，嫂子!累惨我啦!我是马不停 蹄给您跑到现在。现在办点事真难!

**林** **颖** (忙热情招呼)快坐下歇歇，你们哥儿俩边喝边说。

〔赵金铭夫妻拉孙灯儿入座，斟酒、布菜。

林 颖 (期待地)钱的事，怎么样?

孙灯儿 (卖关子)咳!真他妈不顺! …… (他慢悠悠咂一 口

酒)这黄金地段的铺面房，消息一露出去，疯抢! 林 颖 (着急地)怎么?!

孙灯儿 谁不知道……(他一口喝干酒)那闹市区中心地段是 聚宝盒……摇钱树……

〔赵金铭忙又给孙灯儿满上杯酒，注意倾听。

孙灯儿 在那儿开铺子……除了狗屎和死人……吆喝什么都 能卖出大价钱来……

林 颖 小孙，到底怎么样，你痛痛快快说!

孙灯儿 (又喝了一口酒)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 …… 一个有钱的个体户提出贴一万五把那铺面房换下 来!想撬咱们行市 ……

林 颖 (急了)那房主不能不讲信用!是咱们先跟他说好了 的呀?

孙灯儿 什么信用?又没订合同，人家认钱，钱是真的!

**赵金铭** (急得站了起来)怎么,没戏啦?(林颖急得要哭了) 孙灯儿 还有救儿!我有一个哥儿们，不，朋友---那可是个

有头有脸的人物……(喝酒)一跺脚满街乱颤的主儿 ——他一句话的事儿!

林 颖 (几乎是哀求地)那求求他给想想办法。小孙你别见 死不救啊!

孙灯儿 (一步步深入)那是，人家给垫了话，那铺面房先尽咱 们，还按原价码，咱们不要，再给那主儿。限三天时 间……

林 颖 (见有转机，冲动地)三天，借钱，高利贷也认了!舍 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反正伸脑袋是一宰，缩脑袋也

是一刀!

孙灯儿 嫂子这话还真有点老爷们气概，像个干大事的人! 林 颖 (着急地)钱你给借着了么?

孙灯儿 (眼睛乜斜着林颖)我求的也是给房主垫话儿的那主

儿，人家知道嫂子你…… 林 颖 (疑惑地)知道我?谁呀!

孙灯儿 人家不愿露名，真人不露相。人家答应借一“方”,一 年还清，可以不要利息。

林 颖 (乐蒙了)哎哟，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可是遇着贵人 了!金铭，我，我都直想哭!(她激动地抱住丈夫，把 头抵在他背上)

**赵金铭** (有点不放心)我听这事儿怎么有点玄呢，哪有这好 事都让咱遇上了!白拍一万块钱，什么条件没有?!

林 颖 也是!小孙，生意场上的事儿，也不能让人家吃亏， 该怎么谢人家你就说，别客气。

孙灯儿 (乜斜着眼，望着林颖)先别提谢字。那位先生拍一 万出来，还真是有个另外的条件 ……

〔气氛有些异样，赵金铭、林颖互相对视有些不安。

**孙灯儿** (仗着酒脸)这个条件(他拍拍林颖手背)只要你答应

就算妥了!主要是你，老爷们对这种事无所畏惧。 **赵金铭** (急)孙灯儿，你 ……

〔林颖紧张地望着丈夫，也有点发傻了。

孙灯儿 (醉眼迷迷对林)赵大爷你别急，不是要跟嫂子睡觉。 说句糙话，比嫂夫人年轻、漂亮十倍的大喇小喇，拍 一万块钱还不随手撮几簸箕练练!是这话不，嫂子?

林 颖 (忐忑不安地)那是什么条件，你就明说吧!

**孙灯儿** (仗着酒胆，舌头发硬地)人家听说……你跟我们赵

大爷……床……床上那活儿……挺地道……借钱给 你们的那个人……想亲眼看着……你们的表演 …… 〔赵金铭愤怒地握着拳头站起来，吓得孙灯儿连连躲 闪。林颖把丈夫拉住了。

孙灯儿 赵大哥，赵大哥，你不是常在厂里跟我们吹乎这事儿 么?

〔静场，难堪的停顿。

孙灯儿 人家谁也没勉强，本来也是两厢情愿的事儿，你们再 核计核计 ……

**赵金铭** 孙灯儿，你丫挺的别说了!

**孙灯儿** (放下筷子)这酒就喝到这儿吧。算我什么也没说， 你们也当什么没听见。没那么回事啦!我也瞎替你 们张罗、操心，其实眼红等着抓那间铺面房的人，都 排上队了——谁跟赚大钱有仇啊!

〔林颖，赵金铭痴呆呆怔在那里。 〔孙灯儿拎起皮包向门外走去。

孙灯儿 (停在门口转身，拍拍皮包)实不相瞒， 一方!就在这 儿放着呢。你们两口子再琢磨琢磨，要同意呢，今晚 十点半钟到万丽花宾馆1004房间……不难为你们， 各得其所。

〔孙灯儿夹着皮包踉踉跄跄走了出去。 **赵金铭** (突然掀翻酒席桌，怒吼一声)王八旦!

〔林颖扑进丈夫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赵金铭** (搂抱住妻子，劝慰地)林颖，咱们不要那房了，算啦， 就用咱们这房开店，发不了咱认命 ……

林 颖 (紧紧拥抱着丈夫，哭着)穷日子我过怕了 …… 以后 开店的人越来越多，错过那地段，眼看别人发起来，

咱得后悔一辈子!咱不能丢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赵金铭** 可那条件也他妈忒损了!

林 颖 咳!腰里没钱治不得气， 一分钱难死英雄好汉。不

赶快赚钱发财，受气受辱的事儿还在后头呢…… **赵金铭** 那你说怎么办?

〔林颖发疯般亲吻丈夫，然后走到一边，心情悸动着。 林 颖 (终于发狠似地)姑奶奶豁出去了!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钱是真的。让他看!一不录像，二不拍照，怕什 么……反正是咱们俩 …… (哭着扑到丈夫怀里)金 铭，咱们认了!

**赵金铭** 那他妈要看的兔崽子是谁呀!我操他奶奶的 …… 〔灯光隐去了二人的身影 ……

〔“万丽花”宾馆1004豪华套间，幽幽的灯光。幽幽 的音乐。

〔一个豪华大靠背椅里，蜷缩着一个身材不高的蒙面 人——只看见他面部两只阴鸷如鹰隼般的眼睛—— 他盯视着前方——一块波斯地毯。孙灯儿正按照他 的吩咐，跪在地毯上，从皮包里取出一叠叠钞票摆 好。孙灯儿听见门外的脚步声，跟蒙面人耳语了几 句，慢慢退下。林颖迈着艰难的步履上场。她看见 蒙面人，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赵金铭被林颖 从门外拖了进来，两人同时发现了地毯上的钞票。 林颖扑过去捧起钞票，百感交集。赵金铭手足无措 地站在那儿。半响，林颖下了决心，默默地为丈夫解 衣扣。赵金铭推开她的手，自己把衬衫脱了下来。 林颖像个梦游人似地站在地毯中央，解开连衣裙，裙

子滑到脚下。她艰难地躺在地毯上，赵金铭向她俯 下身子。

〔一束追光照在“蒙面人”身上。他毫无表情地盯着 地毯的方向。

〔强烈而带邪恶的音乐——连续不断，良久。 〔灯光将一切都隐去了。

〔监狱。硕士拿着案卷在思索，穿囚服的赵金铭继续 叙述。

赵金铭 ……铺面房换到手了，生意做起来了，那地段确实能 赚大钱。虽然钱越赚越多，可并没有像原先想的那 样叫人痛快……一想起那件事，我们两口子就想哭， 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那蒙面人的阴影一直笼罩 着我们……发展到后来，我竟害怕看见我老婆的身 体了……我老婆的感觉也跟我一样，一看对方身体 就想起那件事……虽然睡在一张床上，可心理上一 种无形的障碍隔着我们，连夫妻生活都作不成了，根 本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欢乐……钱越赚越多，发了财 可心里痛快不起来，我老婆就想到要报复。他想出 个主意——看别人!人家有钱能看咱们，咱们有钱 了也能看别人， 一报还一报，不然心头总是解不了 恨!后来，她到处给我拉女人，我老婆就看我跟她们 干那种事……只有这时候压在我们夫妻心里的那块 石头才暂时搬开……心里才痛快! ……我们就是这 么犯的事儿。我老婆就是那么疯的。

〔硕士激动地合上采访本，神态严峻地缓缓向前走去 ……他身后的一切隐入了黑暗中无底的渊薮……切

光 。

〔从幕后传来棍子打人的声响和牛父杀猪般的嚎叫 声。

〔舞台渐亮。这是牛大群家的院子，院子当中放着一 辆平板三轮。

〔牛大群两眼冒血，拎着一根木棍子，追打他的父亲， 一位秃顶老头。

牛大群 (边追打边叫骂)老丫挺的!老畜生!放着好日子不 过，你成心毁我!你成心毁我!你他妈蹲大狱没蹲 够!你他妈一个老流氓!我他妈给你这老骚驴骗 喽!

〔直追打得他爹鬼哭狼嚎满地滚爬，终于跪在地上苦 苦求饶。

牛父(哀求老泪纵横)大群哪，别打了，我好歹是你爹呀! 打死我你对得起你那早死的妈么……我又当爹又当 妈，把你们哥儿四个拉扯大容易么……你有钱啦! 你发了家了!要打死你爹了 ……

**牛大群** 甭说这个!你们生我养我，你给我们的什么日子?! 窝头咸菜你管够过没有?我穿过你一件囫囵衣裳没 有?我从兵团回城，你他妈的已经蹲大狱去了!我 靠谁?我靠偷了辆公家的三轮，蹬车卖苦力，当了五 年板爷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儿起家的!现在你是存心 拆我毁我!

牛 父 (浑身伤疼，呻吟)哎哟!我活不了啦……我活不了 啦 ……

**牛大群** 你他妈活该!你说你是想进局子自首，按强奸罪论

处，还是自己解下裤腰带找个地儿上吊去?

牛 父 (着急地)大群你别不管……不是我强迫，是她自愿 的，是她自愿的……

牛大群 哎哟，你这臭不要脸的老秃驴，也不数数你头上还有 几根毛?(气不打一处来，抡着棍子要打，牛父围着 三轮躲闪)

牛 父 大群，大群，你听我说……

**牛大群** 你……你这是成心毁我呀。你把人家大姑娘肚子搞 大了，人家要是一告，我在街面上还怎么混事儿，我 这买卖还怎么做?(他越说越气)我到处成千上万地 捐款，买国库券，修长城，残疾人，地震灾区，连他妈 援助八杆子打不着的非洲难民我都大把捐钱!我图 什么?我图个脸图个好儿!你他妈这么毁我，我先 打死你吧……

牛 父 (护住脑袋狡辩地)她自愿的，她自愿的……我给她 钱……

牛大群 (扬起棍子)你他妈还说自愿 …… 〔牛父抱头鼠窜哭嚎着逃走了。

〔哭肿了眼睛的晚妹子抱着小行李卷上。

牛大群 (感情复杂地)我爹不是人……我牛大群对不住你 ……晚妹子……我真想给你跪下了……

晚妹子 (抽抽嗒嗒地)牛老板俺不怪你，你是好人，你对我们 伙计好我心里知道……

牛大群 晚妹子……自打那天我在路上把你领回来，咱们处 得不错，看我面子……咱们私了了吧。

晚妹子 ( 怔怔地望着他，眼泪汪汪) ……俺爹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得打死我……

〔牛大群从怀里摸出一个鼓鼓的大封套抚摸着。

牛大群 (难于启齿)晚妹子，这是我刚收上来的八千块钱(又 从衬衫兜里摸出一叠钞票)这儿还有五百。你拿上， 等我手头宽裕了再给你凑个整。晚妹子，你放心，今 后，你的事我负责到底!

〔晚妹子被惊呆了，接过钱袋，怔怔地说不出话。

**牛大群** 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指指三轮)我送送你。

〔晚妹子爬上三轮，擦去泪水。往手指上吐了口唾 沫，从封套里取出钱认真地数起来。牛大群蹬着三 轮车下。

〔粗犷的歌声又起：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 往前走，莫回头……

〔街道。文小提与硕士邂逅相逢。

**文小提** (与硕士打招呼、握手)谢先生，我正到处找你哩。 **硕** **士** 噢，有什么事吗?

**文小提** (从皮包里取出大红烫金请帖递给硕士)万先生和芳 芳小姐请您务必大驾光临。

硕 士 (展开请束)万丽花宾馆 … … 他们要给孩子办满月 呀 。

文小提 喜得贵子嘛，当然要大宴宾客啦。你可一定要去呀。 硕 士 文先生，有个事想请教请教你……我和他们夫妇谈

过好几次，可有些事情总感到影影绰绰的，像有一个 解不开的谜。

**文小提** (有所防备地)谢先生，您是说 ……

**硕** **士** (试探地)我是说……你对他们夫妇都很了解，关系 很不一般 ……

**文小提** (一笑)谢先生，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写通俗小说的作

家，不会对外界流传的桃色新闻感兴趣吧?!

**硕** **士** 当然，我们都是大学生，我想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语 言，包括你本人的经历。你是学什么的?

文小提 我是学经济的。可分配的工作不理想。 一赌气辞了 公职，干了几年个体，虽然赚了不少钱，可那并不是 我的理想。我不愿意像某些人那样以钱为出发点和 归宿……这是一个怪圈，绝大多数个体户都逃不出 “赚钱——挥霍、奢侈——再赚钱——再挥霍、再奢 侈”这样一个怪圈。

**硕** **士** 那么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怪圈呢?

**文小提** 我个人认为，主观原因是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你 看，国外那些大资本家无不竭力扩大自己的企业，为 了赚钱吗?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不完全是为了赚钱 了，而是出于一种事业意识——我专门研究过这个 问题。而我们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这一代个体 户所亲身经历的历史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心态，认为 只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改变，个体户就永 远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也蹦达不了多远。 再加上整体素质低下，自然看不到前途嘛，就只能掉 进赚钱、挥霍、再赚钱、再挥霍的怪圈。

**硕** **士** 你的理论很有意思!那你呢?你打算怎么办? **文小提** (拍拍经理包)我已经办好了出国签证。

**硕** **士** 你要出国?

**文小提** 自费考察，有可能的话再拿个学位。 **硕** **士** 然后混个绿卡。这也是一种时髦。

**文小提** (动了感情)不，不，我会回来的，我一定要回来的! 你还不知道，我曾制造过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一家

濒临倒闭的国营企业公开招聘经理，我关了店铺，上 交了执照，作了认真的准备去就聘。在答辩会上，我 的扭亏为盈的实施方案，及可行性论证，博得了长达 三分半钟的热烈鼓掌，可是那一帮毫不懂经济规律 的草包官僚们，知道我的个体户身份后，居然把我赶 出了会场，说我居心叵测，想篡夺国营企业的领导 权!谢先生，我相信，等我拿着洋学位回来的时候， 那些官僚们也许就要刮目相看了。那时被赶下经理 宝座的应该是他们!(腰间的BB 机响了几下，他低 头看了看BB 机)哟，有一笔生意要马上谈，我得走 啦，再见。

〔切光。

〔婴儿的哭声。

〔万丽花宾馆的大客厅，宾客如云，笑语欢声。孙灯 儿、牛大群、姜安丽、珍珍、傻三等围着手推一辆豪华 型婴儿车的万龙谈笑。

孙灯儿 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一脸福相。 〔汪蕾、泉子拎着礼物上。

**汪** **蕾**

**泉** **子** 恭喜、恭喜万老板。 万 龙 同喜、同喜。

〔作为司仪的牛大群替万龙接过礼物。

**傻** **三** (指着儿童车里的婴儿)你们瞧，这孩子长得虎头虎 脑的，将来准有大出息，做大买卖。

**姜安丽** 这孩子的漂亮味就在那双眼睛上，两只大眼睛一眨 一眨的，真像万老板，活脱， 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

汪 蕾 这小嘴轮廓多清楚啊，真像芳芳。

珍 珍 (突然发现了什么,仔细看看孩子，又抬头看看万龙)

哎，这孩子的鼻子像谁呀?不像万伯伯。 〔姜安丽瞪了珍珍一眼，将她拉开。

傻 三 (解围)谁说不像?像，像，太像啦。干脆就是那系列 化产品。

汪 蕾 万老板，怎么没看见芳芳?

万 龙 噢，她出去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大群……

牛大群 诸位，万老板为咱们每家的孩子备了一件小礼物，每

个孩子一台电子琴 …… 孙灯儿 日本名牌卡西欧。

珍 珍谢谢万伯伯。 牛大群 图个吉利。

万 龙 不光是图吉利，也为咱们圈里的孩子搞点智力投资 嘛，值!

**牛大群** 各位，咱们二楼宴会厅。请，请。 〔众人随牛大群下。

〔万龙推着小车，哄逗着孩子，充溢着怜爱之情。 〔芳芳怒气冲冲地匆匆上场。

万 龙 芳芳，你上哪儿去了?客人都到了。 芳 芳 (严厉地)小提去哪儿?他要走?

万 龙 (冷冷地)不知道。

芳 芳 不知道?你会不知道……?!(冷笑，几乎控制不住

地)你现在不需要他了，他替你完成任务了。

万 龙 (不动声色)也许小提另有高就。人各有志，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自由。

芳 芳 (眼睛湿润，激动)自由?!恶心!是你要赶他出国

的。

万 龙 (阴沉的)你误会了。也许我们太自作多情了，他有 他的选择，他不一定非要和我……和我们长期合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芳 芳 混蛋，全是混蛋!(差点要哭)

万 龙 (声色俱厉)芳芳，别忘了今天是给我们的孩子办满 月!

芳 芳 孩子?我们的孩子?!

〔车里的婴儿突然哭起来，万龙欲到跟前哄孩子，被 芳芳推开。芳芳自己走过去哄着孩子。

〔硕士拿着请帖上。 万 龙 欢迎、欢迎。

硕 士 恭喜、恭喜!我是不是来早了? 万 龙 不，客人们都已经来了。

芳 芳 谢先生，您好!

硕 士 我来看看你们的小宝贝。啊，太可爱了，真是一件了 不起的杰作。

万 龙 谢先生，你是有文化的人，请你给我这孩子起个好名

*儿。*

芳 芳 (挑衅地)你的孩子?

万 龙 芳芳，你不要太过分了!谢先生，您别介意，又在耍 小孩子脾气。

芳 芳 (似乎决定了什么,酸涩地)谢先生，我们交往一年 了，可有很多事情还没告诉过您。您今天有兴趣听 我给您讲个很有趣儿的故事?

硕 士 (觉察到什么)是不是改个时间再谈，今天……

万 龙 不，谈谈也好。你们谈吧，我先去招呼招呼大家。

(转身表态)你们可以无话不谈! 〔 万 龙 下 。

硕 士 (有意岔开)一年前，也是在这儿，我亲眼目睹了万先 生和芳芳小姐轰动了半个城市的婚礼场面，那真是 空前的气派，至今记忆犹新呐!

芳 芳 (神情黯然)一年啦……而且还有了孩子。外面的人 一定很羡慕我，看我过着贵妇人一样的生活，挥金如 土，……大概都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其 实……说这些干嘛，谢先生，还是听我讲那个故事 吧。(很动感情地幽幽倾诉) ……当初，当初在一条 贫民街的小破屋里。有一个丑小鸭，后来却长成了 一个过分漂亮的天鹅，不管是舞厅还是咖啡馆，只要 她一进去，所有的男人就全都丢了魂似地听她摆布。 愿为她献上一切。可她也实在太穷了，如果没人请 她，她就什么地方也去不成。 一个和她住在一条街 上发了大财的个体户追求她，下了许多功夫，她家的 破得不能再住人的房子，是这个人出钱翻盖的；她爸 爸从病到死、到安葬，全是这个人出的钱；她哥哥娶 嫂子也是这个人掏的全部费用。总之为她和她全家 大把大把地花钱。终于妈妈对女儿说：“孩子，妈对 不起你，让你住了二十年破窝棚，受了二十年穷。听 妈的跟了他享福去吧，他那么喜欢你，他会让你过上 好日子的。”用过人家的钱还不起，她就嫁给了从骨 子里最看不起，最讨厌、最不想嫁的，一个根本不能 算是男人的男人。结果当然是打落的牙齿朝肚里 咽，她就用花钱来报复，——把婚礼排场弄得大到不 能再大，拚命教对方花钱，心里说教你用钱买我!教

你用钱买我!买吧!买吧!你不是什么都能买吗? 姑娘也打定了主意：可我不能不是个女人，她不能白 白浪费上帝造就的杰作，她知道自己是一个杰作，她 要把这杰作奉献给她真心爱的男人 ……

硕 士 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也许这样的存在就是合 理的 ……

芳 芳 (苦涩地)合理的?他需要 一个漂亮的名义上的妻 子，吸引生意上的朋友，对付生意上的应酬；我需要

——钱，花他的钱…… 〔 静 场 。

〔文小提手提旅行箱进来，芳芳扑到小提怀里，硕士 见状回避。

**芳** **芳** 小提，你真的要走? 文小提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芳 芳 你真的要走?你知道吗?我找你找得好苦，几乎跑 遍了全城。你还没有看见过咱们的孩子。

〔小提走到婴儿车跟前俯身凝望孩子。 芳 芳 (深情地)是个儿子。

〔万龙上，难堪的沉默。 文小提 万先生，告辞了。

万 龙 (与小提握手，豁达大度地)好，一路顺风!

芳 芳 小提，你真要撇下我和孩子?难道你对我从一开始 就是虚情假意?

文小提 芳芳，我无法向你解释，请别把我想得那么坏。

**芳** **芳** (愤怒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种马!你她妈真是人家花 钱雇的一匹种马!

〔文小提毅然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芳芳失声痛哭，婴儿也哭起来。

**万** **龙** 芳芳，你别吓着孩子!

**芳** **芳** 孩子，我的孩子。 **万** **龙** 你要干什么?

**芳** **芳** 我要走!

**万** **龙** 孩子是我的!

〔万龙将芳芳推倒在地。 〔硕士上场，上前解劝。

芳 芳 (指着万龙，恨恨地)你们有钱，你们有本事，你们欺 负一个女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谢先生，你不是 一直打听那个女人是怎么疯的吗?我现在就告诉 你。(指着万龙)就是他，是他用一万块钱逼人家夫 妻!他要看!让人家当他面干那种事，才把那女人 逼疯的!

万 龙 (极大的震动，几乎是在喊叫)不!不!

**芳** **芳** (激动，感情复杂地)你放心，我不会放过你的! 〔芳芳哭着跑下。

硕 士 芳芳——芳芳—— 〔硕士追下。

万 龙 芳芳 — — 这是怎么啦?这不公平!我爸爸死得早， 我妈靠拾垃圾、捡烂纸养活我。为了把我这个残疾 儿子拉扯大，她跟一个蹬三轮的相好了。有一天，这 一对苦命人在屋里相亲相爱，一个蹬着小板凳，扒在 后窗户缝上的人偷看他们在床上……第二天，全胡 同的大人孩子就都传遍了。就为这事儿，我妈在文 革中被剃了阴阳头，她不久死在疯人院。那个扒窗 户缝的人，就是林颖的姥姥——杨大妈!我是花钱

看了她的外孙女，可那是为了给我屈死的妈出口气 呀!我妈死了以后我拖着一条瘸腿，成了东家讨一 口、西家要一口的小叫化子。从小到大，身上不知给 人啐过多少唾沫，那时，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只要 有了钱，我一定要娶芳芳，我要让她爱我。

〔疯女人林颖上。 〔万龙下场。

林 颖 (对观众)你们看什么?看吧，看吧!还不都他妈干 那种事!(走了几步又转回身)蒙面人在哪儿?谁是 蒙面人?(一束追光照着林颖，她吹着肥皂泡，似唱 非唱地)火红的“T”是什么样的大旗?绝飒的“蜜”是 什么样的阶级 ……

〔林颖缓缓远去，传来她的笑声，痴语声。

〔一群“牛仔”装束的男女，狂放的歌，狂放的舞。 ——**全** **剧** **终**